



蘇聯文藝選叢

② 蘇聯報告文選

大東書局印行

封 面

「攔住德軍的去路」

蘇聯畫家汝可夫作

素 描

819.578
554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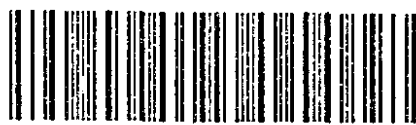
蘇聯報告文選

(第 二 輯)

目次

導言	一
斯拉漢的夜	一
工場的一天	一七
尼基契娜的報告	二九
莫斯科	三五
莫斯科——偉大蘇維埃國家的首都	六七
莫斯科的大門	八七
莫斯科——伏爾加運河	九一
在莫斯科市立少年先鋒宮	九五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	九九
蘇聯傀儡劇院	一〇三
莫斯科大學學生的科學團體	一〇九
莫斯科兒童藝術學校	一一三
多民族的莫斯科大學	一一九
史大林汽車工廠的文化宮	一二三
北朝鮮印象記	一二五

102725



3 0617 9101 2

魯迅先生說：『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的文壇上，是勝利的。——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了廣大的讀者，並且給予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二十多年來，蘇聯的文藝介紹到中國來的非常的多，對於中國的思想、文藝和革命行動都起了極大影響；而於中國新文藝的航路上更是一座燈塔。但對於二十年中介紹過來的許多蘇聯文藝，還沒有一個結集，沒有一部經過整理的彙輯的書。而蘇聯方面却已預告中國現代新聞文選的刊行了。本局有鑒於此，特約多人運用他們歷年搜集的資料，彙編爲蘇聯文藝選叢。分類刊行：爲文藝理論、報告文學、少年文學、音樂、小說等。以期於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略盡宣揚新現實主義的蘇聯文藝的責任，同時期望對於中蘇文化的交流上，也能增加一點熱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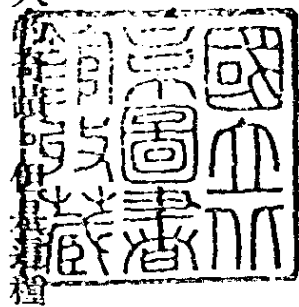
導 言

偉大的社會主義的領導國家蘇聯的「計劃的建設」的實現，是現代歷史上最驚人奇蹟不是超現實的，是凡屬爲了人民的，爲了社會的而計劃與努力的，在廣大的人民自己的推動之下，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按步實現的。蘇聯建設了自己，同時給予了舉世的人民與爲人民民主事業而努力者的良好的榜樣。

在蘇聯的「計劃的建設」的工程中，智識份子和工農羣衆打成了一片。智識份子學習了工農胼手胝足的工作，同時紀錄了工農羣衆建設的偉大成績。這些屬於人民的新時代的文學，鼓勵了蘇聯人民爲建設祖國，發揚社會主義的更大的努力，同時讓舉世的人民都清楚地看明白了愛好和平的社會主義的領導國家的蘇聯當局和人民們是怎樣地在建設一個蘇維埃的民主國家。

這些著作，是蘇聯的新現實主義的報告文學的另一面；其餘一個描寫衛國戰的文學的方面，我們已在本書的第一輯中介紹過。這個新的一面，具有促進時代之輪趨向新世紀的莫大意義，對於讀者諸君的啓發一定是非常之大的。

蘇聯建設了自己，並且在大戰之中及戰後幫助了弱小民族的復興，以及使得弱小國家的人民脫離了



封建勢力和資本的帝國主義勢力的統治。北朝鮮便是一個好例子。吉托維奇和布爾索夫兩位新聞記者訪問北緯三十八度以北的新朝鮮而作的報告，無論在文學上或政治歷史上，都是極有貢獻的作品。他們在筆下告訴世人知道北朝鮮在解放以後的生產數量激增到驚人的程度，是因為人民們第一次地感覺到生產是真正地爲了自己而不是爲了安坐着的剝削階級之故——這是無限地動人心弦的。我們謹把這些一起介紹給了讀者。

新拉漢的夜

婁法諾夫著

靜寂的夜，帶着微微的薔薇的花香，從開着的窗口飄進房子裏來。最後一班的電車響聲，消去已經很久，道路上的最後的行人，這時大概也早已入睡了。再過一個鐘頭天便會亮，街上又將重新喧囂。

喘息在火辣辣的砂風底下的這個城市，夜色也終於鎮住了一切的喧鬧，四邊閃着的紅紅的燈火，靜靜地守望着這睡眠中的城市。但是在柏谷薩彭契電氣鐵道兩邊幾基羅米突之內的斯拉漢和薩彭契地方，石油邦浦還是一聲一聲的喘着氣，不斷的噴出油來，這聲音有節奏似地拍按着夜的腳跡。

壓縮空氣的壓榨機的叫聲，守夜人的口哨聲；從許多新裝的石油槽裏，很清晰地聽見鑽孔機的響聲。

一到晚上就靜寂下來的礦務所，只要有一點兒聲響，都比市上聽得清楚。不必等到最後電車過去，黑夜籠罩大地的時候，只要天色一暗，就沒有聲響了。

石油槽上面都懸着閃閃的燈火，遠看過去就像黃顏色的蜘蛛網。

青年團的書記彼得羅却波泰雷夫心裏最明白，斯拉漢的採油工事，所以有一部分不能按預定計劃實現，就爲了這個夜的緣故；在一個月前……每天一到夜，斯拉漢第六號礦務所的採油井，就立刻靜寂無聲。有些時候邦浦裏呼呼的吐出油來，這聲音一會兒也就消失在夜暗中了。機器部裏的鑽孔夫們，都胡亂的倒在板上睡覺；邦浦搖動得愈低下去，他們的覺也睡得愈熟。很有節奏的吹着鼾息，說些莫名其妙的夢囈，不歇的搔搔身子。一到朝晨，值日的來換班了；因爲朝晨的時候沒有人偷睡，所以做日班的也不發什麼怨言，就開始鑽起孔來，一邊扳着指頭數交代的日期。到這時候，他們就可以一朝晨高高興興唱着歌到外面去散步。但是挨到了夜班，他們就打算躲到機器房裏去安度良宵。那知有一天，天剛剛亮，突然來了一班青年團員，把伸着四脚四手睡在地板上的他們，都一一的攝進照相機裏。青年團員的大聲叫喊，把他們驚醒了——流氓！……

大家慌慌張張的擡起頭來擦眼睛，立刻懂得了什麼會事。

「你姓什麼？」

「姓……什麼姓不姓？你要問它幹麼？……」

「好，你快說就是了！」

「我姓威蘭。」

「我姓馬沫特。」

「加入了青年團沒有？」

「自然加入了的呀……」

「什麼，你這個傢伙！你這就算是進行五年計劃的麼？你加入了突擊隊沒有？」

「托辣斯不是規定在兩年半中實現五年計劃的麼！要着急做什麼！」

「喂，你叫什麼名字？」

「史推剛采夫……」

「馬留斯珂夫……」

「亞爾哈若夫……」

彼得羅就很快的寫了起來，他想這種偷懶的人，一定還有不少，這些人大概好久以來就在使這一手的；他預備明天早晨把這事情到支部去報告，得引起極大的注意才行。

只有斯拉漢的第六號礦務所是這樣麼？……另外的地方怎樣呢？皮庇愛白怎樣呢？薩彭契怎樣呢？

庇奈迦琴怎樣呢？……

一朝晨就把相片曬出了，爲了要叫做夜班的人自己覺到難爲情，爲了要警告這個危險，就把來貼在壁報上。

一朝晨，馬沫特、威蘭、迦莎那亞爾哈若夫、史推剛采夫，還有別的人，都叫到事務所裏了。彼得

羅尖着眼睛望着他們的臉孔一個一個的看。聽威蘭再三的申辯：

「我們睡覺是睡的，做工也做的呀……托辣斯規定要兩年半實現五年計劃……稍稍睡一下也不打緊……只要照規定的做到就是了……」

「什麼，照你這樣說來，還應該替你送被頭來才是？」

「我沒有說什麼被頭呀，我只是照實情說……」

「我們自己的份兒都做好的呀……我們……」

喧吵，叫喊，悶騰騰的香煙的煙，在这一切之中，史推剛采夫大概還在鑽孔機中做夢，他說了：

「彼得羅，你看怎樣……不消說我們是錯了，我們也不想替自己掩飾……你想什麼樣，讓我加入那個好不好？以後我不偷睡就是了……我沒有方法替自己隱瞞，爽爽快快的自首吧，老實說，我大概偷過二十次懶……自己明明知道是不該的，照理應該開除，喂！讓我們來加入突擊隊，好不好……」

「什麼突擊隊，我可不高興……快替我算清工賬，我受够啦」——威蘭大聲的叫：「只一點點兒工錢，叫人拔出全副精力！這玩意兒誰高興……」

「你加入了青年團？」

「喂，加入的……」

「喂，諸位大家想想，這還成什麼話？」

就在這一天，威蘭結清了工賬。傍晚的時候，亞爾哈若夫和史推剛采夫跑到彼得羅的寓所裏來。

「喂，彼得羅，你不要發氣！」史推剛采夫說了：「不消說，我是什麼都明白的……你把這事登在報上吧，登在報上讓大家都明白明白；是這樣的……我今天想了一天，彼得羅，什麼事情我都想過了……」

「那末，什麼樣呢？……」

「這，這是很明白的……一句話就爲了……」

彼得羅插進來說：

「就爲了咱們蘇聯，現在正用着世界上從來沒有的速度，進行着一切建設的大事業，就是吸一支煙，也都可省就省。五年計劃也許兩年半就可以完成……不過如果碰着這樣的事，像你們這樣在廠房裏張開了大嘴睡覺，那就什麼樣呢？……咱們斯拉漢地方的石油，就是在柏谷石油中，也算是最好的油。可是咱們斯拉漢的工事，卻耽誤了時日，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如果這樣下去，斯拉漢的五年計劃，就得變成十年計劃，列寧的薩彭契、皮底愛白、白拉漢，這一切地方，就沒法子補救斯拉漢的落後了，咱們斯拉漢是在睡覺，機器躲在睡氣沈沈的柏谷的夜暗中，停止了活動。這到底是什麼會事呢？這就是減輕成本，提高工作效率麼？大家都知道食糧不夠，食糧不是要靠田地上生出來的麼。可是田地卻需要機器，需要軋士令，需要咱們斯拉漢的石油。全蘇聯現在走上了建設的路，可是你呢？老兄，這可不行

呀！」

「這個，我懂得……喂，彼得羅，你聽我說！」

第二天，史推剛采夫的母親，擔起兒子的心事來：

「這個小壞蛋，一定是攪了什麼女人了……我真恨不得把他的腳脛割斷才好。你瞧，整日整夜不歸家……」

跑到門外邊，遠遠的向夜色中望去，卻沒有他的影子。

朋友們等着他回來，也奇怪起來。

「明明是大家約定了的……難道到自己團裏去了麼？」

打字姑娘紐洛契加嘆了口氣：

「嗨，真有點怪了……」

這晚上，史推剛采夫並不在別地方，是跟石油會了面。

*

*

*

*

*

工人們還記得，掘一口六百米突深的油井，得化十二個月到十六個月的時期；就是在目前，至少也得化六個月到八個月。可是斯拉漢的突擊隊，有一次卻只化二十五天功夫掘了八百二十七米突深度，而且用的是一樣的機器。這件事，將會留在柏谷礦務所的歷史上吧。在斯拉漢，有許多像威蘭那樣的不願

加入突擊隊的青年團員。可是在斯拉漢，還有許多的史推剛采夫——青年團員，或是非黨員的工人、老頭子等等。這些人，都知道耽誤工作的弊害，都明白如果冶鐵廠、機器工業、農業的人都要在工作時間偷懶睡覺，那對於國家就成爲最大的危機，因此就在二十五天之內，掘了八百二十七米突深的油井。

曬好了的照相片，在壁報上發表的第二天，停了工在礦場食堂裏急急匆匆的喫完了飯的鑽孔夫，大家四個一隊的向自己的油井走去了，而且大家都像突擊隊員一樣，打鑽鏈的聲音衝破了夜的靜寂，一槌，二槌，深深的，深深的掘下去：

「大地呀，快把石油給我們！」

突擊隊員把自己應做的工做完了，休息一兩個鐘頭，又動手做起工來。以前那樣偷懶的人，現在是決不肯睡覺的了，斯拉漢的人們，漸漸的把失去的東西取回了。

第二十五天，新的油井掘好了，也許立刻就會噴出油來；也許油勢洶湧，會把石油槽衝上天去，會把放在八百二十七米突深底裏的鑽孔器衝上來。濃濃的濁油，立刻就會跟暴雨一樣地落到蓬板上來吧；過去耽誤了這許多時候，大概地底下積鬱得好幾千噸了吧。用了電氣鐵路，可以把石油送到黑海沿岸市上的工場，油船和油車裏。揮發油、燈油、機器油、運遍全國，發動幾千幾百架的引擎。

可是不能等牠噴出來，不能等災難到來，有時候從整千米突深的地底下，受了瓦斯的暴力，會把石塊投到天空中去；這樣一來，一個不小心，就是碰着一點點火星，也會把斯拉漢、薩彭契，以及相距三

十基羅米突的柏谷等，立刻燒遍血紅紅的大火，太陽會遮在黑煙裏去，天空中會籠住濃郁的煙煤；於是，不是幾百萬，就是幾百噸的石油，便都在火中化爲烏有；如果鄰近的石油槽平安無事，還算是萬幸的事呢。

縱使不發生火災，像下大雨一樣的在地上淋一下，就不知要幾千噸好油，喪失牠的價值呢？

所以噴油的時間一定要把握得準，要使寶貴的斯拉漢石油，不落到地上，以至消失揮發性的燃發體和愛推爾，須要及時替油泉上嘴套，套上噴油管——靠了這些燃發體和愛推爾，我們才能買進了機器，進行我們自己的五年計劃。

從開始掘到第二十六日，深度八百三十米突的七六一八三號井，便看見噴油了。

鑽孔師史內葛萊夫今年已經五十歲，這位亞留西亞老伯伯，到現在已經見過了不知多少的噴石油出來的石油槽，可是他從不慣在油裏洗浴。啊，噴油了，那就連飯也來不及嚥到喉嚨底裏去。斯拉漢的石油，這是價格昂貴，質地輕油質多的石油。

「喂，大家快來看！」老鑽孔師在石油槽邊跑：「喂，這是什麼呀？是咱們的呀，是突擊隊員試掘的油井呀……幾乎都是純油。喂！快拿個塞子來，什麼樣兒都好……」

試掘孔的內部沸騰起來了，瓦斯嗚嗚的叫，噴到天空的石油，劈頭劈腦的淋到地上來了。試掘井終於噴油了。

「啊啊，這是什麼會事？不能讓牠亂噴呀？你們看，這樣下去會起火啦，咱們突擊隊就得全功盡棄……這可不行呀……喂，大家快拿油管來，快快……」

時機把握得很準確，套上了油管，油的勢頭就緩了。時候恰巧，傢伙都拿來了；鐵管子和塞子，都使噴油引到了瀝重油的油井裏去了。亞留西亞伯伯叫了：

「喂，大家什麼了！……」

四個人在噴泉口上了口套，石油發起威勢來，不時從口套縫裏出來，向着人身上亂噴。是暖和他的、濃濃的石油。

「快把螺絲釘旋緊，喂，旋得結實呀！再結實點！」亞留西亞伯伯大聲的叫。

石油濺到面孔上，工作衣濕了，大家一邊淋着油雨。一邊咬緊了牙齒用力旋釘，堅固的螺釘，把油管接住，把關門裝上了。

這會兒——如果擦一根火柴，落一個香煙頭，石油槽就會向天空直飛，滿天空會燒得通紅，石油火災的呼嘯之聲，將會直吹到遙遠的柏谷。

④ 說不定瓦斯還沒起作用，石油的噴勢很不均勻，亞留西亞伯伯想了：「如果石油衝破了塞子亂飛，那末關門也會破裂了，跟飛濺的油雨一起落到地上的呀。也許會發生這樣的事……」關門如果受不住瓦斯的壓力，便會被牠衝碎，這樣的事，以前常常有過。「快用力！好，旋動了，大家快合力，好，旋動

了！」

半小時之後，關門很結實的裝好了。亞留西亞伯伯就把大家趕開，命令着說：

「快去洗身子，快，大家都去！」

祇留自己一個人：身子跟落湯雞一樣，施出全副氣力，弄緊了輸油管的接縫。使每次邦浦一動，石油便從輸油管裏，像奔泉一樣的流出來。他只一個人工作，其他的人都走了。亞留西亞伯伯知道他們立刻會回來的，果然大家都與高采烈地回來了。試掘井噴油了，平安無事，明天就可以用邦浦來汲，收回從來所損失的多少噸油了。突擊隊開掘的六七一八二號井，明天可以採油了。

晚上，石油繼續的噴出；到了朝晨，日班工人開始換班剛要動手做工的時候，在石油槽步道板外面的地上，發見了亞留西亞伯伯。晚上，在俱樂部，莊嚴堂皇的討論會席上，起先他沒有說起自己的徹夜的工作，可是十八小時的勞動之後終於躺倒地上這一會事，終於大家都知道了。而且當他躺倒之前，他已經把噴泉弄好。

大家搖搖他的身子，他很快口的叫喊了：

「你們要我死麼？你們要把我的老命搖落麼？惡鬼……莽漢！……我難道對你們有什麼害處麼？……」

第二天朝晨，命令來了：「在規定時間以外，不准過度勞動，每天按照一定工作時間休息。工作縮

短，勿亂秩序。」

彼得羅對於這個命令，照自己的意思作了解釋，他覺得斯拉漢又負了一票債，拚命的在自己腦子挖洞，想每天出油幾噸的新計劃。

彼得羅的假期快到了，可是這個地方如何捨得掉？礦務所裏沒了他，事務局會變得怎樣呢？他就同亞留西亞伯伯一起到柏谷的托辣斯總局去證明。

「我們確是做了規定外的工作，因為我們是突擊隊員。我們又不是多要工錢，多做點又有什麼打緊。真可笑，你們這班人！我們不過要完成自己的計劃吧了。」

托辣斯總局，卻有托辣斯總局的意見：「在規定以外的時間做工，是勞動人民委員會禁止的，你們難道不知道麼？」

「我們可不管什麼禁止不禁止，你叫我們用什麼來補救過去的落後？叫那個來完成計劃呢？」

「要補救，當然是突擊隊，不過，無論如何，做工總得在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做！」

「這種溫和的方法，如果還追不上，那就怎麼辦呢？」

「總之……總之……」於是托辣斯也只好反對了。

彼得羅說總局的人都是官僚主義，亞留西亞伯伯在油蠟地板上的吐一口口水。

「簡直拿別人當什麼。」

於是，彼得羅就不休假。

這天晚上，彼得羅和亞留西亞伯伯從托辣斯總局回來，他們就和史推剛采夫等一起坐着，彼得羅先開口了：

「喂，諸位大家想想，要叫咱們再做懶鬼，這可不行啦。」

談話不覺直到深夜，等到祇剩了彼得羅一人的時候，他就舉起眼來，向開着的窗口眺望夜色，不禁想起了一個月前的斯拉漢的夜。那時候，第六礦務所和其他許多的礦場，都比什麼時候還靜寂。石油檯上的燈火，織着黃色的蛛網；夜又織着黑暗的蛛網，這兩者畢竟誰將勝利呢？……

這些話由却波泰雷夫、亞留西亞伯伯、史推剛采夫他們傳到了每一個鑽孔夫，大家每天晚上就秘密的造起人名冊來，決定佈置幾條戰線，開始巨大的鬭爭。這鬭爭的第一戰就是對計劃進行上的耽誤的，對管理部，以至於對勞動人民委員會的。

實現計劃第一步的石油工業，是不知道休息，而且是不應該知道休息的。從地底下噴出來，通過吸管，吸進邦浦裏的石油，就是不管什麼時間不時間，人力不人力的，它永遠是和積蓄着的瓦斯一起從地底噴湧，如果偶一疏忽，說不定就會把全個礦場都變成石油的海，也許會引起打不滅的大火災。石油是從地底取的，所以不能耽誤，把石油拿到手，要越快越好。

傍晚的時候，礦場上青白的燈火放出點點的光芒，一到夜，燈火的顏色就變深紅。這時候，市聲俱寂，只有從石油槽的一邊，聽見鑽鑿的響聲，邦浦的聲音，和壓榨機器場的喘息，裸體的月亮，每天晚上在斯拉漢、薩彭契、彼庇愛白、白蘭漢等一帶的柏谷油田地帶上散步，點點的星光，綴遍了天空的四周。

夕陽一次一次的西沈，晚霞一天一天的映紅了天空，於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托辣斯總局每天收到工作的報告。第六號礦場得了驚人的成績。有一次，管理部裏的一個人，和彼得羅碰到，想起了從前的事，就這樣的說了：

「怎麼樣，同志，進行得很不錯呀。你們那個第六號礦場，真正是沒批評的了。可是別的地方，簡直不成話，你們的地方卻……」

彼得羅只斜着眼向他一望，什麼話也不回答，軒着鼻子笑了一笑，就對走近身邊的史推剛采夫低低

的說：

「你看那個傢伙……聽了叫耳朵發冷，真是永不覺悟的呆木頭。」

史推剛采夫得了這樣的一個報告——是母親跑來訴苦情，說是沒工錢的工作是禁止的，為什麼我的兒子卻整日整夜的在工場裏。

「後來答應了沒有？」

「哪裏，讓她去說好了！」

青年團支部書記彼得羅却波泰雷夫，還想偷偷的另外掘一個試掘井，用第七六一八二號井一樣的速度，化二十六天功夫，叫別人喫一次驚。可是這個機會總是不巧。

礦場管理部和團員的代表們，晚上到工程師史內葛萊夫的試掘井去檢查，也跟兩個月前的那一次一樣，身邊偷偷地帶了照相機。

彼得羅、亞留西亞伯伯、史推剛采夫，還有亞爾哈若夫，都正在滿身油污地工作。

「是什麼人的工作時間？」地委秘書大聲地問了。

「史內葛萊夫。」亞留西亞伯伯回答了。

「史內葛萊夫？什麼？……你不是日班部麼？……」

「日班便什麼，日歸日，夜歸夜呀。」

試掘地上燃着燈火，地委忽然看見滿身油污的却波泰雷夫。

「却波泰雷夫麼？」

「你也在這兒麼？」

「到底幹麼，你們都在這兒？」

「我受了社會主義競賽的號令呀。」

「誰發的令？」

「是那個發的令呀。」彼得羅把手一指；「這邊有五個試掘井，我們想送你們當禮物，不要作聲呀，給外邊人知道了可不行……我們有二十個同志，其中八個是黨員，不光是我們幾個……」

亞留西亞伯伯狡狴地一笑，阿亨的咳了一聲問了：

「你們什麼樣，打算責備我們？還是要把我們開除？勞動人民委員會的命令我們可聽厭了……你說我們違抗上司麼？」

「哪裏，沒有的事……」

照相機拍的一聲，鑽孔夫的照都拍進了，爲了到明天早上，使曬出後的勞動英雄的照片，發表到壁報裏。

工廠的一天

迦林著

第一次交班完畢後，送來了一個駱駝徽章；螺釘部的工人，正在急匆匆的走出工房去；製型場的人，從後面把他們呼喚回來。矮胖子的螺釘部工人劉莎珂夫，跳到了桌子上大聲的喊：

「你們看，把什麼怪東西送到我們這裏來了！……」

大家望工房角隅上看，是一隻兩米突高的塗彩色的駱駝，正把頭曲到前腿下，露出了白牙齒站着。這明明是嘲笑這廠裏的工作。它正望着那些茫然地手裏扭着帽子的螺釘部工人；人堆中有一個人大聲的笑了。可是劉莎珂夫卻在地上踩着腳慢慢地說了：

「有什麼好笑……這是咱們的倒糞啦。」

螺釘部裏知道自己落後的工作，已難免要受駱駝徽章的風聲，部員突擊隊的一人劉莎珂夫，在今天白晝中，就爲了打聽這個風聲，跑遍了全工房，發着狠的說：

「咱們一定得割去駱駝的尾巴……」

可是螺釘部已把鑄造場的工作，落後了有二十天，怎麼能够割駱駝的尾巴呢？因爲螺釘工房工作的

蹉跎，影響到了製型部，連鑄造搬運機，和聲勢浩大的裝置部的大搬運機，都停止了。

沒了螺釘，沒了製型用的正確的沙土模型——便是沒了汽笛的頭，沒了滑車。零件缺乏的飢荒，將減低了裝置工場的工作。

劉莎珂夫是在滑車裝置部工作的；這滑車正是用來裝在耕田汽車的馬達裏的。可是這馬達的外部工作一遲緩，一切就都遲緩了。

「這工作多無聊！」劉莎珂夫怨了起來：「螺釘太少，鐵板不夠，連自動開閉器都沒有了。」

劉莎珂夫他們的一隊，便站在那兒，大家聲勢洶洶的罵了起來。從製型部裏，來了一個陰氣沈沈的長條子的隊長——製型工人摩斯卡雷夫，默默地擡起眼來向劉莎珂夫問：

「怎麼樣，滑車的螺釘在哪兒？」

劉莎珂夫就在他面前跳起腳來，把頭上的帽子使勁一拉，幾乎拉破了，他沙着聲發氣：

「不要跟我來吵吧，延誤了工作的又不是我們的一隊……」

隊長依然不作聲地旋過身子，陰沈沈的向着工房走去了。製型工和鑄造工都在工房裏工作，大家等着滑車裏的螺釘，可是螺釘沒有！

這一天是照常開始了，工人們大概都已到齊，工作房很靜寂，——搬運機、熔爐、製型機，都等待着開始工作。泥土將會雪崩一般的落到製型機中，開始鑄造部的運轉，製就的模型，也將接成一條連串

不斷的長線，推撞着出來；而且一到上午八點十五分，小熔爐的工長，一把爐子口打開，熔化的鐵液，便會向杓子裏流下來。不料突然到來了一種意外的威脅，沒聲沒響的，毫無一下警告地打擊了工房。柴傑尼的一隊，正為第三搬運機，即汽笛頭部的製型工作。這是要命的細工，用了粗粒的泥礫是決不能製造的，隊員在割軸子的柄，可是泥土卻不像平常般的落，祇慢慢的漏出一些小塊。

「見鬼！」柴傑尼氣得把柄丟了喊：「泥土在哪兒？……」

在悶沈沈的房子裏，十二部滑車的模型製造剛要完，機器突然地停了下來。美國人雪德，走到工長那兒，氣呼呼的不知用本國語高叫了些什麼。

工長茫然的搖了一下頭：似乎聽不懂美國人的話。雪德漲起了肥臉，剎剎的閃着眼睛，氣急呼呼地喘息着。「空氣不通！」祇有搬運機和裝滿的模型，在一起運轉，送到冷房裏去，可是切斷機卻不動！「空氣不通！」

熔化的鐵流，流出得很順利，熱度也適當，一切都似乎順調。熔爐第三滑車的工長特羅法葉夫在檢閱工事，瘦弱多病的他，正是尖起了眼耳，查察有地方發生了障礙沒有，一切都似進行得很好。他拿出手冊來，正要記上工作的效率；忽然從上面，裝鑛物和煤的爐口裏，走下一個工人來，好像怕別人聽到似的，低低的說：「犯住了！」「啊？」特羅法葉夫驚了一驚，就很快的走上熔爐上部去。

搬運機運轉着，機器中通進了空氣，赤熱的鐵液流動了；底下的一切，都進行得很好。熔爐專家闔

肩膀的美國人霍爾摩斯，慢吞吞地在工房中走，一條絲巾打着一個結，包住他的大項頸，他穿着剛用熨斗燙過的衣服，心裏想着到來的假日，很快樂地在鼻子底下嘖嘖嘖的唱着。他現在祇要立刻在這工房裏繞一圈，看看這位生手的工長在這兒新接手第五天的工作，熔爐第三滑車，就可以跑過堆滿原鐵和鐵滓的院子望自己家裏走去。

特羅法葉夫滿臉心事的在熔爐上部繞着圈兒走，威脅是站在他的面前，而且照例又是出於意外的。剛加進了二鏟子的金屬——不知什麼緣故——上部就犯住了，貼在邊壁上一動不動。想把犯住的金屬搖動，空氣就往下面吹，上面卻開始壓力，而情形還是照舊。在熔爐底下，人們還是照常工作。熔鐵掉下來的東西，還沒有掉到他們面前。「再衝得結實些！」——特羅法葉夫大聲喊了。金屬終於落了下來。生手的工人，才抽了一口大氣，但是這一口大氣立刻又迫住，原來金屬開始報仇了——從熔爐的壁上，震落四塊磚頭。火頭從洞裏穿出來，向爐子的外殼迫來——這是很壞事的。但你決不能把熔爐停止，無論如何，總得把鋼鐵塊加進去。特羅法葉夫慢吞吞地從上面走了下來，心裏想着要怎麼樣辦才行，他做工長以來還祇是第五天，天天努力把住熔爐的心，壓服它的瘋狂，盡力避免不幸的變故。

黨的書記，要為別人做模範，就得親身從事經營的工作。在審議工場困難狀態的黨委員會的支局裏，鑄造部的黨書記特羅法葉夫批評了管理部工作的混亂，從他到任以來，他就明白鑄造部的。「像這種工作方式，無論如何是要不得的！」這是他演說中的結論。共和國國民經濟指導員聽完了他的話，就

毫不猶豫地，立刻提議派特羅法葉夫從今天起就當熔爐的工長——因為要叫他明白怎樣工作。「你的資格是？」國民經濟者向他問。「旋盤工」——書記回答了。「當工長好不好？」「好！」特羅法葉夫說：「算數！」

最初，熔爐部就沒有很好的迎接這位書記，到了第二天，熔爐開工後一小時，忽然發覺了斷水，這是第一次的警告，第一次的磨鍊。那時候他全不慌忙，立刻把氣流塞住，關住了熔爐的呼吸，使鐵液不致自動流出，這必須守住幾個小時；而且終於守住了。不料今天又來這意外的犯住，不得不過麻煩的一天。沒有多的時間可以考慮，時間是很迫促的。必須決斷的，迅速的活動。

特羅法葉夫很親熱地向霍爾摩斯伸手時，他的身子有點發抖。

「鐵液好麼？」——霍爾摩斯問了。

霍爾摩斯很尊敬這位做了工長受了嚴格訓練的黨書記。所以他的巡視，比了到別的熔爐，特別多到特羅法葉夫這兒來。他從嘴裏拿下煙斗，吐了一口口水，望着又驚又愁的特羅法葉夫。他們倆走上了熔爐的上部，開放着熔爐口邊。美國人的霍爾摩斯，便張開了嘴，向失了四塊磚頭的空洞裏看。一切都明白了。他就脫去了背心，捲起雪白的襯衫袖子，重重的蹲下身子，雙手揉捏和水的塗料。在十五分鐘之間，他就很得手很正確的敲打着，通了熔爐的煙，用潮濕有黏性的塗料，塞住了破口。特羅法葉夫和別的工人們幫助着他。

五月七日那天空站了四個鐘頭，原因是爲了螺釘用完；五月十日，又空站了二點二十分。這對於第三搬運機的隊員，真是特別沈悶的日子。這一天，克留洛夫和基賽雷夫沒到工，耽誤了全隊的工作。到了第二天，隊裏問克留洛夫昨天在什麼地方，爲什麼不到？克留洛夫一邊在紙煙上燃着火，一邊不當什麼會事的說了：「你去問鬼去……」柴傑尼把兩隊所製的模型數目，給自己的隊員看；却魯雪夫的一隊是進展得多，「問題是要趕上他們，追過他們呀。」柴傑尼說了。接着又跑到門口去，放下了臉孔對克留洛夫說：

「你祇是耽誤了我們呀。」

被強制着的停滯，和對於空氣、砂泥、螺釘爭鬪的一天……這一天還沒有完。却魯雪夫的一隊，昨天卻是好日子，總共祇休息了一個半鐘頭；可是今天呢，勝利是從第三搬運機隊的手裏一小時一小時的抽去了，停滯、停滯、停滯……。「螺釘沒有。」却魯雪夫悄然的說。「我們到他們那邊去！」他決然地說了。第二次交班的夜，已經漸漸迫近了。因爲螺釘那樣小東西的缺乏，正喘着氣的第三搬運機的五個突擊隊員，向法琪娜的隊裏走去了。法琪娜一邊兒揩着手，一邊等這班製型工的代表們發話。

「好，你說釘沒有麼？」却魯雪夫大聲的問。

女工們的突擊隊長依然不作聲。「好好。」却魯雪夫微微的笑，對別的四個人說：「把駱駝拿過來

吧！」

「什麼？」法琪那問了，她的圓臉孔轉了色：「你們是來開玩笑的麼？」可是波諾馬來夫卻拿了一張用油墨畫着難看的駱駝的灰色的白報紙來，端端正正的在牆上貼起了。「爲了耽誤我們的工作，特獻法琪娜的一隊。」——女工突擊隊長唸了上邊的字句，跨前一步跑到牆邊，後來又想了一想，迴轉身來朝自己隊員。

「見鬼！」隊裏的女工們對他罵了：「你幹麼不作聲？」

「做工做工！」她尖聲一喊，就照舊很事務式的把零件品去分配各工場。

第三搬運機隊的五個青年，大家講着什麼人也逃不了駱駝徽章的了。法琪娜在各部跑來跑去，她早已知道管理部說過，隊員已經讓鐵板和自動開閉機沒了算了，可是她還是找。

「這一定還找得到吧？」法琪娜指指地板上的鐵板對却魯雪夫問。到處都散滿着螺釘的部份品，可是無從收拾——自動開閉機沒有，乾燥機又在喘着。青年聳了聳肩膀加強了語氣說：「祇要你們努力找就得了……」

祇剩了姑娘們了，暫時之間她們都默着聲平靖地工作。可是終於在意識之中，益加強頑益加堅固起來，大家沈沈的想，明天——不，還等得到明天，就是今天——連全廠，全工場中最優等的女工突擊隊，都要受到駱駝了。法琪娜跑去拿要用的乾燥劑，在沒有燃燈的工場的暗角裏定了定神，好，够了，

她很事務式的平靖地回到自己隊裏，姑娘們正在互相吵罵，她們的怨氣愈來愈盛了；她們離開了機器，跳到牆邊去，想撕破那張可惡的駱駝；可是門口突然現出了法琪娜。

「喂，法琪娜隊的諸位！」她大聲而決斷地制止了她們：「現在工作最困難的是那一部？就是我們螺釘工房。諸位，祇要我們好好工作，莫讓人家來掛駱駝！」——她指了指掛着駱駝報紙的牆頭，加了幾句話：「困難並不是可怕的，我們祇要加緊，那麼，一切不平就可以打倒了。」

在走廊下，我碰到了劉莎珂夫跟摩斯卡雷夫兩個，他正在喃喃得意的說：「我要割去駱駝的尾巴。」第三次交班的工人，都來上工了，他們把肩頭撞一撞劉莎珂夫問了：「掛上了駱駝麼？」劉莎珂夫像地鶉鶉那樣的旋着圈子，把工人們趕開，等到走廊下祇剩他和摩斯卡雷夫兩人時，就把駱駝徽章拿去，很窘地唸起本隊的宣言詩來。製型工隊長摩斯卡雷夫身子靠在牆上，一邊兒聽一邊兒不住的點頭。劉莎珂夫讀那張紙：

不要讓滑車輪嘲笑

要快把駱駝趕跑，

叫駱駝見我們怕

我們快完成生產計劃吧——

祇要實現得迅速

滑車便會更歡快

要不再見那駱駝

得把工作提高

一天造一百架滑車輪！

我們要爲質地的精良鬭爭

莫用一見駱駝就擔心

用一切的力打倒駱駝吧

駱駝會從廠裏逃跑了

再也不看見——

原來——這就是駱駝最怕的！

「怎麼樣？」劉莎珂夫忍不住似地問。

「很不錯吧？……」

「詩儘是詩，不過不能拿掉駱駝的，駱駝是給全體工人的，應該讓全體工人去拿掉呀……」

「我可是造了七十二架滑車了呀，」劉莎珂夫傷心的說：「已經超過規定了！」

摩斯卡雷夫從牆上直起了身子，一隻手搭到劉莎珂夫的肩膀上：

「劉沙克！」他靜靜地說：「駱駝不是給你一個人的，是給全體工人的呀！你懂不懂？」

「好個禮物！」劉沙珂夫喃喃的說：「大概他們很喜歡同駱駝住在一起吧……。」

「你等一等！」製型工隊長搖了搖頭，輕輕地把劉沙珂夫推到第二次交班工人的會議室門口：「你要發氣且等一等……。」

熔爐裏投出了最後的鐵滓、焦炭、和混合金屬的殘渣，裝着鐵液的杓子，已經不運轉了。大概是準備徹夜的作業，準備明天朝晨的戰鬥吧。工程師而兼工長的特羅法葉夫大聲的喊：「不要走攏來！」自己就趁機跳落下來。燃燒到最後的鐵滓，在四周圍耀着刺眼的光輝，火花剝剝的飛着，又落到地面，大家使用棒打着，用水潑熄。熔爐完畢了它的艱苦的一天了；爐子蓋一動不動的開着，恰如發氣發得心肝五臟都翻出來了。

「好，這樣就算完了吧？……。」

特羅法葉夫又一次地向熔爐和靜下來的工場望了一望，便踱着方步走出門口到廊下去了。他一邊想着，一邊在食堂的門口站住。大檯子上，會場的中心，正站着一個機器部的老工人。他像近視眼似的，不歇的眯着眼，恰如並不是對第二次交班工人的大眾，而是對親戚好友似的慢吞吞的說着。第一次交班工人已經得到了駱駝徽章，現在要換到第二班了。機器部工人的隊長康特拉·彌海羅維契·克拉庇夫尼茲基，

正對着鑄造部工人——這批老是耽誤的英雄——講自己生平的經歷。

「我是老頭子！」他說着，把帽子捉去，讓大家看見他滿頭的白髮：「我今年六十五歲，咱們的政府給我年金，這年金真不壞，我這下半世够得過活了。」

他開玩笑地說：

「年紀大了就該坐在家裏，拿年金，快快樂樂過活吧……」

康特拉·彌海羅維契向大眾跨前一步，搖了一搖頭：

「可是我苦悶得慌，我就當一個機器工人到廠裏來幫忙；我的臂膀還很結實啦。」說着，又突然的加重了一句：「鑄造部的弟兄們，你們太倒霉啦，大概你們是不大喜歡勞動吧……」他氣呼呼地拿帽子望頭上一戴，跌跌踉踉地像一個老年人樣子地從檯上爬落。

工場的一天，就這樣的快告完結。

尼基契娜的報告

薇諾葛拉特司加霞著

看了她的樣子，就叫人忍俊不禁。你想，一個矮小的老婆婆，駝着背，穿一件青藍的短褂子，打一個黑的領結，頭上還包一塊三角的紅頭布，這已經够了；她還特地拿一條小小的鍊條掛在眼鏡裏，鍊條不擱在耳朵裏，卻用黑線結在紅頭布上。這副眼鏡，使她像隻貓頭鷹。出席大會的人，都望她笑；大家好似看見一隻包紅頭布，穿藍短褂的貓頭鷹。最可驚的，這女人還祇有三十八歲。烏拉爾石棉鑛山的苦工，吸盡了她的眼光，氣力和青春，把她變成了一個花眼蒼瘦的老婆婆了。

「社會主義」這一個新名詞，還是她學好了寫讀後，出生以來第一次讀政治小冊子的時候才懂得的；這不是過去的舊事，是在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也跟革命初期時，工人們大家入黨，自動的到毆火底下下去一樣，尼基契娜在一九二九年入黨時，就加入了突擊隊。

從此以後，整個的世界，對於她就好像她此刻正向觀衆演說的大集會一樣。

十二年以來一切講熟了的話，新從她老婆婆般的嘴裏開起花來，被偉大的年代所展開的，留在記錄裏的一切思想，新在她的心中復活了。她對我說：「諸位同志！」好似她在對許多人說話的一樣。她一

邊裝着手勢，一邊張大了喉嚨，足足講了一個鐘頭；鼻子尖上噴出汗花來。

『我們烏拉爾的工作，是最苦沒有了，身體虛弱的人，就會立刻死掉的。我今年三十八歲，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整整的兩年，我帶了三個小孩子，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活。男的打仗死了，我就做了寡婦，身體又很壞，年紀還輕，就變得像一個老婆子了。有時候也買些肉喫；可是要買肉喫，就得在石棉鑛山裏做好久，天天靠山芋過活。據說石棉，是裝到外國去的；裝到外國去造什麼，我可不知道；聽說可以造出很好的東西來。在我們這邊，你可看見過？是拿來鋪路，鋪地板的。無論冬天夏天，我總是在揀鑛部裏站着——我是揀鑛工，專門揀出砂礫、木片、石屑，使石棉清淨的。現在，工作是進行得很順利了，因為改用了機器。後來，我做了兩年委員，我們上頭的組織者，總是說，區裏出產了多少，照計劃應該出多少，要趕上五年計劃，一定得出多少。啊，我們那兒，實在情形不大好呀！做了委員，什麼能不管呢？於是我想，我沒有學問，就到學校去讀書吧。一下子寫還寫不來，書倒會看了。我就知道了孟雪維克做了什麼，布爾雪維克做了什麼。我們是八小時工作，後來改六小時了。——因這工作很有害，對身體不宜。有兩個鐘頭空下來了，我就讀書。因為孟雪維克和布爾雪維克留在同個黨裏，孟雪維克說——我們要變成資本家的天下；布爾雪維克說——我們要變成工人的天下；我就問了那些黨員，記住了這書中的幾句話；但孟雪維克被清黨運動趕跑了，我提出了這樣的政治問題。我們那邊，大家都知道卡李寧同志，是全俄國的頭兒腦兒；可是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沒有人會回答了。他們不知道，因為他們不

懂得這個，完全沒有政治的智識。這一年的八月，我讀了書，我就入了黨。也許還早點呢——爾海，你還記得麼，我幾時入黨的？——那時候派我到克里米亞去參觀去了。啊，那地真好——以後，就出席會議，這是什麼時候？可記不起了，我的記性真壞。不過在我們那兒，工人簡直不懂現在這個時世，女人家總是說：「拿汽水喝吧，燒麵包喫吧。」沒功夫去開會。做工也只是偷懶；我們這地方，是什麼都够不上的，無論上部的組織，或下部的組織。我一樁樁對你說吧。你不是說，在大會報告怕時間不够，就對你報告好了吧。我不去上演說臺，臺後面等滿了人，時間地方都沒有。但是就在這兒坐坐不要緊，你說我沒到大廳裏去嗎？你說也許有人找我麼？那時候各地來的人正在問了呀：「喂，尼基契娜，你在哪兒啦？爲什麼大廳裏不看見你。」可是我是坐在這裏呀，坐得稍許遠些呀。我不是老坐在大廳裏麼，我一切都聽到，一切都懂得的。你對我的報告，要全部懂得呀。這裏石棉鑛山裏有另外一個人登臺演說過了，但他還說得不充分，所以我全部對你說。諸位同志，現在我們地方，已經舉行了生產會議，可是工人都不大到會。十月七日去舉行「科羅尼」也只有組織員去。可是我們石棉鑛山的居民——他們多數都占住了很大的廣場；到了紀念節，十月革命的嚴重的紀念節那天，他們卻不在了。

我們地方，後來還燒掉了第二個「巨人」呢——這是不僅僅有一千工人，是有一萬工人的大工廠呀。那一天，就在戲院裏開審了。（這地方是有好的旅館，好的食堂，檯子上都鋪了白檯布。連小孩子都有發言權。不過我的小孩子都到學校裏讀書去了，我自己也正想進學校，還想多懂點事，多研究一

點；沒有教育做什麼事都糟。現在，我得對你報告這工廠的事了。剛才我說在劇場開審，結果有三個人槍斃，是工程師幹的事，工人很少很少。檢察官很嚴烈的論告了。工廠是很好很大的，建造費了三三年，可是只三個鐘頭，就都變了灰了！火烈烈的真難受，時候是在夏天，可是現在一式一樣的新「巨人」，已經造起來了。諸位同志，我們要當心不再遭火災才好呀。工人自己有「巨人」，資本家他們是最氣不過的——這是鞏固社會主義的，所以我們要緊緊防守，不能放鬆一刻。突擊隊是最精心揀石棉的，當心混了沙礫木片，要幫助趕快達到社會主義的。所以我在突擊隊裏，我總是說：「你們那兒，石棉裏好像混進木片呢！」——她們聽了，就細心去揀了。我揀的石棉，總是很清淨的，從不會混着木片石屑的。

諸位同志！突擊隊還須從農村裏去多多的找些來，他們是什麼都不意識的。像我這樣的女工（啊，我要說什麼呀，記不起來了，我的頭很痛）……並不是到農村去拉那些有錢的富農。必須找那些赤腳的，沒衣服穿的到鑛山來的貧農。還有紅軍，我們一定要拉他們到工作裏來，也像他保護我們的利益一樣。……而且我們不能儘要工錢多。在突擊隊裏，必須提高生產力，像美國一樣。美國我沒去過，情形不大明白，不過工程師說過，那邊是什麼都用機器的，不用手擦，也不用指頭折。所以就不會弄壞身體。諸位同志，這是很好的。可是我們這兒，女人家身子都很壞，簡直都像老婆子，年紀還輕輕的——許多還有獨身的呢，男人家是只好另外去找別人了。因此只好婚也不結，過着冷清清的沒味的的生活。祇

是機器很幫助了我們，我們一定要多造些機器來，提高我們的政治水準，把這個事業發達起來。不是這麼辦，我們就不會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十二年過去了，可是我們這兒一切還沒上軌道。所以先進的工人，一定要組織突擊隊，來領導一切的事業。這樣，我們一切需要，才能够充實。

可是女人家——都不懂得這些，我們真黑暗——她們耳朵不肯聽。可是只要加入了突擊隊，就一定會實現計劃的。我們這兒，有三十八個人得了獎。我得了七個盧布，我不反對（我把這錢買了一雙又新又結實的靴，）我很光榮，我覺得我是值得的。還賞了我一塊紅圍巾，紀念節我就用，十月紀念節也用。我老老實實對你說，一切的會我都到的，一切報告，一切討論，我都留心聽，聽了就去對別人講。都記錄下了，回到廠裏一一報告。

我們的上一輩，讓我們弄得無智無識。我就爲了沒智識，什麼都不行。人家說，變了社會主義，就可以好了。可是我不懂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有一次我問所長，所長說：「這就是一切東西歸公有，大家都變成一律平等，生活過得很好。例如你，就祇消做四小時的工，不要多。做工回來，大家都到食堂去喫很好的飯，而且還可以在漂亮的房子裏住。」這解釋叫我大大中意了，可是我們的食堂，現在還很壞，要燒小菜又難，又沒功夫；蔬菜又少——祇有山芋，擡着頭等發肉的時候。房間我們地方是沒有的，我住在臭蟲很多的房子裏，大家一起，住得像軍隊一樣。兩層樓的寄宿舍，就住了五百人，樓上是分小房間的，不過我住在樓下的公共大廳裏，房間總派不均勻。我女兒麗士尼加患猩紅熱退了學校的時

候，想在家裏休養，就找不到一個地方。我自己去上工了，就沒有人看顧她。她身體很弱，讓她在寄宿舍裏，真是不放心。樓上有小房間，我正想住到樓上去。可是我不像別人，開起會來還是到的。黨開會，整整要坐四個鐘頭，祇要做工六個鐘頭（現在減作四個鐘頭了，因為說有害身體，）總受得住的。無論碰到什麼事，開會總一定要到的。以後我就加入了突擊隊。突擊隊員一定要像戰士，要戰鬥的工人。我們普洛階級也一樣。」

魯凱麗亞·尼基契娜做完了自己的報告，汗花在她大鼻子上發光，她軒了軒緞皮的額角，把紅三角布在灰白頭髮上推上了一點。把縛眼鏡的黑線，在腦後拉拉緊，就跑到會議室去了。對於她，十月革命還是現在剛剛開始呢。



N·米哈伊洛夫著

克里姆林宮

莫斯科莫斯科，！……我愛你，

像兒子，像俄羅斯人那樣溫柔 and 熱情！

我愛你那白頭的神聖光輝

和這雉堞林立的靜穆的克里姆林。

——萊蒙托夫

你到了莫斯科的中心。你面前河岸上高聳着綠色的山崗。山崗上圍着一帶朱紅宮牆，牆上均勻地林立着雉堞，露出默默無言的礮門。這些礮門中，從前曾經突出火繩槍的槍口，水溝裏曾經滾下石子，流下沸燙的樹脂來衝擊敵人的頭……這是蘇聯的心臟——克里姆林宮。

像心臟一樣，克里姆林宮也是三角形的。宮牆以微微可以看到的鋸齒形蜿蜒成一個三角形。在這條線彎曲的地方矗立着礮塔。礮塔的棱形的尖頂上蓋着墨綠色的瓦。三角形每一邊各有七座礮塔。其中沒

有一個是相同的，——有的比較高，有的比較低，有的橢圓形，有的正圓形，有的四角形，有的甚至是十六角形。有些礮塔中，俄羅斯人的祖先曾經掘了井，以防圍城時的急用。有些地方。牆的內部通着礮塔與礮塔之間的孔道。

在五座最高礮塔上插着蘇維埃的五角星。每一顆星的半徑有三公尺長，重量幾達一噸。但是這五顆星是裝在軸承上的，所以風吹的時候，就會順着風旋轉。白晝的時候，星閃耀着金光，黑暗中，熾燃着紅寶石色的光，——這是隱藏在星裏面的強力的電燈所照射出來。

站在遙遠的地方，就可以看見克里姆林宮的星……

宮牆後面，綠柱玉色的高崗上，一帶暗色的樅樹林後面，重重疊疊地聳立着金頂的大教室，古老的亭臺樓閣，雄偉的宮殿。上面矗立着白色的伊凡大帝鐘樓。

你懷着深深激動的情緒走進這偉大民族的殿堂。走進了厚厚的宮牆之後，街上的噪音就消失了。瀝青路上發出沈重的脚步聲。周圍到處都是俄羅斯光榮的名勝古蹟，到處都是非常整潔，到處是花，花：

克里姆林崗頂上，山坡上，矗立着那以大宮為名的直角形的宏大建築。這一座宮是十九世紀時由建築師多恩仿照古代俄羅斯的風格建造的。宮的頂上蓋着彎曲的圓頂和高達十二公尺的紫銅尖塔。假日的時候，這一座尖塔上就飄揚着紅旗。

門的兩邊是白色的大理石板，板上刻着金字。一面寫着：「蘇聯最高蘇維埃」另一面寫着：「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廣大的門通到巨廈裏去，蘇維埃聯邦的最高國家政權機關和十六加盟共和國中的第一個共和國的最高國家政權機關召開大會的時候，就在這所巨廈裏工作。

白色的寬闊的階梯將你引領到裏面去。宮裏有幾所大廳。太陽光穿過寬闊的窗照進來。照耀着枝形燈架，閃爍着鑲花地板。

右首是有名的喬治廳，蘇維埃國家的優秀人物在這裏會見政府和黨的領袖。

大宮中有一部份是在蘇維埃政權時代重建的。於是你走進宏大的會議廳。

寬敞的長形的二層大廳。雪白的牆壁。罩着麻紗玻璃的燈。大廳後部有一座花樓，牆裏設着半圓形的包廂座位。下面是平坦的一排一排舒適的椅子——最後幾排座位漸漸高上去。前面是幾座磨光的講壇。講壇上面是列寧的雕像。

寬敞的窗裏流進光來，將全廳照耀得一片光明，窗外遠遠裏可以看見城市。最高蘇維埃開會時，人民推選出來的代表就在這所大廳裏決定國家大事。蘇聯共產黨大會也是在這裏召開的。

列寧曾在克里姆林宮裏住過。現在史大林也住在這克里姆林宮裏。

克里姆林宮，非但是蘇維埃國家今日政治生活的中心，——而且也是出色的古蹟陳列館。它有着巨大的學術上的價值。

現在我們四周是熱鬧的城市，但是在一千年之前，這裏卻是呼嘯蔥蘢的森林。古代諾甫高洛德地方來的商人駕着小舟艇駛過莫斯科河到奧卡河、伏爾加河下游和東方各地去。莫斯科沿河岸開始逐漸逐漸生長出一個一個村落，其中有一個村落位在聶格林卡河流入莫斯科河的角上的小山崗上。於是莫斯科誕生了——歷史上第一次提到莫斯科是在一一四七年。莫斯科是八百歲了。蘇士達爾公爵猶里·陀爾高魯基——符拉其米爾·蒙諾馬赫的兒子和哲人雅洛斯洛夫的孫子——在這一個小山崗四周築了木頭的垣牆，奠定了「小木城」的基礎。

你現在看見的克里姆林宮牆，是十五世紀末葉伊凡三世在意大利建築師們協助之下所造成的。那時候的瞭塔像是西洋象棋中的飛車；現有裝飾在克里姆林宮的瞭塔上的尖頂，是直到十七世紀時才造上去的。在紅場那一面，克里姆林宮外有一條充滿着水的深溝護衛着。

這一個石頭城堡曾被敵人圍攻過許多次，但是沒有被攻破。俄羅斯國家不斷生長和增強，她的核心是莫斯科。而莫斯科的核心則是克里姆林宮。

克里姆林宮中央，是大教堂廣場。廣場上突出着一所建築，外部由稜形的石頭砌成；這是有名的稜石宮——這是克里姆林宮中最古的宮殿。彼得大帝以前時期俄羅斯的王位就在這一所宮殿裏。這裏曾經接見外國的使臣。伊凡雷帝曾在這裏舉行征服喀山的慶功宴。寶爾塔華之戰大勝之後，彼得大帝曾在這裏大宴羣臣。

稜石宮之後，是些亭臺樓閣，這些建築物是十七世紀俄羅斯建築師們依照從前木造府邸的風格建造的。這裏在那些矮小的房間中，曾經住過彼得大帝的父親——沙皇亞歷克賽·米哈伊洛維奇。穹窿形的天花板低低地垂着。牆上五顏六色地描繪着珍奇的花卉。火爐和炕牀用凸的琉璃磚所砌成，上面鑲嵌成各種圖案畫。門框和圓屋頂的天花板佈滿着雕刻，光線微微透過小窗照進來。這些小窗上嵌着紅黃藍等色的玻璃角，代替了從前的雲母片。

稜石宮旁邊是烏斯賓斯基大教堂。平滑的牆壁、狹窄的窗、金黃色的頂——潔淨而莊嚴。這一所建築是十五世紀末葉意大利建築師亞里斯多德·菲奧拉文特仿照俄羅斯古廟的樣子造成的。內部半明半暗，照射着細細的一道一道的陽光。粗大的圓柱上朦朦朧朧地可以看出古代大師們的壁畫。這裏常常在舉行隆重的古代俄羅斯禮拜儀式。

烏斯賓斯基大教堂旁邊是俄羅斯普斯科夫大師門所建築的聖靈大教堂（勃拉高維興斯基大教堂）。旁邊是第三所大教堂——亞爾漢格爾斯克大教堂。這所教堂裏佈滿着陵墓。這裏葬着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羅斯歷代沙皇。有一個狹窄的門通到南面聖門旁邊的狹小的龕。那邊石頭的墓碑下面葬着伊凡雷帝。

大教堂廣場在你面前展示了歷史的無限深淵。古代大教堂的牆壁肅穆地閃耀着白光。圓屋頂熾燃着深暗的金黃色，下面山脚下像守衛人似的站立着那些沈思默想的墩塔。

伊凡大帝鐘樓柱腳旁的石壇上放着一座鐘王。這一座鐘高五公尺，重一千二百布德。鐘已經破碎

——旁邊有一個碎片，高出一人之上。

離此不遠放着一尊礮王。這是十六世紀時俄羅斯匠人安德萊·柴密夫所鑄造。這一尊礮計重二千四百噸。旁邊放着滾圓的礮彈。

從礮王這裏望過去，可以看見克里姆林宮北角上的三角形的廣場。前面被尼古爾礮塔所擋住。廣場的花園已在蘇維埃時代毀去。左首是以前的兵工廠的建築；牆旁放着幾百尊沒有礮架的大礮。這是拿破崙軍隊的大礮，是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的戰利品。這些礮是在西歐什麼地方鑄造了來恐嚇俄羅斯人的，現在卻繳放在克里姆林宮中了。

兵工廠對面是十八世紀傑出的俄羅斯建築師，哥薩何夫所建築的巨廈。大廈的頂是圓形的，圓頂之上有一個紅尖頭。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就在這裏。指導蘇聯全國生活的指命就是從這裏發出。這裏有一所華麗的裝飾着圓柱的圓廳。戰鬥英雄和勞動英雄就在這裏接受勳章。

克里姆林宮的西角上，在波洛維茨克礮塔附近，是武器宮——這是珍貴物件和歷史遺物的保藏庫。許多二層樓的房間裏放着許多玻璃櫥，裏面藏着不朽的寶物。這是古代俄羅斯的武器——盾、劍、盔、甲、光榮的軍旗。這是藏諾馬赫的帽子。這是彼得大帝自己爲自己縫製的長統靴。用五色緞帶懸掛的古代的勳章。這是金子、金鋼鑽、綠柱玉、紅寶石。這是人民巨匠們的成爲勞動人民的財產的無價之寶：

克里姆林宮東角上，是伊凡諾夫廣場。這一個廣場上的花壇，現在已被毀掉，用常綠的羅漢柏編成的柵欄也已經被拆掉。

伊凡諾夫廣場和斯巴斯克塔相接。這是克里姆林宮中最壯美的塔。塔上豐富地裝飾着稜錐形、畫棟雕梁、白石的菊形窗和凹線，怪誕的獅子和熊的圖畫。塔頂上聳立着狹窄的八角形的頂，上面一個五角星。

斯巴斯克塔有四面，每一面有一個巨大的黑色的鐘面，針和數字是金黃色的。從窗中可以看出裏面的鐘。鐘裏面是複雜的時鐘機器，其中敲打鐘頭的鐘有三十隻之多。斯巴斯克塔的鐘每一刻鐘敲一次悅耳的鐘聲。

半夜的時候，克里姆林宮的鐘聲傳佈到全世界各地去。

鳥瞰莫斯科

中央的城，中心的城，

俄羅斯基本的城。

葛林卡

無盡止的暗陰的石級將你領到伊凡大帝鐘樓上去。這座鐘樓高高地聳立在莫斯科河上有一百多公尺

之高。萊蒙托夫曾經寫過：「永遠不上伊凡大帝鐘樓的極頂，就永遠無緣將我們的古都一覽無遺，不將這雄偉的幾乎是無邊無際的全景欣賞一次，就無法了解莫斯科……」

樓頂上緊急的風吹刮着你，使你產生驚心動魄的感覺。

很遠很遠的地平線上，你到處可以看見森林。城市就在這使全部景色帶有自由自在的感覺的範圍中擴展開來。城市不是平坦的——街道和房屋一會矗立在這裏，一會矗立在那裏：莫斯科是位在傾斜的山坡上的。帶子似的河流流暢地在城中穿過。周圍是成千成萬所大大小小的各不相同的房屋的外形，漪漣似的屋頂，直立着的工廠的煙囪。

筆直的街道差不多是沒有的；每一條街道都是彎曲的，不過彎曲得並不厲害。古城不是建築起來，而是生長出來的。駕車者拓出轍道，步行者踏出路徑，——於是城市根據街道和巷里的圖畫將這些轍道和路徑重復表現出來。

同一時代的街道幾乎是沒有的。城市並沒有預為保護過什麼時的東西，——老朽的東西自動地衰亡，同時又在可能出現年青的東西的地方年青地生長出來。裝飾着石刻、球莖形的圓頂和低而胖的圓柱的古代俄羅斯的小教堂的旁邊，是些致富的房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與築作賺錢之用的房間衆多的磚石巨廈；地主貴族的大多是木造的、彷彿是上世紀所建築的內地的小房屋二十世紀初葉風行一時的風格最浮華矯飾的獨宅巨廈參雜着……

新的蘇維埃的莫斯科就堅定地在這一個錯綜複雜五光十色的世界中顯露出來。它正依照了史大林的計劃在逐步更新中。

在蘇維埃政權時代，莫斯科的景色起了激變。從伊凡大帝高樓上望下來，你可以看見瀝青的大街、流水似的汽車、河上的許多新的大橋。

從前，鳥瞰莫斯科的時候，眼睛裏祇看見莫斯科所特有的金光燦爛的粉紅色。這種色彩是由於許多磚石建築和無數在太陽光中微微發光的教堂圓頂所造成的，現在這種暗影被鋼骨水泥和白石的嚴厲而光明的色調所排除了。新的多層樓的建築造了這麼許多，以致於祇見它們到處聳起着直角形的高肩膀，在景色中大有開始領導羣雄之勢。莫斯科城的這一棵年青的小樹高出在許多古老的教堂之上，而且遮沒它們了。

在有許多地方，白頭的建築中鑽出一縷縷綠色的樹木——菩提樹、白楊樹或者楓樹。莫斯科街道上的樹木暫時還比較少，因此，從上面看下去，可以望見莫斯科所特有的綠色的庭院。在最近幾年中，在新五年計劃的年代中，莫斯科的街道上將種植幾十萬棵新的樹木。

從伊凡大帝高樓上望下去，你可以看出，街道怎樣像光芒似的從莫斯科的中央，從克里姆林宮四面八方分散開去。假使你手裏有一個望遠鏡，你就可以探尋出那些光芒似的街道怎樣在城郊轉入公路，這是古代從首都通達俄羅斯一切大城的泥土大道的路線。街道的名稱就說明了這一點：鐵微爾（現稱高爾

〔基〕大街通達鐵微爾（現稱加里寧），德米特洛夫（現稱普希金）大街通達德米特洛夫，賽爾布霍夫大街通達賽爾布霍夫去，卡魯加大街通達卡魯加。

從市中心出發的街道，被一個一個集中的環所切斷。克里姆林宮的衛城，本身就已經可以作為第一個這樣的環，雖然在輪廓上這一個環是三角形的。

離開克里姆林宮和中國城一公里和一公里以上的地方，是第二個環。這一個環現在是為林蔭路所佔據了。這是那早已拆掉的「白城」牆的線路。下列許多廣場的名稱都令人想到是城堡的牆：尼基達門、亞巴特門、彼得門，——現在那裏是什麼「門」也沒有了。

再過去是薩德環。這是那早已消滅的土堡的線路，當時這土堡是莫斯科敵人斷難通過的屏障。現在這成了長達十五公里的最廣闊的街道。這一條街道，對於繞過那交通擁擠的中心，是很方便的。這一條環狀的瀝青幹路的環節之一，直到最近還保存着「土堡」的名稱。

再過去的環是統稅局土堡大街，最後是聯絡一切通達莫斯科的鐵道的環城鐵道。不多幾年以前，環城鐵道是城市的邊界，但是現在莫斯科有幾處地方已經衝到這一條鐵路的領域之外去了。

莫斯科的地圖很像是一個以克里姆林宮為太陽的行星系的模型。而且也像樹幹的切斷面。這一切都告訴你，這個城並不是像譬如說彼得堡那樣依照預先設計好的計劃建築成的，而是逐漸逐漸生長出一個一個新之又新的環那樣的自己生長起來的。莫斯科里巷的頑固倔強和刁鑽古怪的紐結，也可以向你說明

這一點。

莫斯科古城之所以會迅速成長，那是由於它位在俄羅斯各地方的中央和茂密的森林後面，——這保護它擋住了韃靼蒙古人和立陶宛人的蹂躪性的頻繁的侵襲。同時，莫斯科而且又是位在要道的交叉點上。

在四分五裂的封建時代，莫斯科成爲俄羅斯人民的國家的統一的中心。到十五世紀末葉，俄羅斯許多公國之一的樸素的首都變成了力能抵禦任何敵人以自衛的統一的俄羅斯民族國家的強大的首都。

莫斯科一方面加強着俄羅斯人民的國家的統一，一方面自己也和俄羅斯強國的生長一同生長。她曾經被敵人蹂躪過不止一次，她曾經被大火燒燬過不止一次，但是每一次她總是從灰燼和廢墟中站立起來，保全自己，變得比從前更美和更富，——譬如說，像在一六一二年莫斯科在解除了波蘭人的侵襲之後的狀況。

十八世紀初葉，彼得大帝將首都從莫斯科遷移到他新建的城市彼得堡去。但是莫斯科仍舊是俄羅斯人民的真正的心臟。

莫斯科的民族國家的意義，在一八一二年特別高漲。敵人進入了俄羅斯的古都，但是俄羅斯人縱火焚燒自己的親愛的城，——拿破崙的光榮也在這火焰中燒燬了。浸在自我犧牲和勝利的英雄榮譽中的莫斯科，在空前短促的時期中重建起來了。在一八一二年之後接踵而來的是「莫斯科『帝國』式」，及其

壯嚴和同時又柔和的美之興盛時期。有許多這種樣式的建築——通常總是赭石的顏色的圓柱——裝飾着莫斯科，一直保存到現在。

莫斯科在俄羅斯的文化發展方面曾經起過很重要的作用。她供給國家許多傑出的人物，她享有着全國第一所大學的光榮，她建立了優美的俄羅斯戲劇的傳統。

在十九世紀，莫斯科一面保存着過去的角色，一面變成工業中心。城裏生長出了許多龐大的工廠，其中主要的是紡織工廠。

隨着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了工人階級。他們領導了人民反抗壓迫者的鬪爭。一九〇五年，在第一次俄羅斯革命的日子，莫斯科工人曾在市街防禦中堅強作戰。紅區、暴動廣場、防塞大街等，都會使你想到這些鬪爭的光榮日子。

俄羅斯工人階級，聯合了最窮的農民階層，在布爾雪維克黨及其領袖列寧和史大林領導之下，經過了長久的革命鬪爭，終於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獲得勝利。過了半年之後，政府從彼得格勒遷到莫斯科。當莫斯科成爲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羅斯的首都的時候，房屋的牆上還新鮮地殘留着十月革命的彈痕。

內戰時代，全世界反動派派出十四國大軍來進攻蘇維埃莫斯科。全體勞動人民一致起來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這一次鬪爭的總部是莫斯科。軍隊陸陸續續一支一支出發到前線去。列寧在莫斯科紅場上用火

一樣熱情的話向他們送行。

自由沒有被敵人奪去，蘇維埃莫斯科沒有被敵人侵入。敵人被打退和粉碎了。

偉大衛國戰爭時代的敵人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現在你看看莫斯科，已經沒有可以令人想到不久以前的鬪爭日子的任何痕跡。一九四一年秋天，希特勒軍隊離開莫斯科祇有幾十公里之遙。但是史大林依舊留在莫斯科。他繼續在克里姆林宮領導紅軍。

那些日子的莫斯科，籠罩在黑暗之中，差不多天天有德國轟炸機飛來襲擊。防空氣球在鋼桿上昇到天空中去。房屋上漆着五顏六色的迷彩。金黃色的圓屋頂上罩了套子，克里姆林宮頂上的星熄滅了。街道上出現防禦和一一列防禦坦克的金屬樁。莫斯科人協助祖國的軍隊在城郊建築防禦工事。

德國企圖從南北兩方用鉗形攻勢來包圍莫斯科。

那是危急非凡的時刻。但是，仍和歷來一樣，十一月七日早上依然在紅場上舉行紅軍閱兵典禮。史大林的話增強了人民對於勝利的信念。

十二月六日，依照史大林的計劃，紅軍在莫斯科城下轉取激烈的反攻。雙重的蘇維埃鉗子對峙着德國人的鉗子；每一個德國蹄角都被強烈的打擊所分裂開來，而自己卻墮入鉗子中去了。德國軍隊在莫斯科城下被擊破而狼狽潰退。

莫斯科城下的大敗是法西斯德國的第一次大敗。德國軍隊「常勝不敗」的神話就這樣風吹雲散了。

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的最偉大的統帥史大林就是在這兒克里姆林宮中策劃那些包圍和擊潰德國法西斯匪軍的天才計劃的。他就從這裏引導蘇聯一切民族的力量對準那一致的目的——戰勝敵人。

建設中的莫斯科

莫斯科……在這名字的聲音中，

給俄羅斯人的心融合了多少的結晶！

引起了多少的共鳴！

——普希金

從伊凡大帝鐘樓上望下去的時候，莫斯科廣大得驚人。看上去，彷彿在一天之中從一頭到另一頭，步行穿過莫斯科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是蘇聯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是全地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一九三九年，這裏有居民四、一三七、〇〇〇人——比十月革命之前多出二倍半。無論那一個國家的首都都沒有生長得這樣快。莫斯科的人口，多於挪威、丹麥或者芬蘭的全國人口。

莫斯科——是蘇聯的政治中心。全國各地以及一切友好的加盟共和國都選派優秀的人物聚集到這裏來開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蘇維埃政府就在莫斯科工作。布爾雪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就在莫斯科。莫斯科

本身反映着蘇維埃強國的全部力量，而全國又不可分離地和莫斯科聯繫在一起。

莫斯科——是蘇聯最大的文化中心，全蘇維埃國家的幹部鍛鍊廠。最高學術機關——蘇聯學術院——就在這裏。莫斯科有近八十所高等學校、許多圖書館、許多出色的博物館。莫斯科有幾所劇場是聞名於全世界的。莫斯科出版的書籍所用的語言有數十種之多。在戰後新史大林五年計劃中，莫斯科的文化意義將生長得更高。五年計劃撥作建設和設備首都的科學研究機關之用的經費達數十億盧布之鉅！

莫斯科城郊，瀰漫着工廠煙囪中噴出來的煙。莫斯科——是蘇聯最大的實業中心。在偉大衛國戰爭之前，莫斯科一個地方所供給的工業製成品，在價值上就與一九一三年沙俄全國所供給的工業品多出幾乎一倍。莫斯科各工廠在這一個時期中的生產量增加了二十一倍。莫斯科的工業生產量約佔全蘇聯工業生產量的七分之一。

在蘇維埃政權時代，莫斯科的工業猛烈地改變了。從前這裏以紡織工廠為主，冶金工業不大發達。那時候莫斯科被稱爲是「棉紗的」莫斯科。在歷屆五年計劃年代，莫斯科所擔當的任務，和整個中央區一樣，是變成爲全國實業化的兵工廠，新的工業生產的苗床。如果莫斯科仍舊以紡織業爲主，那是無法解決這一個任務的。於是在很短促的時期中，依照了列寧——史大林的指示，莫斯科工業的面貌改變了：產生了新的複雜和精密的製造機器以及電機工程和化學的大工廠。重工業超過了輕工業。革命前夜，重工業的生產量佔據莫斯科全部工業生產量的四分之一弱，但是在衛國戰爭前，已經佔據一倍以上

了。

車床和汽車、軸承和電氣機車、電氣設備和測量儀器、化學鉀和精密機械——這就是新莫斯科首先所生產的工業品。但是她也供給許多紡織品。莫斯科的輕工業正在迅速地生長。在製造紡織品和精緻雜貨方面，莫斯科在蘇聯各城市中佔第一位。

在歷屆史大林五年計劃年代，莫斯科生長出了印刷工業、縫紉工業、製鞋工業、食品工業。而且莫斯科成爲國防工業的重要中心。

莫斯科城內和城外的工廠，相互之間都密切地聯繫着，都有着「合作」的關係。它們互相授受零件和半製成品。例如，史大林汽車工廠向各鄰近工廠取得電氣設備、橡皮、玻璃。莫斯科各裝飾品工廠取得半製成品，而各織工廠則向莫斯科城郊各紡織廠取得紗。

工業環繞在城市四周。但是可以看出，最大的重工業工廠在莫斯科的東南部和東部，鄰近幾條從南方輸入煤和金屬的鐵路旁邊。各紡織工廠主要是分佈在河水旁邊，——在雅烏席河上（城市東區）和莫斯科河上（紅區西）。

戰後的五年計劃對於古老的大城市裏的新企業建設加上了限制，莫斯科也包括在內。但是這並不就此表示莫斯科的工業不再加以發展。正相反，莫斯科將加強工業生產，改善工業技術，供給更多的工業生產品，特別是機器。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將供給卡車十萬輛——比一九四〇年多百分之七十五。在新

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首都將生產四萬輛節省汽油的「莫斯科人」式汽車和許多「MIS-TIO」式高等輕型汽車。車床的生產量將在五年中增加一倍半。各種日用品的製造也將大為增加。莫斯科全部工業的生產量，在五年計劃中將比戰前時期擴大近百分之三十。

四面八方都有電桿通達莫斯科。這些電桿從各發電廠載着電力送到城市裏來。莫斯科是唯一的線網密佈的動力系統的中心，這一個系統可以在歐洲擠入第一列的地位。

在歷屆史大林五年計劃年代，莫斯科出現了暖氣設備。這種設備非但供給電流，而且供給以熱水為形式的暖氣。在五年之中，首都將建設總電力達二一五、〇〇〇基羅瓦特的新的暖氣設備，莫斯科動力系統的全部威力將增加一倍。

莫斯科——這是蘇聯最大的運輸中心。首都附近密密層層交織着鐵道和汽車路。在莫斯科會合的鐵路計有十一條。其中有幾條，火車到莫斯科城郊就換用電氣機關車。火車從莫斯科將各種工業製成品輸送到全國各地去。在任何城市中，在任何房屋裏，你都可以找到在莫斯科製造的物品。火車又從全國各地將煤、木材、棉花、金屬、糧食等輸送到莫斯科來。

分佈在莫斯科四周和莫斯科城內的飛機場，分派飛機飛到蘇聯全國各地和外國去。革命之前的莫斯科是一個擁擠而不整齊的城市。全城有一半是木蓋的。三分之一的人民居住在簡陋的小屋和廠房裏，有十分之一住在地室裏。街道用石子所鋪成，城市近郊點着煤油燈。

在歷屆史大林五年計劃年代，展開了這日益繁榮的城市的改造工作。在草擬改造計劃的時候，有些建築師建議將莫斯科消滅，在原地建築一個公園，而在旁邊建設一個新城。另外有人建議將莫斯科原封不動的保留下來，作為博物館，布爾雪維克的決定卻不同。

一九三五年，通過了那在史大林領導之下草擬的莫斯科改造大計劃。這一個計劃保存了歷史地形成的無線電廣播形的環狀的城市系統，但是根本改變和重新建立了街區和道路。城市將擴大，特別是向西面那一方面。有非常廣闊的新的大道，將在各地橫過城市。莫斯科市區外，將建立一條闊達十公里的森林帶子。

這一個已經通過的計劃正在實現中。各主要的街道都鋪設了瀝青，有許多街道則在拆毀了沒有歷史價值的房屋之後拉直和放寬了。主要的街道上裝飾了幾百所多層樓的建築，——這些建築的樣式竭力將厚重的氣息去和輕盈的氣息相配合起來，將便利和美觀配合起來。晚上街道上點着白色的球形的燈。莫斯科三層樓以上的房屋幾乎增多了一倍。首都獲得了面積達六百萬平方尺以上的新的住宅。建設近四百所新的學校。莫斯科河上的幾條新的橋樑，像是懸在空中的大街，世界上沒有比此更闊的橋樑了。其中最長的一條叫紅崗橋，長達四分之三公里。河岸裝飾着花崗石。莫斯科的面目煥然一新了。

戰爭之後，莫斯科的建設又以新的氣勢展開了。假使你從上遙望城市，到處可以看見一層一層的新建築。在五年之中，城市又將獲得三百萬平方公尺住宅面積。

不久以前，莫斯科的水還不够用。城市幾乎要「喝掉」她自己那條小河的一半。如果走莫斯科河，祇有比較小的船隻才可以駛到莫斯科。

因此依照史大林的意思建築了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伏爾加河上游，莫斯科以北，伊凡柯伏附近的堤堰將河水提高起來，造成了面積達三二七平方公里的「莫斯科海」。堤堰旁築了一所水力發電站。有一部份提高起來的水放入那通向首都的運河的河牀。

這一條運河長達一二八公里，深達五·五公尺，在水量方面等於十二條從前的莫斯科河。它在通達城市的路上橫過一個山崗。水閘上設着五座汲水站，站上都裝着強力的推進汲水機，將伏爾加河水汲過那高達三十八公尺的分水嶺。這要化費許多電力，不過有一部份是可以收回的：運河裏的水向下流到莫斯科去的時候，穿過水力發電站的輪轉機，雖然這些發電站並不怎麼大。

首都獲得了伏爾加河的豐富而清潔的水。城裏莫斯科河的水面漲高了幾乎三公尺。現在伏爾加河裏的船隻可以駛到克里姆林宮牆下。因此首都由這條深水的道路聯繫了國內基本的水道的大動脈。

當將來史大林格勒附近鑿通了伏爾加河和頓河之間的運河，莫斯科就將成爲「五海之港」，這五個海是波羅的海、白海、裏海、亞述夫海和黑海。現在莫斯科已和前面三個海有了聯繫。

取自伏爾加河的水中，有一部份在清潔的森林蓄水池中澄清之後，流到水管中去。這水管現在一晝夜中大約可以得到一億桶水，而在新五年計劃中，它的威力還要增加一倍半。

運河的水閘、堤堰、汲水站，都很壯美。白色的汽油船在平坦的綠色河岸之間的水上穿梭似的掠過。晚上，運河上點起彩色的信號燈火。冬天的時候，在那以松林為框的人造湖上，像飛鳥似的飛過一羣一羣白色的檣上張着斜帆的冰上帆船。

莫斯科築造着一個全世界最好的地下鐵道。地下鐵道的許多車站都像是地下行宮。站裏陳列着磨光的各色的大理石和花崗石，裝飾着瓷器和不銹鋼。莫斯科地下鐵道中有着比全世界其他城市的地下鐵道中更充足的光線和更新鮮的空氣。轉彎和向下傾斜時都比較安穩，車廂也比較舒適。

戰爭的時候，莫斯科也進行建築地下鐵道。新的車站——史大林站、電廠站、保羅站等等——都顯出特殊的雄姿：它們彷彿都體現着蘇維埃人民對於勝利的信念。

現在莫斯科中央橫過三條直徑的地下鐵道，長度總計四十公里。地下鐵道每天輸的乘客約計二百萬人。

地下鐵道還在繼續建築之中。不久地下將有一條長達二十公里的新的環狀幹線切過原有的線。這一條幹線將使環狀的花園大街和幾個基本的車站聯合起來。

漫遊莫斯科

漫長的街道，目不暇接……

這就是莫斯科老娘親！

葛林卡

你鳥瞰過了莫斯科。現在你從伊凡大帝鐘樓上下來，從克里姆林宮大門中出去。

通達全國的道路，都是在克里姆林宮的那些大門裏開始的。這些道路像星光似的分散開去，繁殖起來，普照到蘇聯全國，遙遠地在某處達到邊界。起初是莫斯科的街道，然後是鐵道和公路，最後是鄉村小道和山徑，所有這一切道路都是在克里姆林宮開始的……

我們就沿着這些道路走去。我們到處可以看到蘇維埃制度的偉大改造力量。

東面和克里姆林宮相接的是紅場。紅場兩面是斜坡，所以紅場似乎是有點高起的。一天之中，汽車像水一樣的流過紅場，但是這裏比了城市中心的其他街道要安靜。甚至在最活躍的時刻，這裏也由於斯巴斯克塔上的平穩均勻的鐘聲的襯托而顯得肅穆寧靜。

在古代，克里姆林宮牆下是熱鬧的市場，但是那時候紅場已經有着社會國家的意義了：在這裏向人民宣布重要的法令，在這裏舉行盛大的典禮。

在西面，紅場爲齒形的克里姆林宮牆所擋住，牆旁默默無言地聳立着銀光閃爍的樅樹。這裏安葬着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傑出人物——斯維爾德洛夫、德席爾靜斯基、加里寧……磚牆裏可以看見隱藏着的許多骨灰瓶，上面題着名字：基洛夫、奧爾宗尼基子、庫壁希夫、高爾基……。

沿牆有些用灰色的石頭築成的長講壇。在舉行檢閱和人民慶祝大典的日子，這些講壇上充滿着首都的優秀人物：「斯達哈諾夫」工人、學者、衛國戰爭的英雄等。

講壇的中部髣髴分離開來，讓出地位給一座用紫紅色和黑色的磨光石頭所造成的不怎麼高的凹進去的建築。這是列寧的陵墓。陵墓門口，雕像似的站着兩名哨兵。

列寧身體躺在石榴中。旁邊不斷地有許許多人脫下了帽子列隊依次走過……

舉行人民慶祝大典的時候，陵墓頂上胸牆後的平臺上。共產黨、蘇維埃國家和軍隊的領袖們都看到齊整的一列一列軍隊和莫斯科人走過陵墓，他們看見陵墓上的史大林。史大林站在那裏，舉起了手。人民和領袖互相致敬。

廣場南面，向莫斯科河傾斜的坡上，矗立着聖華西里（華西里·勃拉任納）大寺院。這所大寺院在蘇維埃政權時代變成了博物館。聖華西里大寺院是十六世紀時代爲了紀念伊凡雷帝戰勝喀山汗國而由俄羅斯大師波斯特尼克和巴爾馬所建築的。這是古代俄羅斯藝術的絕品，是表現俄羅斯人民的藝術天才的形象。在牆上、臺階上、樓梯上的石築的圖案中，你彷彿看見的是木頭上的雕刻。這寺院是由九所教堂

奇妙地結合起來的。在比較高的基本的圓頂四周寺院頂上冠蓋着幾個圓頂，這幾個圓頂擁圍在一個主要的比較高的天幕的四周。圓頂的表面各不相同——有的肋骨形，有的螺旋形，有的稜形；色彩也各不相同——有的微紅，有的黃色，有的天藍色。路過這所建築的時候，無論什麼人，甚至是看見過這所建築一百次的莫斯科人，都不可能安安靜靜地走過去，對這種雄渾壯美、充滿血液、揚溢奔放的俄羅斯才華不禁又要擊節嘆賞。

聖華西里大寺院旁邊是米寧和波札爾斯基紀念像。米寧和波札爾斯基是一六一二一年擊退波蘭干涉軍而解救俄羅斯首都的民團的領袖。紀念像的基石上題道：「俄羅斯謹向公民米寧和波札爾斯基公爵致感謝之忱。」

紅場北面爲歷史博物館的深紅色的建築所擋住。這所博物館造於十九世紀，式樣摹仿古代俄羅斯的建築，有小塔好幾座，窗頂上都配着華麗的裝飾，並有石頭鑲成圖案。與廣場東面相接的上市場也是用這種風格築成的。這所三層樓的敞亮的建築，被許多機關和商店所佔據着。

紅場的一面是你已經到過的克里姆林宮，另一面是中國城。現在我們就到這莫斯科的古代商業「區」去。

中國城不久以前還圍着城牆，但是這城牆對於擴張中的城市的行動非常妨礙，所以現在差不多已經完全拆掉了。祇有莫斯科那一面以及別的幾處地方，還可以看見灰色的牆和狹窄的城門，由於年代的關

係，這些牆上長滿着草，有時還有灌木。

中國城的巷里的名稱說明了過去的這一部份的莫斯科：水晶巷、鮮魚巷、舊衣市……這裏從前是商業區。在中國城裏，莫斯科的商人會見東方和西方的商人，進行皮貨、織物、武器的買賣。那時候，商業活動被中國城的虎頭鉗似的牆所緊緊地擠壓着；因此中國城的建築顯得特別擁擠。

在十九世紀末，由於資本主義在俄羅斯的發展，中國城的商業活動中又添上了銀行和交易所的活動。這裏，特別是在伊林卡（現在是庫壁希夫街），新造了許多資本主義銀行的高樓大廈，這些大廈都裝着寬大的玻璃窗，並且有電梯。

蘇維埃政權時代，中國城的生活變得不同了：這裏已經沒有私人的商業，沒有私人的銀行。中國城充滿了蘇維埃國家的各種各樣的機關和辦公室。

從中國城出來向北。那邊和中國城及克里姆林宮相腳接的，是一個一個串起來的莫斯科中央的幾個廣場。

這是斯維德洛夫廣場。你背向中國城，向廣場上眺望一下，近旁的一部份鋪着瀝青，中央有一個噴泉。過去是一個小公園，裏面有幾個花壇，幾棵蘋果樹；春天的時候，這幾棵蘋果樹盛開着美麗的白色花朵，秋天的時候，則長着紅潤的小蘋果，使人賞心悅目。

再過去，在噴泉的後面和綠樹的後面，有一所確定着廣場的全部面貌的建築。這是大劇院。劇場的

正面作古典式，雄壯的白圓柱頂上，蓋着一個三角形，再上面飛揚着古希臘的詩與音樂之神愛普盧的車輦和駿馬。這所優秀的蘇維埃歌舞劇院中所有的是優秀的演員和出色的樂隊。那用金黃和深紅的色彩裝飾着的六層的觀衆廳是座上客常滿的。

右面你可以看見一所比較樸素的建築，那是專演話劇的小劇院。俄羅斯的寫實主義派戲劇就是在這裏產生的。

在莫斯科市中心各大劇場中，你還可以找到有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該劇院離斯維爾德洛夫廣場不遠。它在以該劇場的名字爲名的通路上的一所不大高的建築中。

大家都知道該劇院的象徵：灰色的幕帷上一頭白色的海鷗。

除了劇場之外，莫斯科市中心還有許多博物院。在革命廣場上，有一所俄羅斯風的紅色的大廈——那是遵照史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列寧紀念館。它將在你面前展示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的創造者列寧的生活事業的鮮豔奪目和驚心動魄的形象。

假使你再向西南，走到戰前開始建設蘇維埃宮的地方，你還可以看見許多博物館，莫霍夫街上的文學陳列館、伏爾杭卡的普希金造型藝術陳列館、克魯泡特金街上的列夫·托爾斯泰陳列館。假使你走過莫斯科河上的橋，你就可以在拉符魯興斯克巷——克里姆林宮對面的一條幽靜的小巷——找到那有名的特列季亞柯夫畫苑。這裏收藏着傑出的俄羅斯畫家們的主要作品。

我們再回到斯維爾德洛夫廣場。轉向西，走進野味市場。不久以前，這裏沿着那鋪着石子的廣場的兩邊，排列着許多買賣野味、魚類以及其他食物的低矮的小店鋪。莫斯科市中心的這一處地方帶着內地的面貌，祇有聯邦宮及其精美的圓柱廳，使人想到這裏總究還是首都。

從前的野味市場，現在祇剩了名稱。小店鋪都已經拆去，在原來的地方，沿着那車水馬龍的瀝青大街道兩旁邊，新造了兩所巨廈。這兩所巨廈活生生地表現出了煥然一新的蘇維埃莫斯科的建築，右面你可以看見高大的蘇聯部長會議大廈，左面可以看見一所巨大而同時又輕盈的建築，那是「莫斯科」大飯店。

野味市場後面是廣大的騎兵教練廣場。從前這廣場是沒有的；從前這裏有許多鱗次櫛比的小屋子。現在這些小屋子都拆得乾乾淨淨了。

在這廣場左首，「莫斯科」大飯店角上的後面，你可以看見那聳起着金黃色的高塔尖頂的歷史，博物館的深紅色的建築，在這一所建築的後面，可以看見平坦的、高起的紅場和列寧陵墓的輪廓和聖華西里大寺院的一束圓頂。

再過去，騎兵教練廣場左面是克里姆林宮牆及其尖塔，牆根下從前流過那現在歸納在地底下管子裏的聶格林卡河的地方，展開着那綠蔭蔥蘢的亞歷山大花園。和你貼對面，在那廣大的廣場的深底，是十九世紀建造的古典式的騎兵教練廣場大廈。黃色的底子上排列着許多半圓柱。這大廈四十五公尺闊的樑

木沒有一根撐柱。當時這一建築曾經是工程藝術的峯巔。

廣場邊上右面，你可以看見圓形的大學圖書館和那兩所大廈中比較新的大學校舍正面。在大學校舍前面的美麗的臺階上，樹立着俄羅斯偉大學者羅蒙諾索夫的紀念像。俄羅斯的第一所大學，——莫斯科大學——就是由於這位大學者發起而創立的。離你很近的地方，有一個小花園，花園裏的樹蔭後面，可以看見這所古老的大學校舍的正面和肋形的圓柱和圓屋頂，——這是莫斯科最美的建築之一，是哥薩柯夫所建造和後來又被齊里亞第重造的。在這所建築前面的花園裏，在蘇維埃時代樹立了赫爾岑和奧迦列夫的紀念碑。這兩人都是該大學的學生，都是為他們所熱愛的祖國的光明的未來進行鬪爭的光榮戰士。

右首完全很近的地方，在蘇聯部長會議大廈角上的後面，展開了那漸漸高起來的高爾基大街。這條街擴大了許多，現在很難使人想到從前的鐵微爾大街了。大街的左面，起初還可以看見些高度各不相同的舊房屋，但是侵凌在它們之上的是蘇維埃年代所造的一所建築：中央電報局。這所大廈的玻璃的窗門很多，大門頂上裝着一個地球。大街的右面，有一大段完全是新的——這裏豎立着一所一所連綿不斷的大廈，這都是依照了統一的建設計劃所築造的。

高爾基大街已經使普希金紀念像超出了我們的視野之外。不久以前，這裏開過蘇聯全國各地贈送給史大林的禮物的展覽會。大街左首，普希金廣場後面，是革命博物館。離此不遠，在柴霍夫大街上，有一所建築，一九二〇年舉行第三屆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大會時，列寧曾在這裏作過關於青年的共產主義教

育的歷史性的演講。

再過去，高爾基大街和列寧格勒大道交叉。列寧格勒大道是世界上最寬的街道之一。這條街道由這裏通到「狄那莫」大運動場、中央航空港和希姆金內河航運站去的大道。那希姆金內河航運站上有許多汽輪船是航行到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中去的……

這樣，你從野味市場出發，像時鐘指針似的將各大廣場和各大要道環視了一周，你又看到了現代莫斯科的核心：蘇維埃國家的古老的但是永遠年青和經常在革新之中的心臟。

現在，在莫斯科市中心之後，再來看看城中其他區域和指出它們的特點。

莫斯科還殘留着地主貴族時代的許多遺跡。這些遺跡雖然散佈在全城，但是仍舊還是有集中得特別濃密的地方：那是在首都的西區，在亞爾巴特和克魯泡特金大街之間的地方。

這裏，在二十世紀初興築的房間衆多的大廈之中，你可以看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具有「貴族之家」的特色的建築，這些房屋中，有許多很小，甚至是木築的，但是都千遍一律地重複着——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地主貴族的府邸的容貌。莫斯科「帝國式」在這裏是數見不鮮的——圓柱、窗頂上的獅子頭、室內裝飾的花冠、零碎裝飾品上的家族紋章。這些獨幢的住宅中，有一部份現在住着人，有一部份設立了蘇維埃文化機關——兒童園、醫療院。

莫霍夫街上的巴塞柯夫府，可以作為莫斯科古老的貴族府邸的模範，這一所優雅的建築是十八世紀

俄羅斯名建築家巴任諾夫的傑作，現在是列寧圖書館的閱覽室的一部份。

列寧在發配西比利亞路過莫斯科時，曾在這以前的盧米揚采夫圖書館裏工作過。

現在蘇維埃時代，在巴塞柯夫府旁邊，爲了盡力發展圖書館而建築了些新的大廈。列寧圖書館是世界最大的藏書庫之一，是蘇維埃文化的強大的衛城。

在舊莫斯科取代地主貴族的統治權的商人，也有他們所心愛的「天然區域」。其中特別明顯的是莫斯科河對岸。在外貌上，這一帶有好多時候曾經好像是首都城內的一個縣城。現在在莫斯科河對岸各街道的外貌中，你可以找到還沒有完全消滅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時代的痕跡——兩層的樓房，附有供作開設店鋪和棧房之用的地方，並有長長的木柵欄，圍住着一個花園。

莫斯科河對岸商人區的面貌，早在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逐漸變化，有許多廠房和公寓建築起來了。

在蘇維埃時代，莫斯科河對岸區在新的基礎之上起了堅決的變化。各街道都鋪設了瀝青，興起了許多新的住宅和廠房，莫斯科河上架起了新的大橋，河底下鋪鑿了地下鐵道的隧道。莫斯科河對岸區成爲勞動的蘇維埃莫斯科的活躍區域。

今日的莫斯科河對岸區的特點是有許多學術研究所。這些機關散佈在該區內的許多大街小巷中，集中得特別稠密的是在莫斯科河對岸的卡魯加大街區蘇聯最高學術機關——蘇聯學術院——周圍。

卡魯加大街是莫斯科革新得最厲害的街道之一。它以帶狀的寬闊的瀝青路從花園環上的十月廣場繞

蜒地流到莫斯科河沿岸的列寧山，這裏大街和莫斯科河之間隔着一個山坡，山坡上築着房屋和花園。這一條長街上建築了許多新的大住宅，居民中特別多的是學術界的許多代表人物。

現在請看看莫斯科的工業區。

你可以乘電車到城西的紅區（克拉斯那亞·普萊斯尼亞）。那裏重重疊疊地堆積着三山紡織廠的廠房，這些房屋還是在革命前的時代所建造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紅區是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羅斯革命時代的革命鬪爭的沸騰的發源地。

在莫斯科東區，你可以去遊遊伊里奇關（以前是羅哥扎關），這裏附近有一所佔地非常廣大的「鐵刀與鎚子」煉鋼廠，這所工廠也是革命轉移下來的，但是已經完全改造過，而且擴大許多倍了。

莫斯科近郊還有別的許多重要的工廠：最大的製造工具的「佛萊席」（意為削截機）廠，「卡里勃」電機工廠，奧爾宗尼基子和「紅色普羅里塔利亞」車牀製造工廠……但是我們揀選工廠特別多的一個區域——莫斯科東南郊的列寧工業區。

你乘了那在戰時鋪設的地下鐵道的火車，走大約十五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達這遙遠的郊區。你走出「史大林廠」車站，——假使你稍知道些關於革命前莫斯科郊區的情形，——一定會大驚失色。

從前那裏聚集着歪歪斜斜的簡陋的小木屋，到處骯髒不堪，夜裏的時候，紅木柱上的熏煙的煤油燈發出微弱的光，——現在你看見是不同了：一列一列新的舒適的磚屋，清潔的瀝青上閃耀着汽車的光

澤，到處有學校、託兒所、診療所的招牌。在西蒙諾夫寺院的舊址上，你可以找到文化宮的新廈，這裏常常舉行演講、音樂會和演出。

這種新生活的核心是幾家蘇維埃工廠：史大林廠，「軸承製造廠」、狄那莫廠、「汽鍋製造廠」。你可以看見它們的鋼骨水泥和玻璃的敞亮的大廠房。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城市的「肺葉」——莫斯科人憩息的花園。

除了林蔭路和各區的小公園之外，莫斯科還有許多很大的文化宮和休息宮。最吸引莫斯科人的是高爾基文化和休息宮。這一個文化宮離開市中心比較不遠，在新的克里米亞橋附近，這裏從前本來是空地。

莫斯科河岸旁，有一所衛國戰爭時代蘇聯軍隊從德日兩國奪獲的戰利品的展覽會。

再過去一點點，就是中央文化休息公園了。

在相對的城市的另一極邊上——剛剛在那一條穿過市中心將你送到中央文化休息宮去的地下鐵道的另一終點上——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公園——「獵鷹」公園。莫斯科東部有「史大林」伊士瑪伊洛夫公園。

莫斯科北部還有一個德席爾靜斯基公園。和這公園相啣接的是全聯邦農業展覽會的領地。這一個區域將來完全將併入蘇聯學術院的植物園。

莫斯科人逐漸逐漸歡喜在夕陽西下的時候乘坐了汽車或者公共汽車到列寧山上去。這一個高崗在城市的西南，被河流一切爲兩。假使沿着那不易發覺漸漸高起來的卡魯加大街來到這裏，從列寧山上望下去時突然展開的景緻，似乎是出於意外的，因此也特別顯得迷人。從這裏可以看見這偉大城市的全景——那不僅能感動莫斯科人奇觀。

莫斯科——偉大蘇維埃國家的首都

陀顧金教授著

莫斯科——不但是俄羅斯民族的驕矜，而且也是蘇聯各民族的驕矜。在莫斯科，奠定了俄羅斯民族的文化基礎。莫斯科還在十月革命前就是革命運動的一個最重要的中心。十月革命勝利後，莫斯科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莫斯科成了新世界的心臟、勝利的共產主義的象徵、進步人類的旗幟。莫斯科代表着蘇聯各民族的團結和友誼。它象徵着蘇維埃聯邦的偉大和列寧——史大林思想的確切不移。蘇聯人民熱愛自己的莫斯科，因爲我們國家的一切道路都和它密切聯繫着；莫斯科代表着我們祖國的光榮歷史；蘇維埃人民在列寧——史大林黨領導下所達到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都跟莫斯科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這個光榮的城市、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就展開了進一步的、繁榮發展的、新的、廣大的前途。

社會主義的莫斯科還祇有三十年歷史。在這短短的歷史期間、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三十年內，莫斯科已經改變得難以認識了。它變成了一個美麗而完善的城市，它不斷擴展着、加強着，一天比一天更

美麗，鼓舞着蘇維埃人們的心靈。

莫斯科在蘇維埃政權三十年間的發展，是整個蘇聯的堅強生長與發展的明證。

史大林的莫斯科是蘇聯最大的工業和文化的中心。莫斯科——是列寧主義的堡壘，是最進步的人類思想、科學、文化及藝術的中心。全世界進步人們的目光都注視着莫斯科。

「請看，」莫洛托夫說，「我們那克林姆里宮上的五角星多麼安祥地閃爍着。它們的光輝照耀得多麼遼遠和堅定。有人說：莫斯科的每個角落都看得見這些星星。還有人說：幾乎蘇聯的每個角落都看得見它們。」克林姆里宮頂紅星的光輝「遠射到我們的國境之外」（莫洛托夫語）。

在克林姆里牆邊、那矗立着列寧之墓的紅場，對於每個蘇維埃人都是神聖的。

史大林的莫斯科為每一個蘇維埃人所熱愛、所親近。偉大的列寧曾經在這裏，在莫斯科住過和工作過。現在，在莫斯科居住着並且工作着列寧的後繼者——史大林，他領導着蘇聯人民的勞動和意志，為蘇聯共產主義的勝利而鬪爭。

*

*

*

*

*

由於慶祝莫斯科的八百周年紀念，對蘇聯首都的過去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莫斯科的歷史跟俄羅斯民族的歷史是分不開去的。俄羅斯民族在艱苦的鬪爭和緊張的勞動中創造了自己的歷史。

莫斯科建城已八百年了。它曾不止一次地擊退那企圖劫掠俄羅斯民族的外國侵略者的瘋狂進攻。

莫斯科的名字是跟對抗蒙古汗、對抗李伏尼亞騎士、波蘭貴族、立陶宛王公、克里米亞鞑靼人、突厥人以及對抗法國侵略者的英勇鬥爭相連的。莫斯科的名字是跟內戰及干涉時期蘇維埃人民爲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與獨立而作的英勇鬥爭相連的。莫斯科在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衛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無比巨大的。

莫斯科曾經是俄羅斯土地的聚集者，是建國的中心，在它周圍成立過中央化的俄羅斯公國。

公元一一四七年，俞利·陀爾高魯基公爵，符拉其米爾·莫諾馬赫之子，在其封地上建立了莫斯科城，成爲羅斯托夫——蘇茲達爾公國的城堡。有利的地形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促進了莫斯科的興盛。這個古羅斯托夫——蘇茲達爾公國的城堡逐漸超越了它的鄰國，在十四世紀初葉成爲整個東北俄羅斯公國的中心，而在十六——十七世紀成了「帝都」，歐洲最大城市之一。

還在十三世紀時，莫斯科已是一個鞏固的城市，它掌握着從奧卡河及伏爾加河之間的南方草原通來的道路。

在伊凡·唐尼洛維奇·卡里達時代，莫斯科迅速繁盛起來。伊凡·卡里達在公元一三二八年將大公的王位從符拉其米爾城遷到莫斯科。從這時候起，俄羅斯公國開始在莫斯科周圍集合起來。十五世紀時，莫斯科周圍的俄羅斯土地的合併過程結束了，成立了一個統一的、中央化的國家。莫斯科從個別公國的首都變成了俄羅斯民族的國家中心，變成了俄羅斯國家的首都。

防禦外寇的侵略是加速組成俄羅斯民族國家的原因之一。莫斯科成爲爭取國家自由、團結和獨立的中心了。

外敵入寇俄羅斯土地的威脅，加強了俄羅斯人民在最強大的莫斯科公國周圍緊密團結的意志。這種團結是在對俄羅斯國家的一切敵人作殘酷鬪爭的條件下實現的。

在俄羅斯人民所遭遇的最嚴酷的試煉中，在他們與外敵的鬪爭中，莫斯科始終站在最前列。

公元一三八〇年九月，莫斯科公爵季米特里·董斯柯亦率領英勇的俄羅斯軍隊在頤里柯夫戰場上迎頭痛擊馬伊的二十萬大軍，奠定了解脫韃靼的霸權和束縛的基礎。

隨着俄羅斯國力的增強，莫斯科漸漸鞏固和擴大起來，它的外貌也不斷改變着。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先後建造了克林姆里宮牆和宮塔、阿爾罕格爾·勃拉戈魏興斯克及烏斯賓斯克諸寺院、新的拱頂稜石宮，而在伊凡四世時期，俄國建築師波斯尼克和巴爾馬建造了俄羅斯建築藝術的壯麗典範——紅場上的華西里勃拉任納寺院。

爲了抵禦外敵，莫斯科加強了城防：這裏建造了石頭的中國城，以保護它的東面。伊凡四世的後裔們則建造了第三道城堡，它沿着今天的林蔭道形成一個半圓形，叫做白城。不久又建造了第四道城堡——土壘——計長十四俄里。

莫斯科的對外政治意義也迅速增長起來。「對於夾在韃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間的莫斯科公國的存在幾

乎不加注意的歐洲，由於它的東面突然出現一個大國而大為吃驚。」（馬克思）

在十七世紀對抗波蘭貴族和瑞典封建王公的鬪爭中，莫斯科是一個中心，它周圍團結了俄羅斯民族的一切力量以保衛祖國的獨立。當一六一〇年九月波蘭佔領者（其中有不少德國人）向莫斯科進軍時，莫斯科人會號召俄羅斯民族起來反對外國侵略者。「和我們一起，團結一致，對抗我們的和你們的共同敵人。」——當時他們在文件上這樣寫着。一六一二年由米寧和波薩斯基領導的國民軍迎頭痛擊了干涉者，把他們逐出了莫斯科。

莫斯科紅場上至今矗立着這兩位俄羅斯愛國者的紀念像，其上刻着簡短的詞句：「謹向米寧公民及波薩斯基公爵致謝。」

由於干涉軍的劫掠，俄羅斯國家的首都受了嚴重的損害；克林姆里宮及許多寺院都遭受洗劫，莫斯科的許多地區被焚燬和破壞了，國庫空虛了。雖然如此，莫斯科開始迅速醫治創傷，不久就重新成爲俄羅斯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十七世紀的莫斯科是全俄羅斯市場的中心，它和全國各地都保持着經濟的連繫。同時莫斯科也成了俄羅斯文化的中心。一六八五年在莫斯科開辦了斯拉夫——希臘——拉丁科學院，後來偉大的俄羅斯學者M·羅蒙諾索夫就是在這裏面求學的。

莫斯科的民衆不但在保衛國家防禦敵寇方面，而且在反對國內壓迫者的鬪爭中也起過巨大的作用。

莫斯科的反封建運動在十七世紀中葉達到了特別廣泛的規模。這清楚地表現在一六四八年和一六六二年的莫斯科二次起義中。

在這時期莫斯科已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首都，這民族能夠保衛自己的獨立，擊退和粉碎外國侵略者，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確立起俄羅斯國家的旗幟。

公元一七一三年彼得一世時，俄國首都曾遷至彼得堡，而莫斯科成了「陪都」。但它仍舊是國內最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自十八世紀下半期起，商業關係開始在俄國廣泛發展。莫斯科在商業方面佔據國內的首位之一，這可以拿商業資本的增長來證明。隨着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莫斯科的居民也增加了。到十八世紀末葉，它已達到十七萬五千人，其中農奴及商人佔百分之七十五。舊的、王公的莫斯科逐漸變成貴族的、商人的、平民的莫斯科，以便後來讓位給資本主義的莫斯科。

在十八世紀，莫斯科起着巨大的文化的作用，並且成為俄羅斯各地所創造的文化寶藏的匯集中心。莫斯科建築師創立了流行全國的俄羅斯民族的建築風格。

一七五五年由於偉大俄國學者羅蒙諾索夫的倡議，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所俄國大學，它不久就成為俄國文化的中心。

俄羅斯人民唾棄貴族和商人們的崇拜外國文化的奴隸性，他們熱愛莫斯科，因為它是民族光榮的保

存者。人民對祖國及其首都的這種摯愛特別明顯地表現於歷史考驗的時期。在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中，當拿破崙軍隊進攻俄國時，俄羅斯人民及莫斯科的居民表現了無比的英勇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在莫斯科城下，米哈伊爾·庫杜淑夫所率領的俄羅斯軍隊給了拿破崙的軍隊以致命打擊。鮑洛庭諾一戰預定了拿破崙的潰滅，粉碎了他的獨霸世界計劃，不但決定了俄國及其民族獨立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歐洲各國的命運。

敵人很快就被逐出了莫斯科和俄羅斯。莫斯科迅速地復興了，正如十七世紀時擊敗波蘭侵略者以後一樣。一八一二年後，莫斯科作為俄羅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最大中心而發展着。在莫斯科大學的校牆內出現了一系列光榮的進步思想界的代表：恰阿達葉夫、別林斯基、葛蘭諾夫斯基、斯丹蓋維奇、蓋爾情、奧加廖夫等等。對於他們之中的每一位，莫斯科都是像偉大祖國的心臟一樣寶貴的。

「在所有的俄國城市中，」別林斯基寫道，「莫斯科是真正俄羅斯的城市……是富有歷史回憶、留着神聖的古代遺跡的城市，而且在任何地方，俄羅斯的心臟都沒有像在莫斯科這樣劇烈地、這樣歡樂地跳動……單單一個克林姆里就足以鼓起如何強烈的、生動的、崇高的印象！在它的神聖的牆垣上，在它那高高的尖塔上流過了好幾世紀。我簡直無法說明，當我瞥見克林姆里時心中引起的那種感情。它們的形象使我沈溺在甜蜜的冥想中，引起我的虔誠的感覺。」

莫斯科大學的畢業生中，有這樣的世界聞名的科學家，例如被稱為「俄國生理學之父」的謝巧諾

夫，著名的自然學者，唯物論者和革命家季米里亞席夫·尼古拉·樹柯夫斯基——世界最大科學家之一，曾被列寧稱爲「俄國航空之父」，現代氣體力學及飛行理論的創立者。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當六十年代的改革之後，莫斯科變成了一個有百萬以上人口的巨大工業都市。一八八二年莫斯科計有三十萬僱傭工人；工人及其家屬約佔莫斯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舊的革命前的莫斯科有一種叫人吃驚的對照。在銀行、公司、商店的大廈旁邊，和商人及資本家的漂亮住宅並排，蜷縮着簡陋的小屋、骯髒的貧民窟。大部份工人在資本主義的莫斯科的條件下註定了貧困的命運。莫斯科的商人和資本家不能也不願解決整頓城市的任務。

史大林在十七屆黨大會的報告中說：「貧民窟，或所謂城郊的工人區，是資本主義國家大城市的必然的標記，這種所謂工人區，其實就是一堆黑暗、潮濕、半爛的房子，那裏面住着無產者，他們整天迴轉在骯髒污臭之中，咀咒着命運。蘇聯的革命使我們國內消滅了貧民窟。代替它們的是新建的優美而敞亮的工人住宅區，而且，在我們的城市裏工人住宅區常常比中心區更漂亮。」

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莫斯科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還在十九世紀時，莫斯科就和彼得堡一同成爲革命的社會民主政黨的發源地。

九十年代時，莫斯科出現了最初的工人革命小組，而在一八九四年，當列寧來到莫斯科後，就成立

了第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名為莫斯科「工人聯盟」。這個組織像列寧在彼得堡建立的「工人階級解放鬪爭聯盟」一樣，在工人羣衆間展開積極的活動，領導他們的反專制鬪爭。列寧在莫斯科的非法工人集會上發表演說，領導他們對反動民粹派的鬪爭。一八九四年莫斯科工人第一次慶祝了五一節。

莫斯科的社會民主黨給了革命運動以決定性的影響。一九〇〇年二月底列寧的來到莫斯科，對於建立和鞏固莫斯科社會民主組織有極大的作用。

莫斯科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史上寫下了最光榮的一頁。一九〇五年一月，為答覆沙皇對彼得堡工人的野蠻屠殺，莫斯科工人宣佈了罷工。莫斯科工人的組織性與日俱增着。當時有杜勃洛文斯基、尼古拉·包烏曼、謝姆里亞契卡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委員會，曾展開巨大的組織和宣傳的工作。

列寧在評價一九〇五年莫斯科無產階級的鬪爭時指出：「莫斯科的革命事件，這是大雷雨前的第一下閃電，它照明了新的戰場。」

在革命浪潮洶湧的環境中，一九〇五年十一月成立了莫斯科市工人代表蘇維埃，它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成爲武裝起義的機構。

莫斯科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所表現的果敢精神，紅區守衛者與沙皇軍隊激戰十日的空前英勇，將永爲後世所不忘。

列寧論及俄國第一次革命中莫斯科工人的英勇精神時指出道：「莫斯科工人的永誌難忘的英勇行為，給了俄國勞動大眾以鬪爭的模範。」

第一次革命的失敗是暫時的。反動派的勝利是不久的。布爾什維克不會停止一天對沙皇政權和資產階級的鬪爭。這個鬪爭是由列寧和史大林領導的。

一九一二年，史大林曾兩次來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寫成了「五一萬歲！」的文告，號召工人們起來推翻沙皇專制政體，而同年二月裏他又到莫斯科來與布爾什維克聯繫並領導他們。

莫斯科市，它的工人階級及其領導者——布爾什維克們——在推翻沙皇政體的鬪爭中的功績是偉大的。一九一七年一月和二月裏，莫斯科布爾什維克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和政治性罷工。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血的星期日」一周年紀念，莫斯科三分之一的工人都罷了工。社會民主黨莫斯科委員會在特維奧林蔭道上組織了二千人的示威。二月裏，莫斯科的罷工運動加強了，在莫斯科街道上時常發生工人和警察的流血衝突。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彼得堡和莫斯科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豐富經驗武裝着的莫斯科無產階級，在推翻沙皇之後，走上了新的階段——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鬪爭的階段。

一九一七年八月，莫斯科無產階級為抗議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召開反革命的「國事會議」，宣佈了罷工，因而粉碎了反革命力量的計劃，當時史大林寫道：

「莫斯科的革命無產階級萬歲！」

讓我們莫斯科同志們的聲音發得更響些，使一切被壓迫被奴役的人們聽了歡喜吧！

讓全俄羅斯都知道，世界上還有人準備用胸膛來保衛革命的事業。

莫斯科罷工了。莫斯科萬歲！」

緊隨着彼得格勒，莫斯科也發動了十月武裝起義。經過流血的戰鬥之後，紅衛軍和革命的士兵佔領了克林姆里宮，解除了軍官們和士官生的武裝，在古老的克林姆里宮上高高懸起了勝利的十月革命的旗幟。

* * * * *

莫斯科生存了八個世紀。但直到「十月革命之後莫斯科才開始真正的歷史。它像一面鏡子一樣，反映了社會主義給勞動者帶來的巨大變化。祇有工人階級才能把莫斯科這樣的「大村落」、地主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堡壘，變成新的、巨大的、日益繁盛的社會主義城市」。（謝爾巴柯夫語）

隨着十月革命的勝利，莫斯科展開了新的新生活，變成了新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莫斯科。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府遷駐至莫斯科。從此莫斯科就成為偉大蘇維埃國家的首都。

十月革命勝利後，莫斯科——這個光榮的城市。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走上了新的

道路、繁榮和發展的道路。

在內戰和外國干涉的時期，莫斯科的工人們表現了偉大的英勇和犧牲。莫斯科工人是對抗外國干涉軍的先鋒，也是共產主義的星期六額外勞動的發起者。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五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這是第一部蘇維埃憲法，其創擬人就是列寧和史大林。

由於戰勝白衛軍和干涉軍的結果，蘇維埃人民得以開始復興經濟。還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列寧就在莫斯科市蘇維埃大會上指示了廣泛的復興工作的計劃。在復興時期的最初幾年，莫斯科市內大規模展開了住屋建築工程，主要是工人的住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卅日在莫斯科第一屆全俄蘇維埃大會上，根據史大林的報告通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的宣言。

在蘇維埃政權時期，莫斯科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像整個國家一樣，莫斯科完全改造過了。莫斯科成爲最大的工業中心。新的工廠、工場、革命前莫斯科所沒有的工業部門、新的科學研究機關和學校、劇院和俱樂部、圖書館和博物館——這一切決定了今日莫斯科的面目。

首都的勞動者是全國的偉大改造工作和創造工作的先鋒。在蘇維埃政權時期，尤其在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時期，莫斯科不但向全國各地送去機器、車牀和各種設備，它還經常對各地經濟、科學、文

化、藝術和文學的發展給予協助。對大規模的工廠建築及全民性的工程，莫斯科終是慷慨給予技術幹部和熟練工人的援助。

在史大林五年計劃時期，莫斯科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真正工業堡壘。莫斯科建造了許多最新配備的工廠；它們生產着最完善的機器、車牀、和其他生產工具。

在史大林五年計劃時期，莫斯科工業的總產量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二十一倍。如果一九一三年時，重工業和機器工業在莫斯科工業中僅佔百分之十，那末在一九三八年它已增至百分之四十二·五了。

莫斯科有許多澈底技術化的龐大工廠，如史大林汽車工廠、卡岡諾維奇軸珠工場、庫壁希夫電力廠、「鑛斧」鋼鐵工場；機器製造工廠如：「紅色無產者」、「卡里勃爾」、「佛萊塞」、「沙蒙托奇卡」；新型的電氣技術工廠如：「狄那莫」、「電氣器具廠」、「普洛席克托爾」等。輕工業和紡織工業也有了巨大的增長。

變莫斯科為蘇聯的巨大工業中心，是史大林的首都重建計劃的基礎。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聯共（布）中央全體大會通過了莫斯科的重建計劃。一九三一年夏天，在擬製莫斯科重建計劃的過程中，史大林給了原則而詳盡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公佈了蘇聯人民委員會及聯共中央的決定——重建首都總計劃。這個計劃在幾個五年計劃期內，到衛國戰爭爆發為止，已經實現了一大半。總計建造了六百餘萬平方公尺的新屋而

積，鋪築了五百萬平方公尺以上的馬路和行人道；莫斯科河運河鋪築了五十三公里長的花崗石岸；開鑿了長達一百二十八公里的莫斯科——伏爾加運河；莫斯科河上建造了美麗的新橋樑。到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地下鐵道的兩條路線已告完工，而衛國戰爭時開始建造第三條路線了。地下鐵道各線的長度達四十公里。

在一九三五——四〇年間，莫斯科市內新建了蘇聯部長會議大廈、「莫斯科」旅館、國立列寧圖書館新廈、紅軍中央劇院、恰伊柯夫斯基音樂廳、三百九十一所校舍、無數公寓和新式住宅、許多文化宮等。莫斯科充滿了政府機關、科學機關和學校的大廈。城市的面積從一九一三年的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一公頃增加到一九四六年的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三公頃。電車路線網幾乎擴大了一倍。無軌電車的路線長達二百十四公里。

卽在最艱苦的衛國戰爭時期，史大林也不曾放鬆莫斯科的重建工作。一九四六年史大林命令開始敷設沙拉托夫——莫斯科的煤氣管。這項工程到一九四六年基本上已告完成，現在它每天供給莫斯科居民一百萬立方公尺以上的沙拉托夫煤氣。

希特勒德國的背信進攻，中斷了蘇聯的和平建設，蘇聯人民一致起來保衛祖國的自由和獨立。

一九四一年十月，戰線逼近了莫斯科。法西斯統帥部把三十多個精選的師團投向莫斯科來。蘇聯的

首都還受了致命的威脅。在這艱苦的日子裏，莫斯科的勞動者奮起保衛親愛的首都。在極短的期間莫斯科周圍就形成了一條堅固的防線。歷史永遠不會忘記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紅場上的檢閱，當時在史大林的鼓舞下，戰士們和指揮員們懷着堅定的勝利信心從紅場直接開往前線去。

蘇聯軍隊在莫斯科城下的大勝埋葬了關於德軍無敵的神話，粉碎了法西斯閃電戰的計劃。

莫斯科在抗敵事業中作了巨大的貢獻：單在戰爭的最初五個月就有數十萬莫斯科人，其中約有十餘萬名共產黨員投入蘇軍。五十萬以上的首都居民參加建造城防工事。莫斯科勞動者不論在前線或後方都站在最前列。他們對於勝利的事業起有偉大的作用。雖然許多大工廠已撤退到後方去，莫斯科仍舊每天增加着前線的供應。

黨和政府都非常重視莫斯科勞動者的英勇業績。約計五百名莫斯科人獲得了崇高的「蘇聯英雄」稱號，六十二名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數萬莫斯科人獲得了各種蘇聯勳章和獎章；一百多萬人獲得「保衛莫斯科」獎章和「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衛國戰爭中英勇勞動」獎章。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蘇聯各民族熱烈慶祝戰勝法西斯德國的勝利節。莫斯科紅場上的勝利檢閱正式宣佈了蘇聯大功告成，而法西斯德國壽終正寢。蘇聯人民重新開始和平的創造的勞動，開始實行戰後五年計劃。

莫斯科的工業在新五年計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首都的機器製造工業、汽車製造業、電氣工業將特

別加以發展，同時輕工業也將有很大的增長。莫斯科工業的總產量到一九五〇年要比戰前水準約增百分之卅。

在實行戰後五年計劃的鬪爭中，莫斯科勞動者已經從自己的行列中提拔出成千的新人——社會主義競賽的先進者、勇敢的技術革新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七日，在二十屆莫斯科市蘇維埃大會上根據波波夫的報告，通過了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復興及發展莫斯科市經濟的五年計劃。這個計劃是實現史大林的莫斯科重建總計劃的新階段。

在新五年計劃中，莫斯科將建造三百萬平方公尺的住屋面積和大量的公共大廈。如此大規模的新建築工程使莫斯科中心區的馬路幹道可以大規模地改造，可以劃分新的市區，造成新的市容。

莫斯科是蘇維埃國家的政治中心。聯共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就設在莫斯科。蘇維埃政府也在莫斯科。黨大會和黨會議、蘇聯最高蘇維埃及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都在莫斯科舉行會議，以決定蘇維埃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

蘇維埃人民所建立的新的社會和國家制度，使蘇聯各民族能够在文化建設方面和科學發展方面達到極大的成就。科學、藝術和技術的成就已成爲全體勞動者的財產。

莫斯科是進步的蘇維埃科學、文化和藝術的中心。莫斯科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的所在地，珍藏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奠基人的手稿，刊行他們的著作。一九三六年，列寧中央博物館在莫斯科開放了。

蘇維埃科學的大本營——蘇聯科學院及其屬下的許多科學研究所在莫斯科進行着工作。祇在一九四六年科學院所出版的書籍刊物要比它在革命前的全部生存時期多十四倍。在莫斯科進行研究工作的還有十月革命後成立的農業科學院（擁有十二個科學研究所）、建築學院、藝術學院、教育科學院、醫學院（屬下有二十五個科學研究所）。

有四十種具有全蘇意義的報紙在莫斯科出版；其中的大報如「真理報」和「消息報」具有世界的意義。在莫斯科出版的還有許多權威的、黨的、科學的、文藝性的雜誌，研討理論和政治問題，以及文化、科學和藝術等問題。

在蘇聯的權威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的主動下，莫斯科成立了全蘇政治科學知識促進會。在說明這個會社的宗旨時，蘇聯科學院院長伐維洛夫強調它得做一個把真正的、高級的、先進科學自專家們普及於人民的介紹者和傳播者。

莫斯科在革命前一共有八十個圖書館，社會主義的莫斯科擁有二千二百五十三所，收藏圖書達六千四百零八萬冊；其中大的有全蘇列寧圖書館、全蘇歷史圖書館及其他。如果魯米揚采夫圖書館（目前改

稱蘇聯國家列寧圖書館）在革命前五十五年的全部存在時期內收藏的圖書祇有一百萬冊多一點，那末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該圖書館的經費即增加好幾倍，目前收藏的圖書總計已有一千萬冊以上了；在一九四六年該圖書館十處閱覽室的讀者人數達一百二十萬以上，借閱的圖書在五百萬冊左右。在莫斯科有六十個圖書館是科學和文化啓蒙工作的最重要的工具。莫斯科特烈季雅柯夫畫廊是俄羅斯文化的驕矜，收藏着卓越的俄國藝術家的傑作；在蘇維埃政權時代，畫廊的經費增加了許多倍。一八九二年時收藏的藝術作品祇有一九〇二件，目前這幾年已增加到三千了。

十月革命前莫斯科有二十所大學；現在蘇維埃的莫斯科已約有一百所大學和一百二十四所職業中學。有無數青年技術人才是在莫斯科養成的。莫斯科的洛莫諾索夫大學——這是俄國最老最大的學術科學中心之一——設有十二個學系、一五六個學科、一一六所實驗室、二座博物館、六個科學站、以及植物試驗場和十所科學研究所。在莫斯科的學校中就學的兒童和少年達五十九萬六千。

莫斯科文學的過去和現在都是光輝的。偉大的俄羅斯詩人普希金的創作是和莫斯科緊密聯繫着的。葛利鮑葉陀夫的天才的喜劇「聰明誤」在莫斯科作成。別林斯基在莫斯科開始自己的文學活動。俄國和世界文學中的三個偉大名字——托爾斯泰、契霍夫、高爾基都和莫斯科有關。蘇維埃時代最傑出的天才橫溢的詩人符拉其米爾·馬雅柯夫斯基，他的天賦也是在莫斯科開展的。自蘇維埃政權成立的第一日起，莫斯科就成爲國家文學生活的中心。蘇維埃政府非常重視蘇維埃作家的活動，把史大林獎授予七十

八部作品，其中約有四十部是莫斯科作家創作的。

我們偉大的國都是高度的戲劇和音樂文化的中心。首都擁有三十所以上劇場，領袖劇場如國家學院大劇場、小劇場、莫斯科高爾基藝術劇場及其他，莫斯科的劇場在藝術上的造詣是極高的。莫斯科是以自己的音樂氛圍自豪的。莫斯科國家音樂院是蘇維埃音樂藝術的中心。成千成萬的蘇維埃人到莫斯科的劇場、音樂廳、運動場、文化休息公園、電影院和其他的文化機關觀賞散心。

從這些簡短的敘述可以看出莫斯科作為先進的蘇維埃科學、文化、藝術中心的作用了。

資本主義國家的首都都是非人地剝削和壓榨勞動者的中心，那裏資產階級文化用厭世思想的毒素來毒害羣衆。

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莫斯科是解除了任何剝削的，一律平等的，蘇聯各邦人民底政治和文化發展的中心，是最先進的、人民友愛自由獨立的史大林思想的中心。莫斯科是蘇維埃人創造力的集中表現。

「莫斯科」像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底象徵響遍了全世界的角落。莫斯科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光榮的首都。全世界最優秀人們的思想、希望、期待都嚮往着社會主義的首都。莫斯科是一切進步的民主力量同帝國主義的反動集團鬭爭的中心。

莫斯科住民正在每天達成新的生產成功，準備有價值地迎接偉大的十月紀念日。

莫斯科建都八百週年紀念日是蘇聯各邦人民普天同慶的日子。莫斯科紀念慶祝大典的全民性質是蘇聯各邦人民精誠團結，如兄弟般地相親相愛的新的明證——這是蘇聯力量的偉大根源。

莫斯科的大門

S·加林著

莫斯科有十個火車站。一百次長途火車每天運到首都和運往蘇聯各邊地的，平均約十二萬人。把首都和周圍一百公里以內的各城市和居民區聯繫起來的近郊火車，一晝夜運載數十萬人。莫斯科是世界上最大的鐵路交接點，站在偉大的道路接合之處。這些道路通達遼遠的海洋、永遠凍結的地方、亞熱帶，通往高山和沙漠，達到西歐的邊境和遠東各國的國界。

庫爾斯克車站有從克里米亞和外高加索來的旅客。莫斯科是寒冷的，可是旅客的手中拿着鮮豔的玫瑰——因為他們來自的那地方，南方的熱烈的太陽正在照耀着。列車經過喀山車站到遠東，中亞細亞各共和國，你在喀山車站上會遇見褐色的烏茲貝克人、土克曼人、達吉克人。從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伏爾加河流域的各城市來的火車，進了基輔和巴維列茨車站的月臺。白俄羅斯的車站被稱爲「走進歐洲的大門」——有許多直接的列車就從這裏走向西歐的邊境。

現在，當莫斯科這偉大的城市擴大了數十公里的時候，大多數的車站處於首都的中部。所以嚴格說來它們都是站在邊境和關隘上的大門。老莫斯科的車站不適於供應來往旅客的洪流。所以在蘇維埃政權

的年代中，大多數的「城市的大門」都經過改建或者重新建造。

例如有兩個互相對着面的車站——列寧格勒車站和喀山車站，就是這個樣子。這兩個大建築是不同的，好像兩個時代一樣。列寧格勒車站的建築是過去尼古拉車站的建築，小一些，沒有顯著的特色。

喀山車站正相反，這是莫斯科最新的車站，根據蘇聯優秀的建築大師、科學院會員舒謝夫的圖樣，在革命以後建築完成的。

大家都知道，像列寧墓、莫斯科大旅館、以及其它許多莫斯科、列寧格勒、塔什干、第佛里斯、薩拉托夫等城的建築物，這些創造都出自舒謝夫的設計。

列車從這個車站開往東方，穿過了韃靼里亞、巴什基里亞，在卡薩赫斯坦的曠野上飛馳着，在土克曼和烏茲貝克的百花怒放的山谷中和棉花田里飛馳着——向遼遠的卡士比亞和帕米爾的山麓駛去了。也許很難再找出一個大建築物，能把蘇聯各民族的民族建築樣式的最好模型這樣鮮明地再現出來了。

在喀山的古城，在許多古代的紀念碑之間保存着蕭姆白基塔，高七十五公尺，建築於十七世紀。許多韃靼的民間傳說與這個塔都有關係。在喀山車站的尖頂的塔上，舒謝夫改造了蕭姆白基塔的基本的主題，用這去表現出把莫斯科同東方聯繫起來的思想。整個車站的構形就滲透着這種主要的思想。

俄國的大藝術家們——貝努阿、庫斯道季耶夫、蘭沙勒、和建築家們共同創造了這所大建築的外形。不久以前舒謝夫非常注意他的這一精心作品。喀山車站戰後已經大加修理。反映祖國最近所經歷的

大事的壁畫剛剛畫完。當你走進那容數千人的大廳時，就可以看見藝術巨匠的新作品，蘭沙勒的不朽的繪畫。

有七公尺高的穿古代甲冑的武士像。威風凜凜的巨劍刺透了在投降的法西斯旗子上蠕動的卍字蜘蛛。兩側用金字寫着蘇聯五個英雄城的名字和歐洲五個被蘇軍解放的首都的名稱。對面有一個也是這般偉大的婦女像，肩上放着一個小孩子在花間緩步。這是高傲而英勇地走向自己美麗未來的、祖國的寓言式的表現。

修復過的壁畫、天花板畫、彫塑裝飾、都附加了新的繪畫。英雄勞動的主題、各民族的史大林友誼的主題，五光十色的蘇聯自然富源都被藝術家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中。

這個車站是莫斯科最好的車站，不僅就外表的構形上來說。他的文化生活設備、兒童候車室、馳名莫斯科的一年四季培養花木的溫室，——證明着對旅客的真正的關心。這一個宮殿般的車站便是莫斯科的偉大的東門。

莫斯科的大門——這不僅僅是一個車站，而且也全是大鐵路的交接點，包括着首都的地下鐵道。十個車站中有七個互相連結着，並且也用地下鐵道的路線同城市接連着。八個車站之間經常行通着環形的電氣火車。

莫斯科的鐵路交接點是鋼鐵大圓圈，雙層地圍繞着莫斯科。對於那舊有的連接着一切從莫斯科輻射

出去的路線的環狀鐵路，又加上了一條「大圈子」——第二個環狀的鐵路。這個接合點的修建甚而戰時也沒有停止過。現在從莫斯科出發的火車有許多是由電氣機車開動。不久全交接點都要電氣化的。

到五年計劃完結的時候，近郊的各線將每天通行數百次的列車，運送許許多多的旅客。在新的五年計劃中，對於莫斯科鐵路交接的發展上支出了七萬萬盧布。

莫斯科各車站的廣場也正在修理。白俄羅斯、爾舍夫、庫爾斯克、基輔、巴維列茨各車站的廣場變得更寬大，更便於汽車的往來。車站將重新建造而且大大地放寬。

近數年來，在莫斯科也建造了一個同樣巨大的北港航站，輪船由這裏順着莫斯科伏爾加運河駛行，另外還有一個中央飛行站的旅客站，每天有數百架的飛機飛往蘇聯各邊地與國外。

莫斯科——伏爾加運河

S·莫羅索夫著

莫斯科的河岸港口籠罩着一片春天的景象。陽光剛剛把最後的冰塊融化了不久，急流衝洗着荒涼的河岸，但河水已經在河床上流動，在停泊的地方聚集了許多船隻。這裏可以看見許多滿載着各種各樣不同貨物的輪船和木船。沿着搬運裝置，人們在把鹽巴起運上岸——這是從伏爾加下流兩岸運到莫斯科來的。起重機從水裏拖起大木料——這是由莫洛加河兩岸漂到首都來的木筏。電氣運貨車沿着瀝青的堆貨場飛跑着，由停泊所把雅羅斯拉夫運來的汽車輪胎和基尼希瑪運來的化學品運到港口的堆貨棧。由阿斯特拉罕來的冷藏船的船裏起出了新鮮冰凍的魚。在旅客碼頭旁一隻快船正準備開往高爾基城。

蘇聯首都的河運量是既豐而又廣泛的。莫斯科的北、西、南三個港口的停泊所共有幾十公里長。在十二——十五年以前，莫斯科被認為是一座「陸地」城。

蘇聯首都的新的地理與它的新的歷史以及那些偉大的變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些變革給古老的八百年的俄國都市的生命中帶來了新的蘇維埃制度。

莫斯科在十月革命後之飛快的經濟發展及其人口的不斷增加，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已經嚴重地提出了

城市的飲水供應問題。一九三一年莫斯科每天所需要的水量比一九一七年多了三倍。當時估計，再過六年，即一九三七年，每天水的消耗為六千萬桶，即等於莫斯科河每晝夜的產水量。

當時，一九三一年，蘇聯政府就根據史大林的創議，決定建設一條連絡莫斯科河與伏爾加河的運河。一九三二年在未來運河的路線上展開了工作，過了五年之後——在一九三七年，運河就鑿成了。

從伊凡科沃村，這裏伏爾加的河床用大堤堵了起來，到莫斯科開闢了全長七百二十公里的深水航路。沿運河建設了二百多處主要的建設：堤、水門、水閘（即筒站）水力站、貨運碼頭、客運碼頭、鐵路與公路橋樑、隧道。運河經過地帶的兩百多個居民區都遷移到了新的地方。在全部建築上用了二億多立方公尺的泥土和三百一十萬個水泥與鋼骨水泥的工程。

運河的建設使莫斯科河增加了四倍的水量，在城市部分的水位增加三公尺，這樣解決了水的供應，也解決了巨大的運輸問題。伏爾加河上的船隊沿着運河開到首都來了。同從前莫斯科與伏爾加河主要港口高爾基城連絡的那條彎曲而淺水的路線比較起來，新運河縮短了莫斯科與高爾基之間的距離達一百一十公里。

從莫斯科——伏爾加運河開鑿之日起到現在已將近十年了。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航政局長謝馬金對蘇聯情報部的通信員發表談話稱：

十年前首都航政局所有的總航線不過八百多公里。現在它已經超過了一千七百公里。這種巨大增長

之成爲可能是由於過去十年來在伏爾加河上實行巨大建設的結果。在戰爭前夜，在伏爾加河上的烏格里奇城和謝爾巴科夫城（從前的雷賓斯克）建設了兩座水力站的大堤，由於這個堤的關係，水位增高了二十公尺。在流入伏爾加河的謝克西那河和莫洛加河之間的低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雷賓斯克蓄水地。流入伏爾加河上游的許多小河都可以航行了。經由運河和伏爾加上游開闢了一條從莫斯科到高爾基、史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的深水航路。雷賓斯克蓄水地用馬林堤防系統把西北河流域同列寧格勒聯繫了起來。莫斯科與列寧格勒之間的水路縮短了一百一十公里。

由於新航路的出現，自然，貨物的航運也就發展起來了；由一九三七年的二十九萬噸增到一九四七年所計劃的二百三十五萬噸。在同一時期內旅客的載運量由一百萬人增加爲四百萬人。

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河道運輸成了編組在莫斯科經濟中的重要部門。在戰時它起過非常重大的作用，當時，由莫斯科用船隻撤退了許多的企業。

在一九四七年慶祝莫斯科——伏爾加運河航行的時候，開始開闢連絡莫斯科與蘇聯其他城市的新航線，在雷賓斯克蓄水地開闢新的旅客航線。港口和碼頭都設有起重機、搬運裝置、電氣運貨車。

與成千成萬的蘇聯水手一起，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航政工作人員也參加社會主義競賽，爭取提前完成貨運計劃，以迎接十月革命的三十週年。

在莫斯科市立少年先鋒宮

V·菲爾索夫著

在一九三六年爲莫斯科的少年先鋒隊員和學童開辦了一所市立少年先鋒宮。

在精美的先鋒宮裏在有經驗教師的指導之下兒童深究在學校中所習得的學業，發展自己在科學、技術、藝術方面的才能，從事體育，愉快而明理地消度餘暇。

蘇聯政府每年對於莫斯科少年先鋒之家的的工作花費三百萬盧布。這筆款子可能供應二十萬十歲至十四歲的學童的需要。

少年先鋒宮的工作是異常繁雜的。不久以前此地剛結束了研究莫斯科市歷史及其企業的少年先鋒小隊的查閱工作。十二個少年先鋒組織被頒予頭等獎金，並因他們所作的專論而獲得獎狀。

今年夏天如往年一樣，少年先鋒宮在「探測自己的地區」的口號下組織了青年鄉土學者旅行隊，學童研究植物界、動物界、自己的地區、城市、州的歷史古跡，記錄老年人的故事和回憶等等。這種旅行隊不但具有知識上的意義，並且使兒童習慣於自我處理的良好習性（準備食油，搭築小屋等）。

三年以前少年先鋒宮組織了莫斯科青年歷史家協會。協會的創辦人兼會員是在全莫斯科競賽中獲得

獎金的七十個學童。他們全都用「莫斯科——祖國的心臟」這題目寫了有趣的內容深刻的作文。他們擬具章程，選舉理事會。理事會會長是莫斯科一所學校中的九年級女生R·克羅托娃。該協會的工作由著名的蘇聯學者和作家領導之；如S·巴赫魯與院士、N·格尼開教授、陸軍中將A·伊格那夫、作家L·卡西爾。

藉莫斯科大學地理學院及全蘇地理學會之助，少年先鋒之家成立了一個青年地理學家協會。著名的蘇聯地理學家和旅行家每週到少年先鋒和學童處來訪問一次。然而兒童不僅聆聽前來訪問他們的地理學家的演說，並且自己也作演講，把他們從書本上和遊覽遠行中所獲得的知識加以普及。第三十六號小學八年級生I·福米乞夫的報告「關於俄羅斯的女旅行家」獲得高度評價。第五九三號小學六年級生I·克羅托夫的演講「從莫斯科到阿斯特拉汗」也是興趣盎然，內容充實。

青年無線電家俱樂部在兒童間頗著聲譽。全蘇聯的學童都知道它。

青年無線電俱樂部備有自己的「無線電工廠」，其中有「經理」、「總工程師」、「技術管理處」（這全是五年級至七年級的學童）。青年無線電愛好者設計了「EP——10」收音機。「工廠」出產了數十架這類收音機（關於他們設計物的文字曾刊載於蘇聯雜誌「無線電」上。）

少年先鋒宮的青年設計者，特別是飛機模型製造者，醉心地工作着。少年先鋒隊員S·馬里克所設計的帶有揮發油馬達的飛機模型連飛一三三公里，創造了飛行距離的世界紀錄。

少年先鋒宮爲住在莫斯科以外的幼年學童組織了通訊的「青年技師俱樂部」，有八千個男女兒童參加在內。根據由單行本刊出的俱樂部課題，它的會員製造各種手製的物品、筆套、紙夾、「永久日曆」、文具。青年技師經常從少年先鋒宮中獲得有經驗設計家的指教。

少年先鋒宮的藝術部進行學童審美教育的巨大工作。藝術團體的會員研究音樂史和音樂理論、繪畫、戲劇、文學。

少年先鋒宮有系統地參加於莫斯科市的和全蘇聯的兒童造型藝術展覽會上，每年提供少年先鋒隊員和學童們所作的許多展覽品。

少年先鋒宮時常舉行討論新書的兒童讀書會。一九四八年討論了B·波列章的「一個現代人的故事」、L·卡西爾的「偉大的反抗」及其他書籍。在五月裏成立了一個全市的讀書會以討論「青年近衛軍」出版所發行的少年先鋒書籍。在這次會上學童們說出了許多寶貴的評語並且提出了兒童書籍的新題材。

少年先鋒宮的運動部包括青年體操家、象棋家以及其他的小組，每天舉行各種運動的當日冠軍賽。該部爲愛好運動者編製了在先鋒營中採用很廣的有良好方法的參考書和課題。

今年夏天少年先鋒宮舉行了兒童閱讀蘇聯作家作品優秀者、優秀收音機、在祖國地域上旅行時所攝的優秀照片，由乾枯花瓣作成的優秀鏡板等等的競賽會。

莫斯科的少年先鋒宮不僅是服役於青年的莫斯科人。它的流動俱樂部擔任巨大的工作，部中自備有公共汽車。爲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兒童組織起訪問國家著名人物和藝術大師，觀看電影和莫斯科戲院的戲劇。在今年的最近二月間流動俱樂部作了三十次迴行，服務於一萬五千多個兒童。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

S·包各瑪少夫著

關於這一個青年的莫斯科戲院，我們想從它最近演出的戲劇——「根深蒂固」說起，這是美國劇作家詹姆斯·合與安諾德·尤騷的作品，它是暴露種族歧視，描寫現今「民主的」美國對於「有色」人種所懷的根深蒂固的憎恨。

這一戲劇的主角——布萊特，是由黑人——演員威蘭得·洛德扮演的。他是在美國出生的。

年青的黑人——演員費了很大力量才開闢了自己的一條生活。他最後才得進入規模很小的費拉得菲亞劇院。他在這個劇院中扮演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奧賽洛。但演到第五幕，奧賽洛與他的愛人強烈的接吻時，在正廳中就聽到憤怒的怨言：他們說黑人竟然膽敢擁抱白種女人了！

——我當時是在攻擊與鄙視的空氣中抽了一口氣——威蘭得·洛德這樣回憶道。

年青的黑人思想逐漸轉向於一個人民平等，勞動自由的國家——蘇聯。進步的導演都向他述說俄國的藝術及俄國劇院改革家康斯坦丁·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後者是莫斯科藝術戲院的創始人，他曾造成自己的創作系統。於是洛德就產生了並且堅定了離開虛偽的和壓迫人的世界的念頭。

洛德在蘇聯生活和工作已有十五年了。他在這裏找得了自己的第二故鄉。在莫斯科普希金像腳下的街道花園上，在一羣活潑鬧嚷的孩子中也有洛德的孩子——他們都是偉大國家的小公民。

洛德還在海外時，就一心羨慕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和原則。現在他和這些思想及原則在實踐中相接觸了。他現在是在年青的劇院中工作，這個劇院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手創造的。這是什麼一種劇院呢？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晚年中曾經訓練了一批青年演員，以便把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寶貴知識都傳給他們。他認為這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一件工作。因此就產生了一個戲劇研究所，就在年老的導師直接關切監督之下開始了工作。每天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住的那一間古老的莫斯科單人住宅中，聚集了一羣青年男女——在那裏誦讀、歌唱、並從各種以前的劇本中選出一些材料指導他們學習。晴和的夏天被青年包圍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就到小花園裏去講解。青年們把偉大的俄國導演的每一句話都如飢如渴的記在腦中。

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去世以後，這一個青年劇團的領導就轉入他的學生M·凱特各夫手中，他就是現在莫斯科藝術劇院的主持人。

在戰爭時期許多戲劇研究所的學生都在前線作戰，戰爭結束以後，這個研究所就改稱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這個青年劇院的演劇目錄是很複雜的。歷年曾經成功的表演契霍夫的劇本「三姊妹」，這個

劇本充滿了契霍夫抒情詩的誘力，好像一幅精細的水彩畫塗上了不褪色的顏料。這個劇本對於許多演員所以特別珍貴是由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曾對它下過工夫，而且於一九〇一年曾在藝術劇院上演，史氏本人且飾過該劇中的威爾新寧指揮官。

亞塞爾拜然劇作家沙米德·布爾公所著「懷爾哈德與西林」也曾在戰後上演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這是一個古代的民間故事，這個故事包涵了永久的愛與忠誠，一種戰勝死亡的愛。在這劇院演單上還有許多現代蘇聯劇作家的劇本，這都是反映蘇聯人民戰後勞動與創造途徑的。

蘇聯的劇院是很多而且很複雜的。在它們中間，有的已經存在兩百年了，仍然小心謹慎地、一代一代地、把俄國現實主義的舞臺技術的崇高傳統保存和傳留下來。也有一些年青的、至今還不過三十年，但在俄國劇院文化史中已經有了光輝的成績。

在這些創造的劇院中，K·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就是其中最年青的一個。這個劇院的特點就在它的演員從學生時代起就訓練為演員，並且一致遵守藝術原則。年青的劇院總是不斷的創造。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的創始人也是這樣工作。他的方法對於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他曾不止一次說過：「我所知道的，還不過是道路的開始，順着這條路可以無限的向前走，改善自己的藝術。」

青年劇院的戲劇是以複雜的劇題著稱的，除了契霍夫的精細的心理劇本「三姊妹」以外，又有奧斯特羅夫斯基的津津有味的生活喜劇「巴爾扎盟諾夫的新婚」。和穆吉望的英雄劇本「新花園」，這是描

寫南斯拉夫游擊隊在戰時的自我犧牲的鬪爭，以後又換了協里丹寫的「新奇欺騙的一日」，這一個充滿歌唱與笑料的活潑動人的劇本。以後又演蘇聯劇作家烏斯平斯基的劇本「迎接生活」，描寫蘇聯人的戰後勞動。跟着又換了「根深蒂固」，暴露美國的虛偽，種族歧視，以及警察淫威與橡皮棒子控制下的美國。……

青年劇院的戲劇目錄無論怎樣複雜，它們的導演手法無論如何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把它們連繫一起，那就是趨向舞臺生活的真理。所有蘇聯劇院藝術賴以發展的這個偉大原則已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造成的系統中獲得了強大支持。所以我們可以深信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創立的青年劇院在近幾年的工作，正是循着正確途徑向前發展。

蘇聯傀儡劇院

S·屈里登著

廿六年前，蘇聯科學家V·奧勃拉茲蘇夫教授的兒子S·奧勃拉茲蘇夫上演了他的第一個傀儡戲，會使許多人大為驚訝。他們說：「你看！科學院會員的兒子，一個莫斯科大學的畢業生——他不會找別的事情幹，就愛玩木偶人！」

今日，S·奧勃拉茲蘇夫是俄羅斯聯邦的得獎藝術家，莫斯科中央傀儡劇院的藝術管理人，這劇院之為中央不僅因為它在首都，而且由於它在傀儡劇界的威望。他的工作——他著名的父親對他的工作發生極大的興趣——是超出蘇聯的國界以外的。

傀儡戲大學

這個劇院在莫斯科的一條大街上有自己的院址。它擁有一座名馳遐邇的博物館，收集了全世界各地的傀儡，收藏極豐。在這博物館裏，我們看見的有古代烏克蘭的「走翰木偶」、爪哇的傀儡、英國的丑角傀儡人、以及印度斯坦來的人一般大的傀儡。

這劇院共僱用了二百個各種專門的藝術家。它每年的預算要超過兩百萬盧布。這兒也舉辦訓練傀儡劇編劇人和藝術管理人的學校。S·奧勃拉茲蘇夫的小型的「傀儡大學」中的學生包括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白俄羅斯人，還有一個黑人。

大革命前，廣大的俄羅斯帝國境內沒有一所永久性的傀儡劇場，雖然，許多世紀以來，這種戲已經在民間流傳很久。民間最熱愛的英雄是「彼羅夏卡」，長鼻子、駝背、長得很醜，但令人喜歡，其狡猾程度和英國的丑角傀儡「笨豬」差不多。總之，在觀眾面前呈現了嘲弄而趣味橫生的場面，彼羅夏卡和警察、商人、政府官吏都鬧過嘴，談過家常。他以尖銳的聲調說出急口令，談得機鋒畢露，口若懸河。

傀儡劇的前輩

沙皇的檢查竭力迫害彼羅夏卡。把它燒燬，投到水裏，把它的胳膊折斷，鞭打它，把它裝在袋子裏往石頭上摔碎，或者用刀把它砍壞，都是彼羅夏卡的家常便飯——沙皇的警察使盡各式各樣的方法把它消滅。

但是就如彼羅夏卡在他的小戲中所扮的角色一樣，常常是受盡了苦頭，終於獲得勝利，所以，在真正的生活沒有人能阻攔這些演出。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受人歡迎的傀儡劇只能是很原始的性質：要傀儡的人從這兒流浪到那兒，攜帶着他們的手風琴，在集場上出演。

在耍傀儡的人中間有才能優異的人物。I·采賽夫是蘇聯政府頒給得獎藝術家榮譽頭銜的人，他在十一年前逝世，他從七歲到六十歲都在戲棚下演出傀儡劇，一直工作到十月革命的時候。在趕集期中，他從早晨六點鐘演到夜間一點鐘。

采賽夫不僅是一個出色的耍傀儡劇的人。他並且是魔術家、幻術家、旅行表演的人和舞蹈家。但是在蘇維埃政權時，他的將走到盡頭的生命始受到其應有的重視和榮譽。在奧勃拉茲蘇夫組織劇院時，他是第一個參加的人，願意把他的豐富的經驗傳授給後一代的蘇聯的傀儡劇演員。

一百個職業性組織

這種古代藝術在蘇聯已經復興，而且日進千里，氣象蓬勃。以前的戲棚已由設備完美的劇院代替，以前的未受教育的遊食四方的人已被有高度訓練與具有傀儡劇專門知識的人所代替。

現在，在蘇聯有一百個職業性的傀儡劇院，其他尚有俱樂部、學校和軍隊中的業餘的演出單位。

在過去，舊式的手工業行規支配了傀儡劇演員。每個人都極端保持他的技巧祕密。在西歐甚至傀儡劇演員的兒子都不許與「店」外的人結婚，這樣子才不會把祖傳祕密洩漏出去。十八世紀的德國耍傀儡的人以書面鄭重保證絕對不准把演戲說明的一行字示給外人，否則別人得到底稿，他們的飯碗就被搶去了。

今日在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蘇聯多種民族家庭中的演員和編劇人互相自由地交換經驗。大家都是國家的雇員，沒有人來搶飯碗。

奧勃拉茲蘇夫訓練了一大批男女演員，傀儡人在他們手裏就像真人一樣地做戲。在「阿拉丁的燈」一齣戲中，我們可以看見演員的優美技巧。這戲是根據高爾基在俄文譯本「天方夜譚」敘文中所講的故事。「這戲的內容一直追溯到遼遠的過去，它多彩的脈絡遍佈了全地球，以迷人的美麗交織成一片光怪陸離的故事。」

五百個傀儡登場

看到奧勃拉茲蘇夫的「阿拉丁的燈」，我們被那生動的想像力，那色彩所迷惑——特別是使得對於傀儡戲瞧不上眼的人大為吃驚——那人物的表揚情緒，他們的古道熱腸和智慧的見識，他們的勇敢和爲人和對於醜惡的鬭爭都充分表現出來了。

奧勃拉茲蘇夫也編導了二小時演出時間的「莫格涅」，這是根據吉卜林的「叢林書」。這戲中出場的傀儡有一百個。奧勃拉茲蘇夫最新的作品是有五百個傀儡人登場。

他完全反對這樣的看法，就是只有在真正舞臺上吃癩了的演員才轉行到傀儡戲上來。其實，只有豐富想像力所養成的優美能力，善觀察的眼睛，以及能够在一個輕微的動作上把傀儡人具備靈魂，才能够

生動而逼真。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奧勃拉茲蘇夫和他的助手們，那麼能幹，那麼機敏，有着一個嚴肅的潛在的觀念在支配他們。過去彼羅夏卡傀儡戲大部份的「動機」是在強者對弱者、狡猾的對樸訥的、機伶的對愚笨的不斷的開心、鬪趣。

新的觀念·新的情感

但是，現在在蘇聯的情形就兩樣了。新的劇院已從搭棚子的廢墟上兴起。新的觀念和新的情感影響了蘇聯傀儡劇院的創造藝術。

奧勃拉茲蘇夫在一篇文章裏面表示出這些新的概念，他說藝術的最高度的喜悅是在歌頌美、真正的英雄主義、人道和愛——「信仰人類是蘇聯藝術根本而顯著的特點。」他在世界文學的寶庫中，在俄羅斯、法國和東方的神話中，在果戈理、契訶夫和吉卜林的作品中找尋他的英雄。

今日，老醜、駝背的彼羅夏卡已在中央劇院博物館的一個角落裏找到他的安息的地方。他在舞臺上的地位已為新傀儡所代替了。他從光榮的退休的場所慈和地看着他的繼承者織造新生命、新快樂的故事。

莫斯科大學學生的科學團體

雷格高里·萊非著

莫斯科大學已存在了近兩百年。培養學生的獨立性是這個大學的傳統習慣，一開始上課就鼓勵學生們愛好科學工作。

一九四五年三月，由這大學的學生們自己主動，組織了一個學生科學研究社。該社所提出的任務是：增加學生的技術和知識，發展學生對於實際科學工作的特長。曾通過了一個特殊的章程；根據這章程，誰表現出他自己是愛好獨立的科學研究的學生——即曾做過一兩個有趣的科學報告的學生，或曾在報紙上發表過他的科學論文的學生，才得被接受為社員。根據社章，研究社的工作是由全體大會所選出的「理事會」領導。每院有一個研究會的分會。以社員所納的會費、出版品的收入、和校長與大學的勞動組合中央委員會的補助費作為研究社的費用。

在研究社成立後的三年內，它已長成而鞏固了，它開始有了種類繁多的研究方式。研究社現在有五百餘名社員、有十一個分會、九十九個支會。在支會會議上，以及特殊的科學的和理論的研究會上，由學生提出報告，並進行熱烈的討論。在去年一年中曾開過三十一次研究會，討論各種不相同的知識上的

問題。在那一年的支會會議上曾宣讀過七百六十四個報告。大學中最大的學者，像校長A·乃斯買楊諾夫院士、N·柴林斯基院士、A·科買果諾夫、N·塞門諾夫等等，都熱烈地參加研究會議的工作和研究社的一切活動。學生科學研究社的理事會的主席是著名的物理學家A·梭科羅夫。

學生科學研究社有系統地分配給學生的優良的著作以獎金，獎金中最大的一個是以最偉大的俄國學者M·羅蒙諾索夫的名字為名的，這大學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得到獎金的優良著作可刊載在「莫斯科大學公報」上或蘇聯科學院的科學雜誌上。去年一年國立莫斯科大學的學生曾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四十四篇論文，由研究社專版印行的學生的科學著作尚未計算在內。以「莫斯科大學學生科學研究社叢書」為總標題的小冊子的銷路廣佈蘇聯全國。

在最近一年中，學生科學研究社的活動中有許多特別有趣的事件。一九四七年春天，在莫斯科開過第一次莫斯科科學學生代表大會（幾乎所有的莫斯科的高級學校和蘇聯的許多大學與專門學校都模倣莫斯科大學，成立了學生科學研究社）。在這個代表大會上曾宣讀了八十個報告。優良的報告者得到了榮譽獎狀。

去年夏天曾進行過幾件極有興趣的事：學生獨立主持的科學考察團曾去天山考察。參加考察團的有研究社的五個社員，由學生R·查必諾夫領導。考察團在人們少有研究的伊什克湖的東部（哈薩克斯坦）住了三個半月。考察團團員們克服了懸崖和冰塊上的困難，對於散佈在二千平方公里的地區的個別

目標，尤其是五個山谷和許多冰湖進行了精密的測繪。考察團收集了豐富的礦物和植物的標本，攀登過高達四二七一公尺的普列塞瓦峯，帶了極豐富而有價值的材料回到莫斯科來。

曾有幾個學術旅行團和考察團到過莫斯科郊區。約有三十個大學生曾去列寧格勒參加蘇聯地理學會的全蘇聯代表大會。由科學研究社化學分會所組織的人數甚多的科學——生產學術考察團，曾到過高加索的煉油廠和化學工廠，到過第佛里斯的各大學，以及巴庫和埃里溫。

學術旅行團和考察團的學生們回來之後，召開過極有興趣的晚會：晚會的第一部份由考察團的團員作科學的報告；第二部份，則可以聽到考加者的生動的印象記，看到幻燈片和照片，聽到幾段旅行日記。

學生科學研究社非常關心鞏固與全國各大學的聯繫與列寧格勒、高爾基、羅斯托夫、古比雪夫、第佛里斯、埃里溫、哈爾科夫、維利烏斯、里加以及其他各大學的聯繫。常有這些城市的客人到莫斯科大學來。最近曾有一個里加大學生的團體到該大學來拜訪過。該大學並與英國、捷克、南斯拉夫、波蘭、丹麥的各大學建立了通訊關係。個人的通信也很密切。如化學系的學生們與布拉格、佛羅茲拉夫、蒙佩爾且的青年化學家們之通信非常頻繁。學生科學研究社的活動，不僅是大學學生的集體活動。研究社的大部份工作，是與莫斯科年長的小學生們連合在一起進行的。終年都有許多小學生的研究化學、物理、數學和歷史的團體在進行工作。每年春季，科學研究社的物理分會、化學分會、數學分會和歷史分會都

舉行莫斯科小學的競賽。競賽勝利者，可得獎賞；倘使將來他們想進該大學時，並可享受幾種特權。四月初結束的化學競賽，曾有四百六十四名莫斯科的小學生參加。複賽優勝者得到了榮譽獎狀和貴重的獎品；優良的學校、優良的化學教師和他們的學生都是很受人注意的。

學生科學研究社的一切活動，都與學生的學科密切的聯繫着。研究社以它的一切活動，幫助學生精通所選的學科，培養學生們深愛科學，深愛獨立的創作性的工作。

莫斯科兒童藝術學校

G·I·康托爾著

莫斯科兒童藝術學校是在一九三九年仿照列寧格勒藝術學校而設的。

該校共設兩部，繪畫和彫刻（後者於一九四五年秋季開設）。它分爲七級，共有學生三百五十名，年齡從十一歲到十八歲。凡在普通學校修畢四年（初級學校）和入學考試及格的兒童都被取入一年級。

學生們每天在校上課六小時至八小時。每天的課程包括一般的教育科目和特殊的藝術科目。在前三級，每星期有二十八小時的一般教育科目，而特殊的藝術科目只有八小時（四次，每次兩小時）。四年級者二十五小時的一般科目，四小時素描和八小時着色畫（每次兩小時至三小時），在七年級，也就是最高班，一般科目每星期佔二十四小時，而特殊藝術科目佔十八小時：八小時素描和十小時着色畫。

前三級是所謂「水彩級」。在這幾級，着色畫、素描和構圖都是由一位教員擔任的。在這幾級，學生獲得了素描和着色畫的初步知識（何謂輪廓、線條、色調）和對於結構、容量、空間及比例的最初的概念。學生們開始寫生——從動物、鳥類、和兩三樣靜物開始。在低年級，構圖是隨意的，學生們可以選擇他們自己的題材（往往是童話的插圖）。

三年級是學生們從水彩畫進入油畫的過渡級。學生們未來的命運在這一級決定：如果他具有成爲一個職業藝術家的充分的天才，他就在學校裏唸下去；要是他被認爲藝術對於他不過是一種一時的嗜好，他就在唸完第三年級後退學。

從四年級起，素描和着色畫便分別教授了，教師隨班授課一直到畢業爲止。在四年級，學生們全學年畫頭部、模型和寫生輪流教習。在五年級，學生們繼續畫頭部和開始畫軀體；在六年級，他們進而速寫裸體，七年級畫裸體。五六年級的學生研究骨骼。在七年級，石膏模型的解剖學作爲一門單獨的科目來教的。

從四年級起，學生們在每年暑期作自由的野外寫生。他們決不作自由的肖像畫和着色畫，因爲學校在這方面只給他們初步的訓練。

學生們在鉛筆畫上必須保持筆觸的生動的表現，表達正確的色調關係，在線條上和光線的明暗上傳達有生命的自然的彩色之美。同時，他們必須留意他們的畫不要變成只是臨本畫。

教師們除了把一個藝術家最重要的東西——對人生與自然的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它的色彩、聲音、和氣味的愛，一種好年的心情和把握本質的能力——教誨他的學生外，更把幫助他的學生找出他或她的個性作爲他的根本目的。他們了解每一個學生個別的愛好和要想幫助他們拋棄外來的影響，發展他們各

個對世界的獨特的看法和他們自己的表現方法。

同時，學生們必須把繪畫的規律——偉大畫家的奧秘——作為他們自己的部份。

教師們注意到，學生們太多依賴用畫擦和別的東西來作陰影的惡癖，太喜歡細筆的美，忽略了靜物的研究，因此他不倦地把古老然而重要的名言提醒他們：「每一種應用的方法必須從畫題的性質出發，而不是由藝術家硬加上去的。」

教給學生們的首先是仔細觀察生命和物性，正確地估計和忠實地反映他們所看見的東西。該校最着重的是把繪畫當作現實主義方法的基礎。只有在學會了自由地和準確地畫畫的時候，青年藝術家才能充分精通現實世界的各種形態。速寫自然和獨立工作在學校的課程中都佔特殊的位置。

每星期六，上課完畢之後，學生們把一星期內在家所作的畫件作一檢討。其中最佳的作品被選入每星期四舉行的展覽。該校每年參加蘇聯兒童作品的年展。在一九四〇年的展覽中，該校獲得第二名，僅次於蘇聯最老的列寧格勒藝術學校；一九四四年它獲得第一名。

全校三百五十名學生的作品都陳列在畫室中。其中有自然的速寫和原稿圖，已完成的構圖和草稿。學生們從這一間到另一間，觀察和討論他們同學的作品。

每星期在檢討之後，學校裏舉行傳統的「星期六音樂會」。莫斯科最好的戲院的演員、作家、藝術家、作曲家都來參加。他們把他們的工作講給孩子們聽：作家們朗誦他們文學作品的片段，作曲家們演

奏他們新的作品。

上完了藝術課之後，學生們從畫室進入講堂。在這兒他們學習自然科學、數學、歷史、文學、和外國語。

學校裏所有的教師都是有多年經驗的專門家，他們曾在國內最好的大學和學院受過訓練。他們喜愛這個學校裏他們擔任的工作，那是跟普通中等學校的工作大不相同的；雖然教室裏學習的鐘點要少些，然而要求於學生的工作卻更多。學生們的愛好和願望是導向於對世界之藝術的認識，這一事實使得指導他們的方法較為困難，因為他們往往對於數理科目或文法不感興趣。因此，普通中學科目的教授要編排得使學生們感覺到科學和他們將來的工作之間有一種重要的聯繫。對於自然科學，這是容易做到的，因為學生們熟悉他們周圍世界的自然的規律，植物、動物和人類的構造，他們的特點和生活。關於歷史和文學，這也容易做到的，因為學生們熟悉他們國家的歷史及其文學。除此之外，該校還有藝術史課程以及各種專門藝術的理論課程。

和普通的學校一樣，學生們有體育課，男生們有初步的軍事訓練。該校有一所體育館，備有一切必要的運動器具，校園外面還有一片運動場，校內有幾個運動小組，會員都屬於「斯美那」學生體育會。

因此，這個藝術學校除了給學生特殊的訓練和才能，以便他們以後升入藝術或建築專科學校外，學

生們還包括了普通中等學校的正規教育課程。

學生們在暑期中，最優秀的被送往南方的休養所，和克里米兒童休養營中著名的「阿爾特克」。其餘的在學校的休養營和札哥爾斯克（離莫斯科不遠）附近的「休養之家」休息。札哥爾斯克每一個角落對於藝術家是事實上的寶藏之林。

學生們暑期作品的展覽是在開學後的第一個星期六舉行的。

這些鉛筆畫和墨水畫，人和動物的速寫，以及那些風景：克里米、伏爾加、和莫斯科鄉下的風景，組成了這個星期六陳列品的大部份。他們就是學生們暑期作品的報告書。

*

*

*

*

*

一九四一年可怕的秋季，當納粹的軍隊迫近了莫斯科的門戶，該校疏散到巴什基爾共和國首都烏發附近的伏斯克雷蘇斯科耶。教師和學生們在那裏住了一年半，沒有一天中斷過他們的研習，此外更在他們自己的附屬農場工作，並幫助鄰近的集體農場收穫。一九四三年五月，學校遷回莫斯科。一九四四年春季，它產生了第一屆畢業生五十名，他們都在一九四四年秋季被取入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藝術專科學校。

多民族的莫斯科大學

E·馬爾著

每天早上，郵政汽車把從新舊世界的各角落寄來的信件、小包郵件、包裹，準時地送進莫斯科大學的事務室。

這些郵件中有報紙、雜誌，有來自巴爾的摩、上海、多倫多、土魯茲的書籍，和來自伊朗、朝鮮、德里、阿的斯——阿巴巴的信件。

國立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大學，這一所蘇維埃國家最古老的學校，同國際間的聯繫是很廣泛的。國立莫斯科大學在一七五五年由天才的俄國學者羅蒙諾索夫創辦。在自己長久而光輝的歷史中，它在自己的院牆之內教育出了許多天才的文化及文學事業家，學者。俄國的作家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格里包耶道夫、契可夫都在這裏受過教育，他們的作品不僅已譯成了世界上許多種的語言，而且也大大的影響了世界文學。莫斯科大學對世界文明貢獻出了天才的生物學家謝慶諾夫、達爾文學說的偉大繼承者季米里亞采夫、現代航空科學的建立者茹柯夫斯基、以及其它數十個優秀的學者。

在莫斯科大學受教育的青年們，現在正在聽許多世界聞名的科學家的課程。蘇聯科學院院長瓦維洛

夫，國外許多大學的博士、科學院會員卡比茨，學生通科學院的老學者、科學院會員謝林斯基，著名的蘇聯語言學家、科學院會員敏舍尼諾夫，以及其它許多的人，他們都驕傲地帶着莫斯科大學教授的頭銜。

在莫斯科大學的一千三百五十個教授和講師之間，有六十個科學院會員和通信會員，而因為科學著作獲得史大林獎金的就有五十三個學者。

八千個青年男女現在在莫斯科大學的十二個學系中學習。高年級的大學生們，準備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候補者們，正在大學的許多試驗室和十一個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室中工作着。有一個最珍貴的圖書館供他們使用，其中藏有世界各種文學的書籍，有搜集來的中文與日文的文獻。

然而，吸引青年們走進這所古老的俄國大學院牆的不僅只是優秀的教授和第一等的試驗室。從大學的一百五十三個講壇上真正的發出了自由而進步的科學演講的聲音。

五十種民族的代表正在莫斯科大學受教育。在其它的國家中要找出一所大學具有這樣的民族成分是很困難的。喬治亞人和哈薩克人、白俄羅斯人和烏茲貝克人、塔齊克人和立陶宛人、還有生活在蘇聯的其它各民族的人們，在這兒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學生們一同學習。來自國外的大學生們和蘇聯的大學生們並肩研究着學問。

在機械數理系我們遇見了從遼遠的布里亞特蒙古村來的布里亞特人伊利沙白·阿爾東諾娃，和從地

拉那來莫斯科學習的阿爾巴尼亞青年柏特拉克·皮里科。

在哲學系二年級讀書的有一個朝鮮人金華定（譯音）。同他一起研究哲學的還有一個西班牙人斯波夫·伊巴涅茲。他們同系的同學有蒙古人鐵木兒·阿其爾和匈牙利人卡爾·克魯白。這些青年們經過各種不同的道路來到這裏。金華定曾在蘇軍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隊伍中作過戰，解放了自己的祖國朝鮮。伊巴涅茲和克魯白的父母都在法西斯份子作戰中死在馬德里了。蘇聯就成了他們的兒子們的第二祖國。

蒙古青年鐵木兒·阿其爾來到莫斯科，是爲了在莫斯科大學裏面和許多他的同胞共同學習。數十個蒙古青年已經從莫斯科大學和其它的蘇聯學校畢業，現在在自己的祖國工作。第一個蒙古地質學家魯布山和第一個蒙古地理學者布達馬諾，都是莫斯科大學的生徒。天才的地質學家丹大金·齊畢克米爾已經修完了科學研究所。

歷史系的五年級有一個蒙古青年坦茨烏克·約布洛在讀書。他選蒙古人民共和國最新歷史作爲自己畢業論文的主題。爲了達到這一點，他在莫斯科大學研究過中文。

一個蒙古大學生在歷史系上課的時候遇見他的同學——西班牙人阿爾伯特·麥南達司、阿爾巴尼亞人司梯芬·保羅、巴西人洛特伐·布蘭兌斯。他們大家友愛相處。俄國的大學生們對待從國外來到莫斯科大學受教育的留學生們非常的親切。狹隘的國家主義和種族憎恨的偏見是蘇聯人絕對不容許的。

在莫斯科大學的俱樂部中，常常舉行晚會，各種民族的大學生們來到這裏作友誼的聚會。

外國的大學生們都會說俄國話，因為他們會上過專門爲了這一目的而設的課程。他們懷着熱愛去研究托爾斯泰、列寧、史大林用去寫作的那一種語言。

史大林汽車工廠的文化宮

E·馬爾著

這一個文化宮屬於莫斯科的史大林汽車工廠。它位於從前的西蒙諾夫村的中心。

可憐的小木頭房子、警察分局、一家小旅店兼賣酒類——這便是三十年前在今天這工業村的地圖上所表示出來的全部東西了。

現在已經認不出來莫斯科的這一個角落。新房子的住宅區已經崛起，文化宮也建造好了。門口的白色柱廊輕巧地托着數層的巨大樓房。

街上非常清新，而在冬日的花園的玻璃下面，熱帶的棕樹綠盈盈的。

文化宮的規模之大令人感到驚異。它裏面有四百二十個房間，每一個房間都隱藏着某種有趣的事物。在文化宮的劇場裏，莫斯科最好的劇團正在應汽車工人的請求作它們的演出。

最著名的學者、作家、社會工作者，在文化宮的演講廳裏講演。

在史大林汽車工廠的文化宮裏有一個過節時候舉行舞會的大廳。這也許是莫斯科最大的跳舞場了。會有五千客人來這裏參加舞會慶祝勝利日。

然而宮中最大的場所是藏書用的。五個圖書館佔着最好的房間。書架上有十二萬五千本書。不僅如此，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和國立全蘇外國文圖書館在這文化宮中還設有自己的分館。汽車工廠的工人們閱讀莎士比亞、海涅、巴爾扎克的外國文作品。

但在這同時，當一片誰也破壞不了的寂靜籠罩着閱覽室的時候，下面，在地下室的那一層，工廠的管弦樂隊的喇叭正在練習。「大合唱隊」在更上面的幾層。兩個業餘劇團在同時進行預演。一千五百個汽車工人參加了文化宮的業餘的藝術團體。

這所大建築的左側整個地屬於孩子們，正是文化宮中央部分的一幅縮寫。這裏有自己小演劇廳。孩子們不久以前在它的舞臺上演出了萊蒙托夫的「西班牙人」。有自己的玩具館，可以像借書那樣把玩具借出來玩一會兒。文化宮中央部分的許多現在訪問者，都曾經有個時期是這玩具館的預約者。

史大林汽車工廠的文化宮，在從前的西蒙諾夫村，現在的列寧工業村已經站立九年了，這數年間它是許多事件的證人。幽暗的窗簾遮起文化宮的窗子，屋頂處愛好天文的人們在那裏觀察天空的氣象室上，站立的不是望遠鏡而是高射砲，似乎都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現在，文化宮的各大廳中又重新熱鬧、快活、與明亮了。從遠遠的地方，就看到了它的燈光。

北朝鮮印象記

(摘錄)

吉托維奇
布爾索夫
合作

第一章 清津、咸興和平壤

揭幕

一個很小的男孩站在白色的多灰塵的路旁，他赤條條地一絲不掛，自在非凡。我們把車停下來，他一點也不覺窘，也不從他站的地方退縮。我們又看見一個女孩子，大概還不足十歲，背上背着一個比她小不了多少的男孩子。這女孩子很注意地看着我們，接着笑了一笑，又向我們揮揮手。距路邊不遠，三隻水牛在溪邊涉水前進，騎在牛背上的人戴着大草笠。溪那邊，田畝伸展出去，我們看見有人蹲在田中作工。這便是朝鮮。

我們剛跨過國界。

回顧

一九一〇年，日本人佔領了朝鮮，便把它改成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整整三十五年後，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軍隊解放了它。

勞勃·奧列佛在他的「高麗——被遺忘的土地」（一九四四年在紐約出版）一書中，說起日本統治時期的情況：

「他們（朝鮮人）生活在恐懼和貧乏之中。他們默默的忍受着苦楚，沒有一些希望。這一代的千千萬萬的朝鮮人不知尚有另一種生活。但是無論怎樣，他們還不甘屈服，他們如過去一樣在爲自治而奮鬥。如以前一樣，對祖國的愛、個人的自尊感、掙脫日本人的重軛的決心，仍活躍在他們的胸中。在朝鮮人民心中，政府的含義要超出國旗與傳統多多，這是他們必需贏得的一種生活方式；因爲他們知道，若缺少了這希望，他們便將一無所有了。他們的家，他們的生命，都沒有保障；他們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怎樣生活，怎樣思想，或怎樣行動。他們知道得很明白，無論他們工作得多勤勞，打算得多周到，除了維持生存以外的一切積蓄都會被攫奪去的。當他們看見那些征服者怎樣用盡種種下流手段來斲傷、引壞、玷辱他們兒女們的身心時，他們真痛感自己已被侮辱被損害了。」

「報章上僅刊登日本人蓋章允許的消息。」

「學校中所授的歷史、哲學、政治和社會學科都是從日本人的觀點講授的。」

「寺院就連涉及『天國』都要受迫害，因為按日本人說來，祇有一個天國他們該服從，這天國就是大日本帝國。」

「一切城市、街道、寺院和一切紀念碑都按日本文重新命名。」

「人民被強迫隨從日本風俗，說日本話，甚至思想也得按日本人的想法。」

朝鮮原是一個半島，西邊濱着黃海，東邊靠着日本海。人口約有三千萬。全國多山，可耕地很少，即使很少的一些好田地，也全是日本人或地主的。全部人口的極大多數都從事農作；僅在過去的十年中，（主要在北部），日本才開始用全力來建立工業基礎，設立了幾種大規模的企業。這種工業最初純為軍事目的而建造，日本人用它來侵略亞細亞大陸。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維埃聯邦為遵守同盟國的義務而向帝國主義的日本宣戰。蘇軍以解放軍的資格參加戰爭。蘇聯軍隊給予滿洲和朝鮮的日本駐軍以壓倒性的打擊，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蘇軍給朝鮮人民帶來了他們久已熱望的自由。

當朝鮮的日本軍隊已被蘇軍擊潰後，美國軍隊跟着在朝鮮半島登陸。

在蘇軍與美軍之間，從黃海到日本海順着北緯三十八度劃一根臨時界線。這根順着北緯三十八度的界線把這個國家清清楚楚地劃成兩部份：美國軍隊密佈在三十八度以南，蘇軍的幾個小單位則駐在界線

以北。

幾個月後，莫斯科的外長會議認為有創立一個民主的朝鮮臨時政府的必要。可是在漢城（朝鮮的國都）的蘇美聯席會議卻得不到一個協議。按莫斯科的決定，提出由聯席會議與朝鮮民主團體及公共團體來會商一切；而美國代表團卻要把若干南部的大的民主團體排除，不准參加會商。反過來，還要把已公開宣言反對莫斯科決議的反動團體引進來。蘇維埃代表團當然不能同意這點，由於美國代表的錯誤，聯席會議於一九四六年五月起休會，直至一九四七年七月才又重開。

清 津

……我們就這樣地從北方跨進了朝鮮的國境。我們的車沿着圖們江前進。江面愈來愈開闊，不多時，海風拂面，接着日本海進入了眼簾。那天有濃雲，海顯得黑黝黝的，海岸的峭壁竟像是黑色的。

在清津我們停留一下，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海軍在這裏首次登陸，擊毀的日戰艦尙浮在港口，港口各項設備不是焚燬，便已損壞。在市區裏，戰爭的痕跡卻並不顯著。我們駕車週遊日本人的居住區，經過許多清潔的灰色小房子，靜寂地站着，它們全是一式的毫無變化。這些居住區都自成區域——日本殖民地的標誌，我們在滿洲看見的是如此，在朝鮮的也是如此。

我們在一家小飯舖中進餐，飯店正門口寫着俄文人名：‘Дит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Терцова’，後來我們

發現這位麗弟亞·亞力克賽也芙娜是個年老的朝鮮女人。很多年前她曾在俄國潘姆地方住過一時，那裏的人便叫她麗弟亞·亞力克賽也芙娜。她的姓也是個俄國姓。她差不多已將俄文忘掉了，祇還記得幾十個俄國字。不過她還沒有忘記怎樣燒俄國菜，所以車夫送我們到這裏來吃飯。

傍晚時抵達清津。清津的市鎮在一個寬廣的山谷間，高大的工廠煙突叢立俯視着這城市。我們在一個日本旅館中過了一夜，更準確地說，這旅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前一直屬於日本人的。位置在濱海的峭壁頂端，屋前有一塊小草坪，豎立着清津戰役陣亡蘇聯水兵紀念碑。

第二天清早，我們去拜訪水兵們，介紹認識了蘇聯英雄、上校伊凡·耶羅斯基。他率領了一聯隊海軍陸戰隊第一個在清津登陸，首先佔領漁船齊集的岸邊，苦守支撐二十四小時以上。我們駕車出遊這海口的各處，耶羅斯基伴着我們，指給我們看八月戰爭時的痕跡。他們的魚雷艇曾以每小時九十公里的速度衝向岸邊來，衝過了障礙，在防潮堤邊登陸。

我們週遊港口的各處，一邊聽着耶羅斯基講述戰事的經過：

那天正下着雨，風逐着潑墨似的浪頭打上防潮堤，又瀉下去；白色的泡沫，染在石塊上。一堆堆鮮魚堆在岸上，朝鮮漁民，男男女女在把許多魚一種種分類分好，唱着歌。雲一層層似乎在壓下來，直到把小山的山頭都遮沒了。接着一陣大雨蓋滿了全市，我們乘躲雨的時候，由那位朝鮮翻譯，在耶羅斯基的戰爭故事之外，又給我們添講了他自己的兩個故事。

距濟津不遠處，一小隊蘇軍的坦克車正在山地區進軍。道路既壞，橋樑更未修好，當地的居民各出全力幫助蘇軍前進。他們引路，派嚮導，在險要處加意防範，有什麼事就預先警告提防。有一個朝鮮老人又在一座險要的橋上守護了整整二十四小時。因為根據農民們的意見，那座橋不牢靠，等到最後蘇軍坦克在遠處出現時，他就大聲呼喊警告，做手勢表示那座橋上，車不能過去。那領頭的第一輛坦克，一轉灣，就離了大路；駕駛員也不停駛，車便直豎的從岸邊向下直衝下去，這老人以為坦克車掉到河裏去了，便趕快到村中去喚人來救。跑去時偶然回頭一看，卻見那輛坦克已在對岸爬起來了。

那位翻譯講的另一個故事，一定已被傳為神話了。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地方的一個孤零的小村裏，一個老農夫病了，他想自己快死了，便把他那二十歲的兒子叫來，吩咐他：「你快到山中去替我找些命根子的人參回來，可別空手回來。」

這兒子便到山中去了。可是終沒有找到人參——到那裏去找呢？這兒子離了家，便一直沒有回來，因為他不能空着手回來啊。

大家也就把他忘了。五十年後，他才在東三省的深山中找到了這「命根子」。現在他已是個七十歲的老人了，回到故鄉一看，同胞已被日本奴役着，受盡了壓迫。他覺得有一陣強烈的慾望，想吞食了這人參，使自己重又年輕而強壯。可是再一想，他遲疑了：「我再要青春有什麼好處呢？即使年輕了，可是現在最年輕、最強壯的人，也得不到人生樂趣。」

接著，出乎意料的事來了，蘇聯軍隊來幫助朝鮮人了。這消息在早晨傳到村子裏。午間他們聽見遠處噼噼隆隆。傍晚，到遠處山林間去拾草莓草果的女人，帶回來了一個受傷的蘇聯軍官；大家把他安置在最好的一間草棚裏，兩個善於服侍病人的婦女來通宵看護他。那夜全村的人都沒有睡覺，那個從東三省回來的老人也睡不着。

第二天清早，那兩個女人說沒有希望了——那個蘇聯軍官會死去的。誰都沒有辦法可挽回這個英雄的生命。在圍繞着那所草屋的人羣中出現了那個老人，他說他願意來救那個蘇聯軍官；大家相信他的好意，可是當時大家的心情卻不忍說出口真實的情形。那老人進入了那草屋，整天就在裏面，又過了一通宵。

清早那蘇聯軍官離了牀，他已完全復原了；因為那老人給了他那「命根子」——那老人化了五十年找到的。

這是在日本海濱的漁港上躲雨時，那個翻譯所講給我們聽的故事。就算它是二個神話，一個富於幻想、不着邊際的傳說，不過它卻活躍地顯示了朝鮮人民對蘇聯軍隊與人民的感情與態度。後來我們還不斷地一遍遍聽人家講起這事，都說這確是一件真正的事實。

咸 興

據說從清津經咸興到平壤的路被大雨衝壞了，隘口都已阻塞；我們於是搭乘夜車赴咸興。同車的是漁業部的人員，在車上我們成了朋友，使我們不知不覺中渡過了旅程。原來在朝鮮乘火車決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車輛既憊，窗上的玻璃又大多是破碎的；更無臥車的配備。我們想了個辦法，爬上行李架去睡了一會兒；不過那架子非常狹，睡了醒過來，我們奇怪自己竟沒有摔下來。

向窗外看去，車上的一切不便都忘了；從車窗可看見海，高而且巉的海岸上長着虬曲的圓頂松樹——在日本畫圖中所見到那種似小傘的圓松；極枝向四周伸張開去，如一頂頂小傘，插在沙岸上。

這一帶的風景像電影一樣在我們眼前展映出來；可是不時中斷了。車有時穿入山洞，那眼前便一片黑暗；等車穿出山洞，又似有銀幕展映在眼前；海，襯着的是夕陽，魚舟的風帆鼓張着，峭壁和沙灘，那俊雅的小陽傘似的青松。

夜晚我們抵達咸興。在那裏住了兩天。我們決定祇要氣候保持這樣子而橋樑可以修好，我們還是坐汽車到平壤。

午後我們到蘇軍的司令部去，並設法與蘇韓文化協會接觸。那裏的代理主席金呂遠便來答訪我們，半小時後我們便成了他的座上客了。又認識了正主席田越，他同時還是咸興省教育廳副廳長。

這兩位受有高深教育的文化人成了我們最早的兩位朝鮮朋友。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們才知道朝鮮人普遍地對蘇聯文化發生興趣與尊敬。他們兩人都能說俄文，對於俄羅斯與蘇聯文學都有相當的了解，當

時金呂遠正在把普希金的散文譯成朝鮮文。

我們並不急着要逼邁威興，因為我們知道回國時還要經過這裏來逗留一陣較長的時期。我們在街市間散步一週——看市上的情形，那天似是什麼節日——到處掛着朝鮮國旗，掛着列寧與史大林的相片，在旁邊又毫無例外地總掛着一個年輕朝鮮人的相片，我們知道這是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的領袖金日成。這是他們的民族英雄，也是全國最得人望的一個人。

我們與當地的文化人一同進餐。其中最著名的是韓朔，詩集「朝鮮村莊」的作者。他是詩人兼文藝批評家。在我們來到之前，不多幾天，他公開演講一個文藝題目——偉大俄羅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這演講給予當地的文化人以深刻的印象，成為引起大眾興趣而廣泛討論的題目。

進餐時的情形，據後來正式的記載上說，「在誠摯和諧的氣氛中」進行。我們看到東方素所愛好的文藝——即席賦詩：一個個詩人，舉起小小的酒杯，貯滿了朝鮮的「伏特加」、蘇理酒，唱出他當時即座吟成的詩句。田越把詩翻譯成俄文，一共有三首：

那位年輕的詩人權洙（音譯）吟道：

世事正在轉變；

掙斷了壓迫者的鎖線，

我們與朋友，手臂挽着手臂，

注視着滿是快樂、幸福、光華的明天。

詩人張荊鎮也吟道：

世界的中心在莫斯科，

那裏又是世界文化的寶座；

我們，朝鮮的兒女們，

竟與你們，莫斯科的來客，在這裏相逢；

但願我們的友誼常存，

如翠竹之常青。

韓彬清舉杯祝賀道：

我們各帶着不同的膚色，

卻有着一樣的思想；

心魂常如此相接，

手與手相握便深深默契；

更何用言語間的歡洽！

晚上，我們的朋友們帶我們到戲院去，演的是朝鮮歌劇「春香傳」；這劇本是根據本國的一個神話

寫的，迦林·密海洛夫斯基那時曾把它譯成俄文。在日本人統治之下，這劇本被檢查機關刪得支離破碎，所有涉及奴役人民、封建制度下小貴族的殘酷、不公平等事等都刪掉了。

他們告訴我，在這劇團中，祇有一個人是職業藝術家。朝鮮解放後在咸興創立了一個國家戲院，那位主持者和組織者是那著名的著作家韓雪野。他常常從咸興到平壤，在兩地之間來來去去；他把年輕的音樂愛好者、業餘的劇藝愛好者集合在他的周圍。不到一年，那戲院便已博得好評，觀眾對它有了深刻的認識。戲院裏的女主角在日本人統治下原是在郵局裏作工的。

那個大戲場中擠滿了人。觀眾中間穿着本國服裝的女人佔了大部分。他們告訴我們，這次演出為酬答咸興市民中曾應人民委員會的號召去到鄉間幫助農民工作的那些人的。那是一次義務的演出。

「在星羣的國度裏」

天氣很壞，可是我們還是決定坐汽車走。金呂遠他本來有事要辦，卻來伴我們同走。他到我們旅館時，穿了一件雨衣，帶了一隻小手提箱。

「看起來，我們今天要走不成了。」金說：「今天是七月初七日，再要下一整天哩。」

「爲什麼？」我們都覺得奇怪了。

「那是朝鮮的一個傳說，」金解釋說，「這叫『在星羣的國度裏』。」

「天正下着雨，讓我們來聽聽這傳說。」我們便這樣決定了。金便開始講這傳說：

「在銀河的北端，住着一個最有權威的國王，他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兒。在銀河的南端，住着一位破落的老皇后，她有一個出色漂亮的兒子。這兩個年輕人常在天空中相遇，兩人胸中都積滿了傾慕的愛情。雙方的家長並不阻礙他們的婚姻，不久他們便結婚了。這位美麗的姑娘太愛她的丈夫了；一步都不肯離開他，一天的分離都受不了。一整年她父親一次都沒有能看見她，所有他的邀請、迎接，她都置之不理，這可激怒了國王。他便命令武士去把他的女兒，乘她丈夫睡覺的時候，搶了回來。國王的命令便真由武士們執行了。」

這美麗的姑娘成了她父親宮中的囚人，她哭泣着；苦苦的思念瘦損了她，她只是戀念着她的丈夫。這樣分離了整整一年。

這樣，有一天，監護他們的神道替他們安排了一個相會的機會，在銀河邊上。他們到了那指定的地方，可是他們連握手都不成，因為他們站在銀河的兩對岸。

原來，這美麗的姑娘的父親在決定把他們分離的時候，憑着神祕的力量，預先把他自己的宮殿從東岸遷到了西岸；而老皇后和她兒子的宮殿，則仍留在東岸。現在，夾在這對情人的中間，橫互着一條銀河。

這樣，他們站在河的兩岸，痛哭着；眼淚掉到地上來，成了急雨。

這對情人相會在七月初七日。每年他們都在這一天相會，所以朝鮮人相信這一天是每年下雨最多的一天。」

「龍頭」

金呂遠講完了這個傳說，雨尙未停止；我們決計不管這雨，還是啓程。那時已是傍晚五時，除了我們以外，車中還有漁業部的人員和穿着雨衣的金呂遠。

我們的車繞過咸興近郊，那裏有好些很大的果藝園。按事實說起來，稱它們爲果藝園卻不大準確。它們實在是一個十分大的果樹種植場，佔了很大很大的一片面積。到末了我們駛出大果園的邊限，深綠色的稻田，便夾着大路；祇見到處都是綠色；田、菜園、小山，什麼都是綠的。偶然，在山坡上，散在大地樹叢的稍稀處，出現着白色的墓碑；它們在陽光裏如蜂窩似地反耀着。朝鮮的墓地大概建在斜坡，升高的地面上。這樣若有水潦發生，墓地可以不致被浸損。沿路荆球花樹高高的散立着，夾着小小的美麗的石塔。他們想幽靈在走向他們長眠處的時候，可在這裏歇息。

暮色漸深，天色很快就要暗下來了。我們馳過一排排路樹時，它們簡直是發亮的，那因爲它們都被電燈照着。原來日本人打算在朝鮮建造大規模的軍事工業（據他們估計，朝鮮所受空襲的威脅較輕），便建造了許多巨大的發電廠；結果朝鮮到處都有多餘了的電力，在鄉間一個個農夫破敗的小茅屋中，卻亮

着一盞三百瓦脫的燈泡，是常有的事。

夜趕上了我們，路上遇見一羣農夫，金呂遠跟他們說了幾句話，知道最近的一座橋被山洪衝斷了；在山溪邊有着一個村莊，我們可在那裏歇宿。

不到十五分鐘我們就到了那村莊，幸而金呂遠跟我們同行；雖然任何一個村莊中的居民都願意幫一個俄羅斯人的忙，可是語言不通總是不便事。後來我們學了些朝鮮話，漸漸的可以不經翻譯而通一些簡單的談話了；當時我們所會說的話祇限於「苛殺潑索尼拉」（意謂謝謝你）和「塔姆佩」（香煙）說了這二字便完了。

這村莊的人都已入睡了，祇有一個高大的草屋中還有亮光。金呂遠進去問話，我們聽見前面有山澗流水的聲音，原來我們在一條狹的峽谷間。從車頭上的燈光裏看去，另外還有幾座小茅屋，緊靠着陡峭的山坡立着，雨不斷地打在我們的帆布車篷上。

金呂遠回來了，說這村莊名叫「龍頭」。他帶我們進那所茅屋，那是鄉村人民委員會的會址。屋中有兩張桌子，幾隻椅子，在朝鮮的一般場所與人家私宅內不同，決不坐在地蓆上的。一面牆上有一架電話，別的牆上掛着史大林及金日成的照片。一個朝鮮人，守管着電話的，向我們友意地笑了一笑。幾分鐘之內，雞蛋、乾魚都已擺在桌子上。我們的漁業部的朋友，打開手提箱把他們帶的食物拿出來給大家吃。一會兒，司機也進來與我們同桌，大家很擠的圍着桌子。起先朝鮮人們坐在桌旁，卻不肯吃，不久

他們便很自在了。

我們問他們在日本人被趕出去後的生活。

不必等金呂遠替我們翻譯，我們已清楚地聽見三個熟悉的名字：史大林、莫斯科、金日成。大概說起來，在這以前和以後我們所遇到的一切談話中，朝鮮人沒有不提起這三個名字的。

那些農夫對新的情況覺得很高興，沒有什麼苦要訴說。他們所有的土地並不多，但現在所耕種的卻全屬於他們自己的了。以前土地都由地主作主，現在我們寄住的屋子便是地主的。

餐後，那些朝鮮人借給我們一牀羽毛墊褥，舒服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們起身時，天剛亮，濃霧充塞了這峽谷；峻峭的山石間，樹木蓋住了山坡。小塊零碎的土地上，播種了洋芋和玉蜀黍。大石塊還是雨濕的，散在播了種的田間。向日葵一株西一株的站着。西瓜和別種瓜類長在草棚的屋頂上。就在去年，百分之七十的收穫全繳給地主，人民靠着什麼過活？

村莊漸漸有了生氣。木格的紙窗拉開關上發出擦擦的聲音，光着身子的小孩在屋前爬着玩；老婦人們起身了在生爐子；男子們腰帶上插着斧頭，走上狹窄的山路，進入樹林去；不久他們便帶着一捆捆的木柴回來，「龍頭」的居民副業是採售木柴給鄰村。

隘口

吃完早飯，我們要付錢給主人，這當兒又得找金來幫忙了；他們並不富裕，可是總不肯收我們的錢，推卻了好久好久。

山洪衝走了橋樑，我們得繞路過去。漸漸的霧消散了，太陽出來了，我們經過一片寬廣的、綠色的田野。

「你們看，田裏一隻烏鴉都沒有。」金這樣叫了起來。

真的，田裏一隻烏鴉都不見。

「看見嗎？我還沒有把『星羣之國』全部都講完哩。」金笑着說，「那對夫婦的護持神，聽見他們在銀河邊的悲泣，便差遣所有的烏鴉在天空中搭了一座橋，使他們可以相聚在一起。因此在七月初八日的早晨，朝鮮全地沒有一處看得見烏鴉。」

轉了一個灣，司機插嘴了：「倘若烏鴉真的會搭橋，那末讓牠們在地上搭一座罷，不要搭在天上。」這是真的，地上橋樑的情況確是不大好；若河水較淺之處，涉水駛過比着走靠不住的木橋要安全得多了。不過我們並不懊悔啓程時沒有坐火車。

等太陽出來普照大地時，作為朝鮮特徵的綠色又顯出它的華采，映入我們的眼簾。但是現在卻又出現了耀眼的白色，與翠綠爭豔：水田中白色的鷺鷥，路邊灌木旁朝鮮人白色的衣服，河邊白色的石塊。在這綠色和白色的世界上，則是萬里無雲的，藍色的長天。

可是不久，不知從那裏升起了雲層；一會兒堆滿天空，灑下一陣急雨。這是一陣寂寞而無望的長雨。車便被這霧與雨構成的幕遮着，我們前進便得穿進這水淋淋的牆幕。我們到了隘口的山麓；這段通過這著名的險要之處的道路凡長二十九公里。金呂遠說沿路風景非常美麗，我們卻祇見雨和霧構成的牆隔着我們，其他一點都沒有看見什麼；路邊近處間或看見一個小村，幾所孤零零的茅舍。除了犬吠、鷄鳴、或人們說話的聲音外；其他什麼都聽不見，這情形司機最爲擔心：

「這樣，祇有一件好處，」司機喃喃地自怨地說，「我們若從懸崖向深谷裏摔了下去，眼都不閉，本來就什麼都看不見。」

我們向高處駛去。車似乎正想從縛住它的粗繩子掙脫下來；發動機發着費力的、呻喚的聲音，似在用力掙扎；我們覺得輪子陷入軟泥中，又掙起來；喇叭忽長忽短地叫着，警告前面的來車，鬧得我們不能談話。

峭壁在我們的右方，我們可從車身的傾斜度上覺得；司機竭力把車靠向左邊。祇有一次從霧稍稀薄處，我們看見了一角深暗色的天空；下面是一株松樹的圓頂，埋在白霧的中間。

這樣，在什麼都看不見的情況下，直到半夜我們才抵達平壤。找了一個旅館住下後，睡得便像死去了一般。

平壤

賣香煙小孩尖銳的叫賣聲，喚醒了我們在平壤的第一個早晨。路上沒有人行道；稠密的平壤街上的行人，順着路任意走來走去；行人中間還夾着水牛拉動的重載大車。騎自由車的，慢得跟牛車一樣；不知什麼時代的老式的三輪機車也夾在中間；總之，我們看不清，是行人要在水牛或車間穿出去向前去，還是車或動物想追過行人。

叫賣聲在路邊響着，招呼行人到店鋪中去。那兒路邊，地下坐着一個老人，疎疎的幾根鬍子，黃黃的臉滿是皺紋。大家都穿着白色的朝鮮衣服，戴着小小的馬鬃編就的黑帽子；據金呂遠說要年滿六十的男人，才可戴這種帽子。或是照朝鮮人的算法是六十一歲，因為朝鮮人把新生出來的小孩也算一歲的。這種年老的老人吸着長煙筒，看着喧嚷來往的人們，顯出漠然而又超然的神情。

周圍所看見的人都忽忽的似乎有着事情。祇有打扮得時髦的女人，三三兩兩的在這擁擠的人潮中，緩緩行進；她們的長裙子輕曳在地上。還可看到日本女人，這只要看她們所穿の木屐，便可知道了。

我們轉進一條小巷，比馬路狹小多了。兩旁都是飯店、餐館；站在小巷中間，不必動步便可以敲這邊的店門，也可以敲到對門的店門。那時時候還早，飯店尚未開門，有一家樓上有小孩向着我們叫：

「羅斯基！羅斯基！媽媽伊素？爸爸伊素？」（俄國人！俄國人！媽媽在家麼？爸爸在家麼？）

大概昨天有俄國軍官到這裏來過，教他們說過這樣的話。

後來我們走到平壤的大街上，很寬闊；水泥的路面，自有它的美麗之處。排成單行的朝鮮人，很有秩序的站在街上，等着電車。那裏國旗更多了。到處都是列寧、史大林和金日成的相片。比咸興還要多。

在這裏，我們看見了西式的或半西式的房子、大店鋪、大餐館等，可是大部分的屋子還是典型的朝鮮式的建築；黑色瓦的屋面，牆也是因歷時太久而變黑了，髒得很，滿是灰塵。

我們走過一家餐館，門外寫着俄文的大招牌「健康製造廠」，顯得這店主想招徠蘇軍軍官的生意。下面再寫着「俄國人，進來。」

在朝鮮文中，平壤意即「平原」。日文的 平 也是這個意思。其實這名字並不準確；因為這城市一半在平原，一半卻在一帶小山上，最高處便是聖山牡丹峯。

傍晚，我們往遊牡丹峯。我們的車很快地循着水泥路升到山巔。那裏有一隻古亭，四根柱子支着一個屋頂，四角向上翹起。柱上尚留有槍彈的痕跡，朝鮮人說這是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中某次作戰的結果。

距這古亭不遠處，一所白色建築物射着反光，這是朝鮮國家博物館。博物館外是朝鮮國王的陵寢，

他死在西歷紀元前一千年。這些墳墓乃是巨木構成的木椁，保存得很好，是幾十年前才發掘出來的。一塊木牌上印着說明，也是俄文的：

「這墓已有二千年之久。」

從山巔可展望平壤全境。城的西部是舊城，在夕陽裏閃着光；屋頂上的瓦，如古亭上的一樣的，有尖銳的翹起的角；遠看起來像一大羣舊式的海船，就將航行到黃昏的天空中去一樣。

向東去，一個平闊的小山頂上，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建築物。一年前這兒還是日本憲兵的駐所，那陰沈的樣式和氣氛，恰可代表這建築物的性質。

從牡丹峯的那一邊稍走下去一段路，可看見大同江的水面靜靜地反射着夕陽的光；在河的那面，可望見黃色的飛機場，一排排運輸機排列着。在飛機場外，又是一帶山脈，一半溶化在黛色的霧靄裏。在朝鮮，沒有一處地方遠望出去會看不見山的。

我們抵達那天，就打電話給蘇軍駐朝鮮的司令官 契斯佳柯夫 中將。因為蘇聯作家聯盟有一封信，托我們轉交給他。這位將軍約我們翌晨十時去看他。

一九四七年，蘇軍在朝鮮的指揮事宜係由柯羅特柯夫 少將擔任。

伊凡·米哈洛維區·契斯佳柯夫，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我們在他家中的內室見到了他。這位將軍正在整理他的選舉區的來信。那時還在上午，可是朝鮮的炎熱已侵入這半暗的內室了。所以他祇得穿

着睡衣接見我們，一塊濕毛巾圍在他頭上，不時拉起來擦他臉上的汗；他像剛從浴盆中鑽出來。

契斯佳柯夫將軍，我們久知道他；在莫斯科戰役與史大林格勒戰役中，他便已聞名遐邇。在東方，他又以突破日人精心設計的堅強防線而威震四方。

伊凡·米哈洛維區的態度自然而客氣。他讀了那信，便說：

「你們來了很好，在我們國內，對於朝鮮知道得還嫌太少。朝鮮這國家很有趣，人民也好。當然囉，你們在這裏只留一星期或十天，大概不容易對於每件事情都獲得真正了解的。」

我們在這當兒，就插嘴說，我們預備在朝鮮住三個月左右。

「那麼，這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伊凡·米哈洛維區說，「若能這樣，那你們可以定下來認真地工作，我們可以幫你們的忙。等你們把你們對新民主朝鮮的印象寫成一本書的時候，那你們既幫助了我們，也幫助了朝鮮的人民。」

初次會晤金日成

幾天以後，我們接到一個電話，從文逸——金日成的秘書兼翻譯那裏打來的。他通知我們當晚六時若有暇，金日成請我們到人民委員會辦事處去談話。

這樣一個消息，我們得到了，不但覺得高興；簡直覺得心情掀動，按捺不住的興奮。我們早就聽說

這個人，光榮和傳說籠罩了他。他擁有人民衷心的信任和真誠的愛。現在，我們就有機會可以去見到他了，並且可以當面談話。

準六時，我們走進金日成的辦公室。

一個人從一間長形房間的那一端的一張書桌後面站起來，走向我們。

文逸指着那人走過來的方向說：「金日成先生。」

我們已看見過幾十張金日成的相片；它們每一張都像，可是沒有一張像金日成本人。

在我們面前站着一個年輕、寬肩的青年人，清秀的臉；出奇地坦白；穿着一套毫無修飾的西服。

金日成請我們到房間另一角的小圓桌旁。

「請坐，請坐，」他帶着笑容說。那祇有好人才有的那種笑容。

「朝鮮很熱，我們得穿白色的衣服。」他說着，又看看我們的衣服，接着說：「喏，像我這樣。」

金日成指着他自己的衣服笑了。

「或像他一樣。」金又指了指文逸。

文逸早就囑咐我們，今天金日成祇有半小時的時間可空出來。不管怎樣，我們還強試着請他告訴我們，即使簡單些也好，朝鮮被解放後做了些什麼事。

「我喜歡你們自己去看。」金日成回答說：「村莊裏的農夫、工廠中的工人，都會坦白地告訴你們

各種事情的。你們好的、壞的都可見。我們沒有什麼要隱瞞。要緊之處是在不論好或壞，都得從友情的眼光來看。而從蘇聯來的人士，不用說，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請金日成講些關於他游擊隊的事。

「你們在這裏，平壤，可以遇到好些我們軍隊中的指揮官。」金日成說。「他們自會詳細講給你們聽我們跟日本人作戰的經過。文逸他會給你們介紹我從前的參謀長安吉。將來你們遊覽了朝鮮各地，跟各地人民中男的和女的都已談過話，那我們再碰頭；那時也許我再說些他們該說的話。」

金日成勸我們多作旅行。他兩次提到那著名的鑽石山，東方最美麗的所在之一。

我們談到朝鮮人民的歷史與命運。

金日成站起來，在房間中來回走着，他的臉顯得嚴肅起來。他再說話便慢起來了，聲音有些粗重，似乎在抑住激動。

「歷史記載是有負於朝鮮的，世界並不了解她，她也很少被人提起。人家對她所有的智識，既壞又不準確。沒有幾本關於朝鮮的書是懷有善意的。我們的人民被稱作軟弱、不能獨立、不能自存。世界上有誰知道李舜臣，那個偉大的朝鮮人擊敗了日本艦隊的？有誰知道成千成萬的游擊英雄？朝鮮人有他的短處，我們自己得改變他。不過我們從前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朝鮮人！」

「現在東方人民的眼光都注視着我們這個小小的半島。」金日成接下去說：「這裏反動與民主對立

着。我們知道人民的心和同情是在那一邊。我們得感謝偉大的蘇聯及史大林的天才，使朝鮮在世界殖民地國家中第一個從異國統治下解放出來，而獲得機會可以走向文明和民主的道路。」

「我已說過朝鮮人民有他的短處。可是你們是從解放了朝鮮的國度中來的，我要着重地說明：在我所指的短處中，決無、也從未有過『忘恩負義』這回事。」

在金日成向我們說了再會，而我們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我們覺得我們會與一個偉大而光明出色的人在一起。

當晚文逸伴着安吉到我們的旅館中來，我們差不多花了三小時紀錄安吉所講的金日成和他的軍隊的軼事。

第二章 金日成

三百五十年的歷史

日本人第一次企圖強佔朝鮮，遠在十六世紀的時候；那正是風雲變幻，沈鬱慘澹的時代。日本軍隊在半島南端釜山登陸。朝鮮軍隊訓練既差，武器尤劣；十八天內，日本人就進達朝鮮的國都漢城，那時的朝鮮國王便向他的盟國——中國求救，中國派了二十萬軍隊去。

這次的戰爭緊張到了極點。日本為求得決定性的勝利，傾出全部後備力量加到前線去。海軍也全部出動，為運送十二萬軍隊到決戰的戰場上去。朝鮮的失敗與被奴役的陰影，籠罩着全半島。

沒有一個日本人知道這時朝鮮的艦隊司令李舜臣已造成了一種新式戰艦，這種新式戰艦後來一直優於日本戰艦。當時的東方和西方也都不知道這種戰艦的威力，它實在是世界第一個裝甲艦隊。這「甲」是木製的，不過這種木頭的硬度，並不遜於鐵甲；日本砲彈打在上面竟可以絲毫無損。

這種裝甲艦的頭部，很像龜籠的頭，是李舜臣特地設計了用來衝撞敵船的。朝鮮話稱這種船叫「吉蒲篋」，意思是「甲魚船」。

海戰的一次主力戰中，十二萬日軍葬身太平洋。從此李舜臣成為朝鮮最著名的民族英雄。

這事以後，一直等到好幾百年過去，朝鮮纔重又出現一個大人物，他的聲名差不多可以超過李舜臣，他也是以擊敗日本人著名的。十多年來，他一直指揮朝鮮的游擊隊與日本作戰；開始時只有三十個戰士，幾年之後，游擊部隊增加到十萬人。這人就是金日成。這個被傳說與人民的所愛戴、所擁護的人物，在朝鮮是無人不曉的。

金日成今年（一九四七年）三十五歲。他所經歷的奮鬥與生活真是太平常了。在我們旅行朝鮮北部的五個月中，聽到了無數關於金日成的故事。我們記述了他手下兵士與指揮官所講述的經歷，也筆錄了農民間流傳的關於他的傳說。更幸運的，我們有好幾回與金日成自己作較長的談話。我們更親眼目睹了在他治下進行的、朝鮮的出色變化——進入民主政治的蛻變。

革命的一家

一九一二年，金日成出生在萬景臺村中，那時是日本佔領朝鮮後的第二年。

他的父親是一個鄉村教員，一個革命家。一九一六年，他的父親到上海去與國民會發生接觸；回來後，就在平壤組織了地下工作的團體。隔了一些時候，他被日本警察捉去關在監獄裏，直到一九一八年冬天，才放出來。釋放後他移居中國東三省；後來重又回來參加一九一九年的三月一日起事。又被捕。待再釋放出來便全家遷到東三省。獄中生活耗盡了他的精力，加之又患重病，所以不久便死了。

金日成自述他一生中見到父親的日子，總算起來也不過幾個月。他牢記父親常說的一句話：「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就如一隻喪家之犬。」

他的父親死後不久，他的母親也死了；他的母親死去之前，在地下掘出兩把馬牌手槍，交給這個十四歲的兒子；這是父親留下的最後武器，也是兒子所承受的最初的武器。

森林中的集會

日本人強佔了東三省以後，朝鮮人便移民到那裏去。但那些爲朝鮮的獨立與民主而奮鬥的人們卻發覺那裏也有緊緊的監視、檢查和逮捕。他們運用那種恐怖和殘暴手段，賄賂和密探的手段，緊緊掌握住滿洲的城市以至鄉村的統治權。警察監視了每家朝鮮人家，即使是最有經驗、最可靠的戰士，也簡直無法施展他的本領。

這時金日成是一個青年地下組織「東滿洲」的書記。

他與一羣朋友，約有三十人，組織了朝鮮的第一個游擊隊。我們是從金日成最親近的患難之交安吉那裏知道這個組織的。

在冬天某一個晚上，密林深處，他們會集了在一堆營火旁邊，金日成說出了這段話：

「避開日本人決不是鬪爭的辦法，那些逃到東三省去的人，誰都知道，日本人仍能追蹤着他們。我

們一定要趕走日本人，這是惟一的生路。爲進行這個鬭爭，我們需要武器；而我們有這能力可獲得武器。我們每二三人組成一個小組，一小組的人已足對付一個武裝的兵士或警察。地主們的土槍，我們也可去取來。一旦我們有了武器，我們就有力量了。」

金日成這樣演說了一遍，那時他尙未滿二十歲。

「這樣我們便可以獲得武器，」他接下去說，「但這只是一端，武器必須握在堅定而有耐性人的手中；我們還須有嚴密的紀律和絕對服從。」

「我們人很少，可是我們即使有一百人或一千人，我們也還是不夠來擊敗敵人。祇有在全體人民站在我們這一邊時，我們才能取得勝利。我們對各地人民的關係，不僅要友善，更須親切如家人父子；建立起不可破的似血親的關係。怎樣去建立這種關係呢？和善、無可指摘的態度固然重要；但這畢竟不是全部，更重要的還是在使人民相信我們的主義，相信我們的力量，相信我們的最後勝利。」

這是金日成向第一次組成的游擊隊戰士說的話。夜風從森林間唸嘯而過，火光依稀映出這位指揮官的面容。他的詞句使一切分明了然，不必再有人說別的話了。現在剩下的就是團結一起而行動起來。

「送械團」

金日成把這集團分成好幾個小組，每一小組指定一個指揮官；並劃定軍事活動的範圍；便從徒手的

工作開始。他們打扮成農民的樣子，帶着中國式長柄鐵刀，從這村走到那村；捉住日本警察或兵士，就把他殺了，奪下他的槍械。要躲藏起來是不成問題的，人民那一個不憎惡日本人呢？

兩個月後，金日成召集了各小組的指揮官，在汪清附近的森林中又開一次會議。各人報告：每一組都有了二三枝手槍、土槍，有的還有了新式來復槍。金日成認為進一步行動的時機到了，便決定先埋伏突擊出巡日兵的四鄉「懲膺巡邏隊」。這種巡邏隊大概包括十個到十五個士兵和一個率領的軍官。

這類詐戰獲得輝煌的戰果。地形的熟悉使他們能儘量應用奇襲。好幾次日本「懲膺隊」全軍覆沒。游擊隊奪獲了兵器、軍用品及各種配備。人民興高采烈地歡迎金日成的夥伴們；一貧如洗的滿洲農民也樂於以糧食供給金日成的戰鬥部隊。每一個村莊，游擊隊都可計算作爲他們的借宿之處。每一個農民，不論他是中國人或朝鮮人，都隨時隨地願意幫他們的忙，替他們帶路，作嚮導。他們爲什麼肯這樣做是容易明白的，中國人與朝鮮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日本侵略者。

搶到滿洲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採用對付朝鮮的方法，來對付滿洲。

中國人便被奴役、被剝削如朝鮮人一樣。因此中國農民和工人的同情，常向着朝鮮人的一邊。以後日本人的「懲膺巡邏隊」便被游擊隊稱作「送械團」。

游 擊 隊

一九三四年，朝鮮游擊隊重又編成第一游擊師，隸歸金日成指揮。所有的游擊隊員和農民，不但認清楚他是一個有才能的指揮官，還知道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和領袖。正是他，在最艱苦的時候，指示了人民爲自由與獨立奮鬥的方向。正是他，把反抗日本人的武力組織成一師有紀律、而且武器齊全的軍隊。他又與中國人民革命軍建立起連繫，而屢次配合作戰。

日本人漸漸地得付出重大的代價來對付這種「小股土匪」，日本人用這名詞來稱金日成的部隊。

日本人也明白，現在他們對付的，乃是人民所愛護與支持的軍隊。日本軍隊與警察採用最殘暴和最慘酷的手段來對付人民；那一個村莊有藏匿游擊隊嫌疑的，便把全村莊焚燒了。那一家農民有一點兒表示對金日成同情的，便槍斃了。在游擊區中，每一個村莊的周圍都建起了圍牆，搜查任何人的進出。到了冬天，日本人知道游擊隊最不可缺少的是火柴；在深山中的樹林裏，他們既無房屋，又無遮蔽，隨時在移動，祇得燒野火來取暖。他們圍着火擠緊了睡覺，又依火作炊。燃火得用火柴，日本人防農民以火柴接濟游擊隊，便限定每家人家每月限用火柴一匣；下一月買取火柴須繳入五十枝火柴頭，這樣來防止火柴流入游擊隊手中。若有農民缺少了火柴頭，那末日本兵準備着粗棍與步槍在。

小小的懲罰部隊漸漸由正規的聯隊、營等日本軍隊來接替了。而游擊隊也不再是軍備窳陋，訓練不足的零星隊伍了。現在他們已能正式與日本軍隊接戰，祇要金日成認爲地形與環境合適便行了。

「在日本軍隊的情報中，稱我們是可注意的武力；」他說：「我們得證實這種說法。」

聚集了他手下最勇敢、最堅強的戰士，金日成使他的部隊突破日軍大隊人馬駐守的區域。短短的接觸一下，然後迅速退入山中；游擊隊更隨身備着幾天用的軍火與給養；日本軍隊往往挾着相當大的兵力（現在已決不少於一營）尾追而來。他們早安排着後衛武力，抵抗一陣，便很快地退去；最後，日本人追着，被逗得急了，往往墮入金日成安排好的主力部隊的圍攻圈套中。在山區中，深林中，游擊部隊很容易圍緊了日本軍隊，殲滅他們。

金日成的計劃和活動，當然決不僅限於這類接觸和戰鬥；有時接着來一下突然而又猛烈的襲擊，完全出乎日本軍隊意料之外；或攻擊他們兵力最弱的所在，使他們措手不及。還有一件更可注意的事，——他的攻擊第一次出現在朝鮮的疆界內。

朝鮮的旗號與歌聲

這次攻擊的猛烈正跟它的突然一樣。精選的游擊隊員，由金日成親自率領，從祕密的山徑，到達了朝鮮與東三省的交界處，朝鮮惠山鎮的附近。游擊隊在天明時突入市區，一場劇戰，日本守軍全軍覆沒。游擊隊便控制了全境，搶得了機關槍、來復槍、迫擊砲和其他軍用品。不能搬走的，他們燬掉。不過這次作戰的意義，最根本的不僅在擊敗日本守軍，而是在它的政治影響。金日成對這點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

戰事既畢，金日成把他的部隊集合起來。行軍通過惠山鎮的大街，一邊行軍，一邊唱起朝鮮游擊隊之歌；金日成自己在前面率領，張着一面大旗；這一面大旗在惠山鎮人民心中所引起的興奮、激動與歡欣，恐怕不是讀者所能想像的。因為這件事正發生在當全朝鮮的學校（即使是初等小學）祇准教日語、說日語的時期。那時任何學生在學校裏，即使退課休息時，若說朝鮮話，便立刻會被開除學籍。朝鮮人名都被強迫改成日本名字。在任何店鋪（包括朝鮮店鋪在內）中，顧客買東西時若說朝鮮話，便拒絕賣給他。現在，卻見光天化日之下，一個朝鮮人帶着隊伍，打敗了日本軍隊。大家可看見他打着朝鮮旗號，大家可聽見朝鮮戰歌。

日本增援軍隊迅速地調到惠山鎮來，可是並不能把金日成怎樣；他已越過邊界，進入東三省。他所循經的山路，祇有他知道，日本人卻不知道的。在他臨走以前，他還打開了市銀行的銀庫，把錢分給窮人。

這時金日成才二十五歲，人民喚他金日成將軍。

日本軍隊，更走錯了一步，他們命令惠山鎮的居民來收拾日本兵的屍首。朝鮮居民不但為求安心而做這件事，而且還十分滿意呢。後來有一個朝鮮人找到了一具日本屍體，但是他卻喜不自禁的告訴他的朋友，說他已經至少找到三個。這樣一來，實際殺死的僅有二百日兵，到傍晚已傳說成二千死屍了。更到下一天的夜裏，已哄傳成六千死屍了。這樣的傳出來，傳到漢城，死掉的日兵數目增加了十倍。於是

一個關於金日成的傳說流傳開去，說他在一天之中，殺了六萬日本兵。

又一個傳說

有一時，日本警局出賞格二十萬日元買金日成頭顱。不久報紙上便刊登一個報告，說金日成已被捕，由軍事法庭判決處死，並印出了一張行刑後金日成橫陳地上的假照片。自惠山鎮這件事情出了以後，日本人的懸賞價格增到五十萬日元；到處貼了日本文與朝鮮文的公告，從東三省直到朝鮮，連窮鄉僻壤都貼遍了。總之，日本人已「埋」了他好幾回；可是每次仍不得不把他從死人中拉他起來。而金日成頭顱的價格也在一步步地漲上去。這樣又造成了一個傳說，尤其在農民中盛行；說金日成是不會死的。

金日成自己告訴我們上述這兩個傳說，他另外還告訴我們一段出色的故事，我們可稱它為：

上校與祖母

要消滅游擊隊既已絕望，日本人於是想用狡計來捉住游擊隊的首領，這方法在日本間諜組織的上層，一定以為是非常聰明的了。

在朝鮮，大家知道金日成從最幼小時起，心上有一弱點，那便是他的祖母。她跟金日成的父母一

樣，原是鄉村學校的教師。金日成幼時，曾隨着祖母在七洞鄉村小學中讀書。

有一天，一輛汽車駛到這位老年教師的門口，他們說來迎接她去看她的孫兒。但這車卻開到平壤火車站，一個憲兵校官伴她坐在與外面隔絕的一節客車中，直駛過滿洲。在途中那校官告訴她該怎麼怎麼做，才可以看見她的孫兒；她該寫封信給金日成，說要相見一下。那校官說現在金日成與日本人的關係已轉好，他已知道從前的錯誤，日本人也已原諒他。警察方面也願意金日成與他的親戚都好，所以讓他們祖母孫兒見一面——當然雙方都願意的。

這談話是經過一個翻譯轉達的。從一開頭，老祖母說，她一個日本字都不懂。

「倘若這位校官與金日成的關係很好，」那位老婦人說，「讓他自己寫信好了；像他這樣一位上司，金日成該不會拒絕他。」至於她自己，已是一個老年人了，她不該先寫信給孫兒，這與朝鮮習慣相違的；再加她已太衰老，不記得該怎樣寫信了。

無論怎麼勸說，那老女人終不為所動，不肯改變她的主意。

有一個時期，火車鏗鏘地在日本人認為靠近游擊隊的地區故意來來去去。他們想也許金日成自己會來看一看他的祖母的。金日成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他什麼事都敢做。

可是時光儘管過去，金日成終於沒有出現。火車又開回平壤。這時候，這位老祖母就對那個校官說：「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知道你們日本人比我的孫兒弱。全朝鮮、全滿洲的人都知道。可是你們日本人

比我這老婦人卻還更弱哩。因為倘若我要跟我的孫兒說些話，我還有辦法；可是你們日本人卻沒辦法……。」

這些話漸漸傳遍了全朝鮮。也許這位年老的女教師把這話告訴了七洞市上的農夫們，他們把話傳到了平壤市上。也許是那個朝鮮翻譯，不懂得保守職務上的秘密。

日本人看出來，那些肯爲了賞格而去殺金日成的人，近不了他，那些可接近金日成的人又決買不過來。這樣勢必需要對金來一個「協定」。

日本人連出錢的話都不說，他們願給他連日本將官們都視爲榮譽的待遇與地位，並願給他全國軍隊中最高位之一的全朝鮮軍隊總司令的頭銜。

安吉告訴我們說；金日成聽見了這種允許，他並不生氣。他原來是一個生性高興的人；他也真相信日本是最笨的人。他更知道日本人假若自信而滿足，是決不會提出這種條件的。

自由

金日成的一師力量很快地發展成了軍。又成了軍團。可是鬪爭却愈來愈艱苦；那龐大的關東軍——帝國軍隊的精銳在滿洲注視着它。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無線電廣播了蘇聯軍隊在史大林格勒的勝利。朝鮮人知道他們不必久等

了。蘇維埃的強大武力將到遠東來拊擊東方帝國主義的背，如她在西方一樣。朝鮮解放的日子近了。

那曙光來臨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契斯佳柯夫中將接受了日本第三十四軍的投降。北朝鮮自由了。

九月，在平壤舉行了盛大無比的慶祝會；慶祝自由與解放。朝鮮人高舉列寧與史大林的畫像，到會場中來。羣衆認出了金日成的汽車，便高舉他上講壇，金日成第一次向北朝鮮自由的國民公開演講，他一開始便向蘇聯和史大林道賀並稱謝；他說了這話，二十餘萬朝鮮人民便三呼「萬歲」。

接着，金日成被選為臨時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在他指導之下，許多民主的改革都付之實行，從根本上改善了朝鮮人民的生活。例如土地改革把土地還給了農民，使他們開始過人的生活；使他們初次知道：他們播種收割，並非爲了地主或日本人。勞工法保障了工人工作八小時的工作日；還有免費的醫藥與假期。工業歸國有的立法，使全國的大企業歸入人民手中。最後，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在歷史上是四千年來第一次朝鮮人經驗了普遍、平等、祕密的投票方法，由自己來選舉人民委員會的代表。

第二章 婦女聯合會主席

婦女民主聯合會的主席，朴旦愛約我們同到江東區的一個村莊去參觀。她在東三省與朝鮮做了十五年以上的地下工作，加起來總有十年的時間都是在監獄裏過的。而在這些地下黨工作的漫長歲月中，她沒有一年的五月二日不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她受盡了種種祇有日本人在東方才想得出的酷刑和虐待。看着她這雙小手，想到日本人爲逼她出賣同志，曾把針刺入她的指甲縫中，真使人戰慄恐怖。可是她從未吐露過一次；地下工作者也全知道。今日朴旦愛已被千萬朝鮮婦女所尊敬；她也久已是她的英雄黨中最可愛的一個人了。

我們決不能忘記，這樣一個熬過許多虐待酷刑的女人，竟有着這樣安靜、仁慈的眼光。她說：「這樣的事，說起來也許不易爲人瞭解。就是，在監獄中，我們也可以工作的。在我們的監獄中，有很好的組織，可以工作。每一次五月一日，每一間獄室裏面都有表示，獄卒也無法阻止……。」

這是真的，全世界最殘忍的獄卒，對像朴旦愛這樣的人也毫無辦法的。當然她並不會忘記身體上所受的酷刑；她真心澈底的痛恨那種殘酷、痛楚的手段，那種壓制、泯滅她的理性來迫取口供的手段。

朴旦愛講起了在監獄中安排密謀的方法：在五月一日，他們有所表示和行動。忽然，同時所有監獄

中的政治犯，即使在單獨一間獄室中的，也唱起朝鮮革命歌來了。她除了所受的酷刑以外，監獄中的一切事，似乎都記得清清楚楚。後來我們問起日本統治下的監獄制度時，她纔簡單地說起所受的酷刑。

婦女民主聯合會有七十五萬會員。朴旦愛說起聯合會當前的兩大問題：一、清除文盲。二、協助政

府的民主改革。

「倘若你在夜間經過朝鮮鄉間的村莊，」朴旦愛說，「看見一所矮屋中還有着燈光，那就可知道：清除文盲小組正在進行工作。這種小組係由當地婦女聯合會組織，吸收當地的女教師、助產士以及識字婦女來參加。所要求的條件祇是能讀能寫。」

婦女聯合會更組織星期六晚間的工作隊，協助工業、運輸、及堤防等事。聯合會的會員更協助救濟東三省與中國其他各地的難民，收集衣服雜物及糧食等供給他們；並辦理托兒所及嬰兒院等。這種事業是朝鮮從未有過的。

突然朴旦愛臉上合了一種抑制住的、高興的微笑告訴我們：「你們可知道在我們的組織中，還有一個男人參加？他就是平安省區的俄羅斯司令官。對於當地的婦女組織，他給了無數寶貴的幫助；他把自己的車借給婦女會使用，又指導和協助婦女會的建築工程。有一次大會中，大家一致投票選他為會員。後來我到這一區去，問起他這事的經過，他還顯得很窘哩。這位指揮官說他接到婦女會邀他參加大會的

請帖，他帶了一個翻譯員便去了；到了那裏，就被選入主席團；這也沒有什麼，他早就料到這一着的；就坐到了主席團的座位上去，但那位翻譯員却被留在場子裏。那時有一位婦女站起來說了好些話，那位指揮官一點也不懂，因為他對朝鮮文的智識實在太有限了。可是他也有些看得出，這篇演說多少與他有關。接着但見所有的婦女都鼓掌；舉手表決；重又熱烈地鼓掌；聚會終了，那位翻譯員走近來告訴他：你現在是婦女民主聯合會的會員了。」

「到這地步，那位指揮也無法可施了。」

當時臨時人民委員會正在進行婦女平等的立法程序，北朝鮮到處有會議與集會。這個立法程序立刻得到全朝鮮婦女的擁護。那些小心的批評家所發表的「時機尚未成熟」的議論，頓時被歡聲的浪潮掩蓋得聲息全無。甚至朝鮮全地大多數的藝妓也都擁護這個法律——這個法律還規定要消滅藝妓制度。

我們與朴旦愛約好明天一同到江東區的村莊去。我們分別之前，朴旦愛領我們到隔壁一間房中，給我們看一張絲繡的史大林像。這是一件非常精緻的繡品，由平壤最善刺繡的五個女人——都是婦女民主聯合會的會員——親手繡出來的，將來準備送給史大林。

每次動手刺繡以前，這些繡女都先洗過澡，換上最好的衣服。那個繡史大林的眼睛的人，對史大林的相片，足足看了兩天兩夜。這所謂兩天兩夜是四十八小時。她整整四十八小時沒有睡覺，凝視着這對眼睛；它們像她所說的：「高瞻遠矚着全宇宙」，才完成這件工作。

江東的村莊

那個著名的作家，又是名記者斯諾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的「星期六晚郵報」上說：

「對於朝鮮農民，稍爲平均些的土地分配就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在朝鮮土地改革之需要，更甚於日本。戰前，百分之七十八以上的農民所有的土地不足二十畝；而朝鮮全部人口百分之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內，却擁有全國耕地百分之六十四。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一是個農，完全沒有自己的土地。地主的收入佔收穫量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田租往往要征收到全部收穫的百分之九十。」

土地改革雖然將嚴重影響這八萬朝鮮地主，但却能使幾百萬朝鮮農民可過比較像樣的生活，而奠定朝鮮民主的基礎。」

這幾行刊印時，朝鮮北部的土地改革已經成爲事實了；總計有六八二，七六〇家農戶得了土地。這改革的確使百萬農民從此有機會可解除剝削與貧窮，而奠定了朝鮮民主的基礎。

改革實行後，金日成接到了三萬封農民寫來表示感謝的信，其中有幾十封信是血書。後來，在平壤的「朝鮮解放週年紀念展覽會」上，我看到了其中的兩封。

* * *
隨着朴旦愛，我們來到江東。我們想隨意在村外散散步，在各處走走，所以決定不去拜訪當地的人

民委員會。事實上，江東不宜稱爲村莊，雖然那裏的居民都以耕種爲生；按區域範圍說起來該稱爲區的中心。

在這裏，我們可感覺到一種假日的空氣，但並非因爲當天是星期日。事實上，完全是另外一種解釋。街上、牆上、到處都貼了紅綠紙條的標語、照片、和旗幟。我們看得出：不僅在這些表示上，還有在村上所有的農民、農婦、小孩的臉上，也都有着一層愉快的光采。

我們驅車到距平壤七十公里的鄉下去。每一個朝鮮人知道了車中坐的是俄羅斯人，都笑嘻嘻的招呼我們。至於小孩子，那乾脆就兩手高舉，拍手又大喊「萬歲」，直着小喉嚨大叫。小孩當然小孩子樣，可是朴旦愛却說得好：

「你怎樣想？若是父母對俄國人感情不好，小孩子會這樣向你們歡呼的麼？……」

我們向江東村邊走去，就想去訪問訪問鄉人。遇到第一所房子，我們便進去了。

那房子的門開着；我們看見一個老人躺在很髒的稻草蓆上，他正病着；右腿腫脹的，那是在田中工作時受的傷。那醜陋的茅屋內很暗，沒有窗子。老人的臉色毫無生氣，不過他聽朴旦愛說我們要與他談幾句話，他便笑了笑，似乎生氣恢復了。

這個名叫金元鳳的老人，年紀已六十四歲。並無子女，先妻在廿五年前去世，續娶了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子，跟他自己一樣貧窮。金元鳳一生都爲地主作牛馬，甚至沒有一間自己的茅屋。一直到十五年

前，他才着手造這茅棚。這茅棚說它像房屋，倒不如說它像鄉村中的澡棚子。江東村外，到處都是這種髒的草棚。誰沒有親眼目睹那種窮困的情形，就不會相信日本人與地主搾取朝鮮農民到怎樣一種程度。

金元鳳記得那段無法無天、用棍棒統治的野蠻時期。有一次，他有了一口袋米——他整個冬天的糧食。警察知道了，便命令他把它送到警察所去。他無法可想，祇得把這唯一的一袋米送掉。他同妻子兩天餓着肚皮上牀，還希望以後再也不會被吵擾了。誰知明天警察又來叫他去了，要他再送一袋米來。金元鳳便說明原委，說他已沒有了。他們便強迫他跪在警察所的廣場上，雙手舉起，舉着一塊大石頭。他從早晨八時跪到下午一時，實在支不住了，便昏倒在地下。他醒過來時，日本人又毒打他，他躺在地下起不來，祇得答應再拿米來。回去便帶了老妻逃入山中，喫些草根、野果和樹皮爲生，差不多已不成人形。幾個月後，朝鮮解放了，金元鳳纔帶了妻子回來。

那老人的臉色像泥土，眼是紅的，手粗而多繭。不過等到他說到目前的生活時，他的眼光中却也現出了那種愉快的、似慶祝假期似的歡欣的目光來。

現在，已是他的暮年。金元鳳分配到了一份土地。他希望這次收穫可够他一年的食用，或再餘存些。他跟鄰居合買了一頭牛，他的鄰居借給他錢。若在以前，那決沒有這樣的事情的。因爲現在人家信託得過，金元鳳有他自己的收穫，等秋收時金元鳳便有錢可還他的欠款。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他覺得自己也有人關心着他了，四周的人也比較和善些了。因爲有了土地和機會，可以過「像人的生活」

了。當地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來看過這個老人，並差了一個醫生來爲他診治。鄰居幫着他的妻子在田中做工，現在農民間互相幫助的情形也比以前多了。

我們方纔已說過，那天是星期日，却差不多沒有一個江東居民尙留在家中的。大家自動的出外工作，挖深那條通過村莊的溪流。在多雨的季節，山中積水一多，便漲大水，溢出河牀，淹沒耕地與房屋。現在農民們決計爲根治水災，來挖深河牀。所有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參加這工作。他們在一起，和善快樂地工作着。雖然那時天氣炎熱到攝氏五十度，對於習慣集體勞動的蘇聯人，那真是一幅動人的圖畫。

朴旦愛和我們一同坐在小山腳下的樹蔭下，躲避猛烈的太陽。小山上全是樹叢。離我們不遠處的樹旁，栓着一頭水牛；看它的神情也怕熱得很，樹葉的綠色却顯得清新而又涼快。

不一會兒，我們便被小孩環繞着了。接着年老的人也來了。一個男孩子帶來一隻深色的陶器水罐，裏面盛着水。我們並沒有問他要水喝，他自己想我們大概會要水喝的。

朴旦愛與那些年老的人談起話來了，小孩在旁邊留神地聽着。有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尹誥成幾次重覆地說着「沙拉梯夫」這句話。朴旦愛翻譯給我們聽：「沙拉梯夫」意思就是「生活」。老人說：死亡籠罩了朝鮮三十五年。不過，朝鮮人是具有活力的人民；現在，真實的生活終於來了。

尹誥成家裏有十個人：妻子、孩子與孫子。他得到四坵（水田之單位）地，已經收到八袋麥。過去，他應給地主六袋，剩下的日本人全拿了去。現在，照新的法律，他祇須繳二袋給政府。從前，在最好的年歲，他留下不過二袋米。如果他們每天吃一頓，祇够他全家吃六個星期到兩個月。現在，尹誥成已有了六袋麥，還有十袋米，這才是「沙拉梯夫」！

在日本統治之下，尹誥成只有一個兒子可以進學校。在那裏，用日本文教他日本的事。現在他所有的三個孩子都進了朝鮮學校，由他們自己的朝鮮教師教，用他們自己的朝鮮文。時代變了，這才是「沙拉梯夫」！

坐在尹誥成旁邊，一個帶小黑馬鬚帽的老人，正吸着煙管；這帽子說明他不會比六十歲少了。老人保持沈默，但可以看得出他贊成尹誥成所說的話。

我們說起金元鳳的遭遇，問他是否真有這種酷刑？

那個戴小黑帽的老人立刻露出驚奇的眼光瞧着我們。這種驚奇是一位飽經世故的老人，對着毫無人生經驗的年輕而發的。停了一下，他說：

「我的名字叫金百贊，從他聽得懂自己的名字時起，我就一直挨打的。最初是被地主打，後來被日本本人與地主一同打；這原也沒其什麼大分別的。我認識金元鳳，他們硬罰他舉着大石塊跪下時，我就跪在他旁邊。不過，我沒有舉大石塊，卻是舉一隻大桌子。我比金元鳳先昏倒。他在我們一村裏算是勁兒

大的哩。」

「蘇軍剛把日本軍隊趕出去，」金百贊接着講下去：「地主們突然跟我們客氣得如朋友一樣；可是我的挨鞭子的背脊，比面貌更記得清楚；究竟誰是朋友。我們有一個地主叫黃根鎮，他有一百五十坵的土地和十五所房子。他接待朋友有一定的規矩：接待窮人在小房子裏，接待富人在大房子裏，接待日本人則在最大的一所房子裏，那所房子有四十間房間。」

「那個黃根鎮也決定要跟我們交朋友了。他說了一大套話，我們懂得情勢對他不利，而我們的地位已在改善了。便說：我們若要交朋友，那把你的土地拿出來，像朋友一樣大家分分。他却答應說：土地是他祖宗傳下來的，分掉了，祖宗會咒詛他的。」

「我們便說：也許他的祖宗在陰間也變聰明了，現在也願意跟我們交朋友了。到底，他仍不肯分土地，我們也知道他不會自動把土地拿出來的。後來法律行出來了，我們村中的女人，全趕出來追着他。他逃到池塘邊，祇得喊：我給，我給！這時他也不怕祖宗咒詛他了。大概他怕自己不答應，便會馬上跟祖宗見面啦。」

金百贊說着，好幾十個農民聚了攏來，聽他講到村裏的婦人怎樣逼着黃根鎮拿出土地來分，大家都笑了起來。

「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很容易就看出來了。」金百贊說：「用不着多想什麼道理的，人民委員會

給了我們土地——他們便是我們的朋友。起先我們不相信他們每年祇向我們要收成的四分之一不到作為田賦，後來我們看見他們真的這樣做；我們當然站在人民委員會那一邊。」

「日本人在的時候，問我們要所有的白米，自己只准留下少許洋山芋。今年人民委員會來問我們種些什麼、有一個人回答說：我差不多全種了洋山芋。他想把種的大米和麥子自己藏些起來。後來他看到政府真的祇取四分之一的收成，他纔自動的到人民委員會報告說：我承認說錯了，從前我想政府要騙我的；現在政府這樣誠實，我也要做個誠實的人了。」

我們與農民們分別時，他們都想招待我們一下。

「明年你們來，我們殺隻牛來請請你們。」一個農民說。「現在我們還辦不到，可是不管怎樣，你們別餓着肚子走。」

可是我們不能再等了，因為當地的人民委員會知道我們來到，已幾次派人來催請我們去吃飯，再不去真太不客氣了。

檀君的誕生地

當地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文昌宇先生，今年五十六歲；爲了他曾參加一九一九年的起事，被囚禁了七年。他真是江東村的子孫，從遙遠到不知多少年代前起，他們文家一家便是江東村的居民。而江東村在

朝鮮有他的特殊地位。原來在江東村外的山麓還有着檀君的墳墓，據傳說這墳墓已有四千二百七十九年之久了。朝鮮人乃是檀君的子孫，他是從天上降生下來的。十年前教育人民會社會發掘過這墳墓，掘出過墓碑似的東西。後來他們也未敢再繼續或掘開整個墳墓，一則怕日本人知道，二則他們並無懂得考古學的專家在旁邊。他們祇得把它重又填好，裝成原樣。

我們跟文昌宇一同去參觀檀君的墳墓。那墳墓是一個低低的土阜，在墳墓脚下有一塊方石，上面刻着文字，簡略地記着檀君的傳說，這塊方石是從平壤由教育人民會社搬運去的。墳墓週圍還有一圈矮矮的石欄杆，門口立着一座小塔，文昌宇請我們轉告人民委員會派考古專家去研究。從許多事上看出來，文昌宇是一個很愛國的人。

「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這位主席說，「在這個國家最古的發源地上，却最早完成了土地改革；我們早在本年三月二十日以前就完成了。這事的結果，你可以親眼看到。朴旦愛告訴我，農民們已自動把一切講給你聽，我現在不過加上數目字：我們這一區有土地一五、二二二「突」，其中一一、九三〇是屬於大地主的；我們沒收了，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共六、五四八家農民得到了土地。你可以看得出，農民們的情緒很高，我的意思說——戰鬥情緒很高。」

在我們告辭之前，朴旦愛帶我們到婦女民主聯合會的地方支部，幾個婦女坐在一間房子裏，用紅絲線繡手巾，這是她們預備在朝鮮解放週年紀念時，送給蘇軍的禮物。她們送我們每人一塊這種手巾，上

面繡着 16—VIII 43 這是解放的紀念日。

據說：半小時前，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帶來她自己繡的十二塊手巾，她要把它送給蘇軍，並請他們原諒她的禮物不好。她說：「如果沒有俄羅斯人，我的孫子們會仍然是日本人的奴隸。」

第四章 金抖奉

我們第一次看見金抖奉是在平壤知識份子的一個集會上，他那時正在演講。他的身材是這樣的矮小，從講臺後面看去，只見他的頭平放在長而細的頭頸上。他的聲音不很響亮，但很堅定。這種堅定，跟他近乎孩子氣的誠懇表情，不很調和。

關於金抖奉，我們也早已聽到了許多傳說。有一次，我們跟一些朝鮮作家談到朝鮮的語文問題，他們告訴我們：一個受過一般教育的朝鮮人，可以認識二千字。字彙最豐富大作家韓雪野認識六千字。我們問是不是還有人比韓雪野的語彙更豐富。他們回答說：

「有的，金抖奉知道一萬二千字。」

金抖奉在他的辦公室裏接待我們。那是一間寬大、光亮的房間，書桌上有一個鸞鷲鳥的模型。

「鸞鷲」金抖奉說：「象徵永恆與快樂，我把牠放在桌子上，可以引起我想到：我們的人民現在所享受的快樂，和在繼續走向我們現在所走的快樂永恆的道路。」

說到他自己的時候，他常常用他那小手撫摸這個死了的鸞鷲的白羽毛。

我們想到這位著名的人物，他爲了長久受難的祖國已經有這樣多的貢獻。

一九〇五年，十六歲的金抖奉參加了漢城學生組織的反日示威遊行。

一九〇九年，金抖奉參加了朝鮮青年黨。

這個黨是一個純粹的愛國組織。他們的唯一目的在反抗日本統治。經濟方面由朝鮮的有錢人支持，這些有錢人中很多人都信仰民族主義，並不順從外國的征服者。

朝鮮青年黨的黨員們認為大家是同胞兄弟。新黨員入黨時須舉行一種莊嚴的儀式：黨的領袖們圍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桌上放一壺水、一個薄玻璃酒杯。主席在酒杯裏倒滿了水，滿到邊沿；新加入的黨員走到桌子旁邊，把左手咬破一個指頭，看着血滴出來滴到水裏；血把水染上了顏色。於是他發誓，然後再把水喝盡。接着，大家慶賀他的入黨。

青年黨出版的雜誌「文學之光」，要求朝鮮人讓孩子們受純粹的朝鮮教育，發展子女的民族自尊心及對日本的仇恨心。他們又在雜誌上鼓動抵制日貨，有一次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木製的衣服」，指出衣服都可用楓樹木製造的。

金抖奉是「文學之光」雜誌的臺柱。他編了一部朝鮮文字典，登在雜誌上。他寫歷史論文，並在漢城的私立學校教朝鮮史。又在「密報社」經常演講。這個社的黨員在任何適當場合，遇到談話機會，就要設法引到反日的工作上去。這種瑣屑的工作，需要對於生活習慣以及心理學有極豐富的知識。金抖奉就在培植學生這種技能。

朝鮮預備推翻日本的束縛。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全國性的朝鮮反日運動爆發了，可是又被鎮壓了下去。這是他們準備了十年的一次運動，可是，對於這樣一個鬪爭，準備依然太少了。領導暴動的組織很快就跟羣衆失去了聯繫，大規模的逮捕開始了。

金抖奉從朝鮮逃到中國，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二年，他稱爲「探索與流浪的時期」，成千成萬參加了「三·一運動」的人都逃到滿洲和中國去，誰也不知道做什麼好。大家都等待有那麼一天，他們可以回到朝鮮，再一次掀起反日鬪爭。可是，誰也想不出那樣的一天究竟什麼時候才能來到，怎樣才能來到。也沒有人了解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鮮失敗的真正原因；也沒有人從這次失敗中得到正確的結論。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在這十三年中，金抖奉擔任了三份報紙的編輯。一份接着一份，很快就得到成功。這三份報紙是「自由」、「真理」、「獨立的朝鮮」。但他剛剛吸引了大批讀者，報紙卻停刊了，每份報紙都是這樣。在其他許多理由之中，缺乏經濟資助也是一個原因。他跟朝鮮失掉聯絡，從前支持朝鮮青年黨的有錢人漸漸與日本人接近了。民族統一的觀念動搖，朝鮮青年黨瓦解了。

後來金抖奉就到歐洲去研究民族解放與革命運動。一九三二年，當他演講了「三·一暴動」的失敗原因之後，就在上海主持政治學校。金抖奉認爲第一個最基本的失敗原因是缺少一個單一的、有力的、

權威的中心組織。

這是金抖奉第一次認識金日成，這位成功的游擊隊的領袖在滿洲提出了一個實際的問題：「在外國怎樣爭取朝鮮的獨立？」宣傳家和理論家金抖奉學習了金日成的鬪爭經驗，得到極重要的理論上的結論：「朝鮮人民的獨立解放鬪爭是遠東人民反日本帝國主義鬪爭中的一環。」

金抖奉僑居生活的第二階段開始了。像第一階段一樣，也經過了十三年（一九三二——一九四五）之久。他自己稱爲「武裝鬪爭時期」。從朝鮮和滿洲交界處矗立的白頭山，到中國北部的黃河，朝鮮僑民與中國的愛國者結成了抗日統一戰線。

金日成的游擊隊在滿洲對日本人從事不間歇的鬪爭。在中國中原活動的有三個政黨：朝鮮獨立黨、朝鮮革命黨、及俠魂社。許多年來，金抖奉用盡一切力量要建立統一的中央組織來領導抗日運動。可是，這個目的並不會完全達到。他想把所有的黨派和社團都組織在朝鮮獨立鬪爭同盟裏，但他剛剛着手做的時候，卻出現了民族革命黨、朝鮮人民解放聯合會及朝鮮無政府主義聯合會等組織。

金抖奉從上海到重慶，被選爲朝鮮義勇軍的指揮員。一年後，金抖奉離開重慶到延安。他經過了森林和羣山，躲過日本軍隊，到達八路軍的駐防區延安。八路軍中有許多朝鮮人，金抖奉在那裏工作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指導着朝鮮獨立黨。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金抖奉回到解放了的朝鮮。這時朝鮮的政治僑民都聚集在平壤，每個團體由他們的領袖率領而來。朝鮮國內的反日組織也從地下公開出來，他們都有自己的領袖。

從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六年冬季，跟舊的天道教黨相並立的，又有三個政治集團在北朝鮮組織起來了。這三個政黨就是：共產黨、新人民黨和民主黨。金日成的黨員成爲共產黨的核心，新人民黨的基幹由金抖奉領導的朝鮮獨立鬪爭同盟組織而成，民主黨則由各種不同的份子組成。

由於這些黨派的成立，在各個不同的但政治主張一致的團體之間發生了鬪爭。這個鬪爭不是爲了原則或主義，卻是爲了「權力的爭奪」。每一個團體都希望自己的領袖握權；可是，除金日成與金抖奉外，在北朝鮮再沒有這樣受一般人擁護的領袖了。在不同而又一致的團體之間，所引起的鬪爭使敵人可以利用一切機會。

但是，朝鮮人很快就懂得分別朋友和敵人。混亂的情形很快就澄清了。各黨的工作都上了軌道，各黨之間工作配合的原則也漸漸尋出來了。在共產黨與新人民黨之間那明顯而緊密的結合也顯露出來了，在基本上，他們的綱領相同；於是，他們決定兩黨合併爲一個黨。新的名稱叫勞工黨。共產黨的主要的份子是先進的工人與農民，新人民黨則爲進步的知識份子。新成立的勞工黨成爲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勞工黨黨員的數量增加極快；合併的時候，兩黨黨員共十六萬人；三個月之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勞

「工黨已經增加到五十萬黨員。」

金抖奉與金日成同為新黨的領導人。在勞工黨內金日成是金抖奉的協助人。勞工黨、天道教黨與民主黨的領袖，輪流擔任「人民民主聯合陣線」的主席。

構成「人民民主陣線」的三黨之間的友誼與聯繫的工作繼續加強。在選舉人民委員會時，他們聯合提出了候選人的名單。這是全體的勝利——所有的黨派與全體人民的勝利。

「我致力政治鬥爭四十年，」金抖奉說：「看見我所服務的與繼續服務的事業的成功，我快活極了。」

第五章 作家與詩人

第一首詩、第一部小說

日本替朝鮮人編的歷史教科書把李舜臣的名字除掉了，可是朝鮮人老不忘又是海軍司令又是詩人的李舜臣。目前，在朝鮮要找一本他的詩集已不容易了，可是他的絕句卻還在人們的口上流傳。在隘口時，我們抄到了一首，題目是「月下幽思」：

月色何幽秘？

壯者擬劍芒；

彼姝許一笑，

共此少年光。

從所有的朝鮮詩人口中的評語看來，最著名而最足代表朝鮮的民族歌曲作家還得推金沙客。金沙客意譯是「戴涼帽的人」，那是朝鮮農民最普遍戴用的一種頭巾似的東西。他是很多很多民謠和諷諧詩的作者，生於李舜臣後二百年。他是第一個把生動的人民語言寫入詩中的詩人。他譏笑和調侃地主、軍官、官僚。他不怕用最強烈的語詞來刺痛他們。

金沙客原是一個心胸開廣的流浪漢，在國內到處浪遊。他的詩歌在市集上演唱，又在小客棧中被人重複地聽着——常出現在人民大衆集合的任何地方。

第一本朝鮮文的李古門的小說是在二百年前寫成的。作者李古門是漢城的一個小官。他的職務使他一直在各處來來去去，許多年都不得機會回到漢城去看看他的母親。這樣他想用中文寫一本小說，把它印出來，傳開去，使他的母親可以知道他還活着，而且身體安好，和已經出名了。

可是李古門的母親並不懂中文，也不識字，她祇懂朝鮮文。而那時的朝鮮文也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了。

因此李古門寫了一本朝鮮文的小說，書名叫「九霄雲外的夢」；象徵了久別重逢的快樂。立刻這書成了一本成名的作品，從此大家公認李古門爲朝鮮散文之父。

李 基 永

我們很難批評現代朝鮮文學的一般水準——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都是從作者、批評家和讀者口中得到的。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們卻的確知道：那就是，在現代的許多朝鮮文人中，其中有好些已成爲我們的好朋友；他們很多是有高深的文化修養和有很高才幹的。他們一定能擔負起新解放的人民所給予他們的信任和所付托他們的工作的。

我們跟李基永和韓雪野的會談，使我們有不容易淡忘的印象。

李基永今年五十四歲，從事文化工作已三十年。他那兩厚冊的小說「祖國」是朝鮮文中最著名文學作品之一。他說這本小說，他構思了十年，而在四十天中寫畢。寫作時每天祇有一個和尚給他送兩次燕麥粥，這是他唯一的養料。他日日夜夜地寫這本書；記述、描寫着農民的生活和他們對地主與日本人的掙扎和反抗。

李基永所寄居和寫作的僧寺是全朝鮮最古的一所，還是二千年前建造的。距寺院不遠處，有一方扁平石塊，上面還有一個依稀可辨的佛陀的刻像。傳說從前有一隻鶴鳥從事於刻造這佛像，可是一個壞人經過那裏，去嚇走了這隻勤懇的鶴鳥，因此這佛像就沒有完工。作家在他休息的短時間內，忽然靈機一動；他想到自己同胞的命運與這佛像鶴鳥的故事，似乎有着相似之處。

他的稿本交給了「朝鮮日報」發表。作者自己祇能見到開始幾章。刊登出來不久，他就被捕了，他被日本法庭判罪，在監獄中拘留了差不多有三年之久。可是他被捕後，不知是日本人的疏忽，還是怎麼的，竟沒有禁止刊登這小說。於是，作者雖在監獄中，小說卻依舊刊登——不過常有大段的、甚至整章的被刪去，騰出了空白。

他出獄以後，一直有暗探監視着他。這樣的步步監視，大約有十年左右。他們像對付別的政治犯一樣，要他參加日本神社禮拜和公開講演「旭日之國」應該統治全世界等話。李基永一概拒絕，他說自己

根本不懂日本話。日本人又命令他把演說詞用朝鮮文寫出來，再繳進去。他就說自己病了，同時祕密地離開漢城，到北方元州省的金剛山腳下，住了下來。這新環境使他浸入滿是歷史記憶的世界裏。那裏的居民告訴他：在他住的村子那兒，有萬千朝鮮戰士的忠骸埋在那兒；他們是在十六世紀對日戰爭時陣亡的，後死的朋友把他們的骸骨搜集起來，遷葬到這兒來。這裏安靜而荒涼，可恨的日本鬼子尚未涉足這兒。

李基永找到了一所隔絕的小屋子住下了。起初農民們懷疑他——以為他從漢城到這裏來不懷好意。他們也公開的猜說，他是日本人派來的。後來工作把他們聯在一起了。大家起先看見他在田中工作，自早到晚的。再看看他工作得很熟練，一個本事好的人，自然贏得大家的稱贊。一天，一個農夫偶然和他談起話來了。後來，他們又請他去喫某家的喜酒。他們才看出來李基永原來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整整二年，李基永住在村子裏。農民們漸漸喜歡他起來，拿許多問題來請教他。他們中間最大多數的人，為着明天憂慮。

李基永便想這是他的責任，就是去驅除他們心中的憂慮，和堅定他們對將來的信心。這是很不容易做，可是漸漸地，這位作家的努力結了果實。人民被他所吸引，他周圍的朋友，越聚越多。歷史與邏輯的推理指出：推翻日本統治重轍的日期已不在遠。這作者原是一個懂得邏輯的人，而又是識得歷史的辨證的人。

除了別的貢獻以外，這村中的農民還得送定量的葡萄籐給日本人，作某種技術之用。朝鮮女人便得按時把葡萄籐頂在頭上，送到區中心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清早，這樣一批朝鮮女人離開村子，近午的時候，卻又頂了回來。日本人已不再需要葡萄籐了——他們已向紅軍投降。

聽到了這個消息，李基永立刻到城中去。那裏他看到了已夢想三十五年的事實——朝鮮國旗飄揚，朝鮮歌聲高唱。那天在一次集會上，他演說了一番。這篇演說開始了他的政治活動。現在他是臨時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和對蘇文化委員會的主席。他雖佔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卻並未放棄他的創作。現在他正在再寫作一部小說：「勞工的痛苦」，這工作在幾年前已經開始了，最近的將來，他將寫另一部小說：「圖們江」。

圖們江流過了三條邊界：朝鮮、中國與蘇聯。圖們江充滿了朝鮮人民的憂患和眼淚。過去十年中，許多誠實的朝鮮人被流放出去；他們被逐往東三省。離開祖國時，在圖們江畔痛哭，回顧白頭山，那是最後所見的一片故土；追憶飽受欺凌侮辱的生活。前面矗立着森鬱的東三省的高山，那裏有着新的危險與憂患，祇有向蘇聯那邊望去，才能得到安慰與希望。

「圖們江」將述及政治流亡者和朝鮮遊擊隊的故事，報導他們恢復故土的種種奮鬥。

韓 雪 野

朝鮮的第二個著作家韓雪野的生平，有好些地方與李基永相像。他倆同是民族解放的不屈戰士。兩人同在一九三四年爲了組織「朝鮮作家聯盟」而被日本人捕去監禁。「聯盟」承認學習本國歷史，俄羅斯和蘇聯文學以及馬、列、斯著作的必要性。那一次拘捕的人中，光是著作家就有八十個，其中二十三個被判監禁。

我們在咸興省旅行時，深幸得韓雪野作我們的同伴，他伴着我們參觀設在咸興的全朝鮮最大的工廠和山中的發電廠。我們在各處村莊中周遊了一遭。農民們，從有歷史以來，第一次過着似人的生活，並且知道：種出來的稻米是爲他們自己，而不是爲了地主或日本人的。

在這種地方，我們可以親眼看見韓雪野在人民中是多麼受人愛戴。祇要大家知道韓雪野到某處，當地的農民（若是在村莊中）或工人（若在工廠裏）立刻就聚攏來向他致敬，跟他握手（若是工人）或鞠躬（若是農人）。而他們還有一種東方的禮貌，就是不先開口跟他說話，祇怕耽誤了他的時間，除非他先跟他們談話。

韓雪野對東方文化是個專家，但一樣能够談論西方文學。據他說：朝鮮作家深受法國文學及俄國文學的影響。此外他又加一句：在法國文學中，真理是有限度的，而俄國文學中的真理卻並無界線。

韓雪野最著名的作品是未完成的三部曲中之二：「塔」和「熱風」，這三部曲的主題是寫一個年輕人的性格的形成。作品的主人翁後來成了一個專門革命家。第一部的命名乃指年輕人的特色，逐漸的堆

積起來，形成大人的性格，恰像磚瓦堆積起來，形成中國建築中的塔一樣。第二部「熱風」，講到那種民主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理想，怎樣由蘇聯傳到朝鮮，使自由戰士在三月一日運動以後，仍不為流血與殘酷的壓迫所嚇退。這些熱風，吹拂着人們的心靈，激發出不可動搖的對將來的堅信，並且提醒人們後面有着勞工大眾友情的無窮力量。

第三部，現在作者正在寫作中，名為「向日葵」，全部述及日本在東方的勢力的崩潰，現在朝鮮人民已轉過臉來，面向着太陽——自由、民主與快樂。

在完成這三部曲的工作中，韓雪野還寫了一個民族英雄的傳記——朝鮮遊擊隊的領袖，臨時人民委員會的主席金日成。

集 會

今天朝鮮最著名的詩人是李建和朴時彥。李建在遊歷蘇聯時曾寫過一本詩集。朴時彥的第一本著作「林燕」則出版於一九三七年。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批評者指出「林燕」這本書很深的受有克雷洛夫的影響，朴時彥的選集「八月」，新近才出版。讀者須記得，八月對朝鮮人是一個特殊的月份。一九一〇年的八月是可怕而又傷心的，可是三十五年後，八月又成了全國歡樂的月份，因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蘇聯軍隊給朝鮮帶來了她的解放。

在平壤，我們遇到了另一位著名的朝鮮作家。他新近從南朝鮮到這裏來，據他說：寫作在那裏並無自由。換句話說：他跨過三十八緯度界線是爲找一個機會來完成他的作品「長生鳥」，這部小說是講朝鮮學生被強迫徵入日本軍隊參加戰爭的故事，這小說的愛國主題似乎頗爲南朝鮮富有的出版商所不喜。

我們第一次與各作家及藝術家會面時，簡直被不知多少問題淹沒了。大家對於蘇聯太有興趣了。有些人願意知道蘇維埃文學與古典文學的主要區別及其概況，有的問蘇維埃作家聯盟的機構及組織，另有一批人要知道蘇維埃作家如何維持生活的，更有人討論到蘇聯文藝批評者的地位，以及其他許多問題。

朝鮮人聽到蘇聯衛國戰爭中，有九百四十三個作家在前線作記者這件事，他們的表情顯得似乎不可相信似的。就在那時候，那場合，我們答應了寫一篇作家在列寧格勒圍城中的工作，後來這篇文章在平壤的一家大報紙上刊載了。

現在朝鮮的作家都自動地參加國內的政治活動。他們在報紙、無線電臺等方面工作，並時常與讀者集會接觸。這些事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是不可能的，那時保持緘默是朝鮮作家可應用的武器之一。今天大家都要說出自己意見，可注意的就是大家所發表、所討論的已不少——而且都是熱烈地參加的。人民已有機會把他們所想的說出來。就是詩也已經有厚厚一大卷的數量了。據平壤一家報紙的編者說：有一位年已七十三歲的西藏醫法的老醫生，解放後的某一天走進編輯室去對他說：「我是一個老年人，而且窮得要命，可是在我行將就木的身體裏仍有着我的思想。我有一首詩，這可說是我的第一首詩，也是末一

首詩，要給我們的人民，我爲着愛與崇高的思想而寫的。」那首詩的題目是「解放山」（在平壤的一座山的名稱），後來這首詩在報上刊載了出來。下面是我們的一位朝鮮朋友的譯文：

「你伏着似一隻臥虎，呀，解放山，龍河中的綠波環繞着你。三十五年來朝鮮人民原是俘虜。就如人被投入虎穴，又被纏在蛇巢。後來，大地上降下光明的白天的晨曦，那時朝鮮聽到了被號角所宣佈的自由的聲音。這是俠義的紅軍的號聲，從解放山上衝下來，擊破了虎穴和蛇巢。呀，似虎蹲着的山呀，你現在是真正的解放了的山。」

日本人被趕出去了已一年餘，朝鮮的文學有了新的、緊張的、和創造的生命。它恢復了日本人所壓碎的民族傳統，力圖跟古典的和現代的蘇聯的文學融合在一起。現在朝鮮作家的目光正轉向着蘇聯，在這方面它期待支持與幫助。朝鮮人比較熟悉傳統的俄羅斯文學。他們熟知普希金、果戈里、克雷洛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以及柴霍夫等。他們也知道蘇聯文學：如M·高爾基、A·托爾斯泰、M·蕭洛霍夫、A·法捷耶夫、I·愛倫堡、F·潘菲格夫等。不過他們的認識大概到三十年代之末，三十年代之初便突然中止了。

把蘇聯作家的作品譯成朝鮮文，和把朝鮮作家的作品譯成俄文，無疑地將大有幫助於兩大友好民族間的文化精神的交流。

第六章 偉大的舞孃

在歡迎著名的朝鮮舞蹈家崔承熹歸國的會上，我們的朋友——一位朝鮮詩人這樣說：

「朝鮮正在討論男女平等的問題，我很榮幸能與崔承熹這樣的婦女享受平等的權利。」

崔承熹被稱爲「朝鮮的大舞蹈家」。這稱呼是很合適的。在恢復朝鮮久已失傳的特殊舞藝的努力上，她憑着堅毅的力和稀有的才幹奠定了民族舞的基礎，而且在東方跳舞藝術上開創了一個新紀元。

崔承熹生在漢城。她的父親是個詩人，哥哥是個有才能的小說家。在日本人殘酷的奴役之下，他們仍保持民族文化傳統的神聖性。崔承熹十四歲時進了舞蹈學校，在那裏她學了幾年歐洲的，特別是俄國的舞蹈。當她完全嫻熟了現代舞蹈的技術後，這位愛國的女兒，就決心從事於民族舞藝。

她用了三年的功夫，搜集各地存在着的祖國舞蹈原理。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的第一次表演中，觀衆們可看出這些原理是她的完滿的藝術創造的基礎。可是，很少人知道這個偉大的藝術家曾經緊張地工作了三年。爲了維持生活，她不得不把她最珍貴的東西都賣了——連結婚戒子也賣了。

在她演出後的第二天，所有的左翼報紙對於這位年輕的藝人，都刊登出喜悅的稱頌。從她的藝術中，看出了朝鮮不朽的靈魂。日本人似乎也有同樣的見解，從此，他們不斷地迫害崔承熹。他們更不能

饒恕她比起盲目地模倣歐洲足尖舞的日本舞蹈者要超過得多多。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之間，崔承熹到歐洲和美洲去旅行。她在許多世界大城市中得到驚人的成功。報紙和雜誌都登載動人的評論。她演出的成功，不僅限於藝術的範圍，而且還有政治意義在內。一個外國的新聞記者竟指出：「日本奴役朝鮮，却不能奴役崔承熹。」報紙上稱她有「偉大藝人的出色的人格。」

一九三九年末，崔承熹回到漢城，日本人禁止她表演朝鮮民族舞蹈和穿朝鮮的服裝，她藉口學習中國舞蹈，就到了北平去。

一九四六年春，這位舞蹈家又回到漢城。美軍政府要她為美軍官兵表演，崔承熹回說她的丈夫等着她，她要帶她的女兒和六個月的兒子到平壤去。但美國人拒絕發給她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的許可證。

崔承熹跟別的許多在南部的朝鮮人一樣，她同她的一個女學生一同扮成農民模樣，逃出漢城，完全地越過了疆界。

我們參觀了她在平壤為蘇軍官兵所舉行的演出，在座的還有朝鮮公共生活的代表和金日成領導的臨時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

這位舞蹈家表演了十二個舞曲，除了一個佛教的和一個中國舞曲外，其他全是本國的。崔承熹選擇和表演的舞蹈，它所顯示的範圍，只有一個特殊的、偉大的藝術家才能做得到。她能將女人的悲痛與青

年無羈的快樂表演得同樣的生動、確當而有力。

崔承熹不能僅僅被視為伶人——他不用經理，不請作曲家，也不請裝置師。每一次演出的音樂、服裝都是她自己選擇的。她的舞蹈與現代西方歌劇之出於布爾喬亞無聊的娛樂完全不同，她與人民有着血肉의聯繫，而且充滿了真誠和深遠的意義。「祖國」就是奉獻給金日成的英勇的遊藝隊的，是一首用優美的舞姿來表現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頌詩。

觀衆們對於崔承熹的表演那種萬人空巷的熱烈是應該的。她的學生，年青、多才的金白姪的成功也是毫無問題的。

在崔承熹到平壤的第二天，她在報上宣佈：她決定爲建設民主的朝鮮奉獻她所有的力量與才能。

今天，在崔承熹領導之下，朝鮮歷史上第一個國家舞蹈藝術學院成立了。

第七章 廠長、工程師與工人

工業部門的首長

一天，我們剛走進朝鮮蘇維埃內政執行部副主任伊格那季葉夫上校的辦公室，我們的注意便被先已在裏面的一個人吸住了。那人看起來很年輕，却滿頭白髮；他生着漂亮的臉，穿着裁製合身的西服。他剛離室外出，伊格那季葉夫上校就對我們說：

「可惜你們不早來一刻鐘，不然，你們可聽到不少有趣的事。那個人就是工業部的經理——李文煥。我們正爲着某一個問題有理論上的爭辯，我提到列寧的意見，並勸他去讀讀列寧的著作。他笑了笑，並向我道謝指教，但接着就以記憶所及，引用起列寧的話來了。列寧的著作，他還是好幾年前讀的哩。更出色的是他讀的是英文本，而現在引用卻說俄文。這個人該不會因自己記性不好而抱怨了罷？」

我們想起有一張美國報紙曾這樣說過：「朝鮮人，能說英文，穿着裁製講究的歐式衣服，懂得商業上的術語，那大概是有些錢的。美國人對他自然會尊敬，認爲可以合夥做生意。」

李文煥就是這一類人。他當然得到美國人的尊敬，可是，他到底還要從漢城趕到平壤來。這位傑出的工程師和愛國者在漢城覺得無事可做，而且單是尊敬他的紳士風度也並不怎麼配他的胃口。

我們到朝鮮不多幾天，就遇到了這位李文煥。後來，再遇到別的朝鮮人，我們對穿着裁製講究的西服、說滿口英語的人，並不覺得希罕了，因為這種人在朝鮮多的是。

我們第二次遇到李文煥是在韓雪野約我們去會見他許多朋友中的一位的某一個晚上。那晚我們剛到，與主人寒暄未畢，李文煥就到了。他既是主人的朋友，又是韓雪野的朋友。他非常善於交際，那晚上我們很愉快。李文煥很喜歡談工業上的事情，而我們恰巧又很想知道這些事，所以談得極爲投機，後來韓雪野恐怕我們被數目字、工程師、機器、工廠、以及技術上的專門名詞弄煩燥，便插嘴進來說：

「我們這位朋友李文煥是一個言語乏味、一本正經的人，我很少去拜訪他，誰能老是聽着那些工程和技術上的話呢？」

「對！目前工程是最感興趣的事了。」李文煥針對着回答：「我喜歡談機器，倘若他們肯談這問題，我請他們到我那裏去。」

李文煥告訴我們朝鮮有許多工廠，其中不少規模還很大，可是朝鮮從未有「工業」。

所謂工業是國家經濟的一支。也是國家文化及富裕生活的象徵。可是日本人的工廠和大規模的工廠，對朝鮮人卻是一付重擔。它奴役了朝鮮人民，朝鮮人民卻一無所得。

李文煥又說一個國家的工業，應該對別國的工業祇有極少的依賴，而竭力向自給自足的方向發展。

可是日本人在朝鮮建立的工廠，卻完全依賴日本工業。朝鮮沒有一個完備的修理廠，沒有一個工廠能自

造零件，甚至最微小的工具，如電池與電話，也全是從日本買來的。

「當然，在工業方面最重要的，」李文煥繼續說下去：「還是工業界能在國內找得工業人材和補充人材，朝鮮卻沒有。在朝鮮的工廠中有二萬專門人才，卻全是日本人。在朝鮮人中連一個會開火車機車的人都沒有。日本人不信任朝鮮人會開火車。」

「朝鮮人當然不會忘記，她的被解放是由於誰的幫助。她不僅永不會忘記蘇軍的勇敢，而且還要感謝蘇聯人民的毫不自私。建立朝鮮民族工業的第一步，乃是史大林元帥命令將一切日本人的工廠與工業設備，全交給朝鮮人民。我們認為這是寬宏大量的、可尊敬的、史無前例的高貴行爲。無論那一個國家處在蘇聯的地位，會把這些工廠及一切東西視爲戰利品。由於史大林這個命令，我們所假定他的可尊敬之處給證實了。我們知道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祇有一個國家是真正的朋友。史大林知道日本人在朝鮮所有的工廠，實由朝鮮人民的勞力所造成，因此他把這些工廠交給朝鮮人民。」

「第二步就是臨時人民委員會制定法律，將一切日本人經營的企業收歸國家，放到政府手中。這些企業要成爲真正國民經濟中的一支，以後他們將爲人民的幸福、獨立與文化而生產。」

「現在朝鮮人民正解決了最困難的一個問題，」李文煥說下去：「就是訓練能力足以勝任的工業人才。單祇工業方面，就需要論千的專門人才，而我們目前祇有幾百，而且其中百分之八十，以前從未在工廠中做過工。」

李文煥對訓練專門人才的詳細計劃也告訴了我們一些。

在北朝鮮新創立的教育機構，每年可訓練出一千個專門人才，這估計照理雖須在一九五〇年才開始。不過在一九四七年，十二個技術專校已可畢業了一千個在一般水準上的技術人員。另外，速成班尚可每年培養一千五百個專門技術人員。

「照這樣繼續下去，」李文煥說：「北朝鮮當可有千數以上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等到朝鮮統一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時，訓練新的技術人員的範圍，尚須擴充。」

我們跟李文煥的談話約有二小時，結果，我們否認了韓雪野所說的工業部主任是個言語乏味的人。我們把這意見告訴韓雪野，他們兩人對這一點都覺得非常高興。

一個工人的客人

一個六十三歲的朝鮮老工人清元吉請我們到他家中去。我們是在一所澱粉與葡萄糖製造廠中認識他的。

伴我們去拜訪這位老工人的是金元鎮那個工廠的廠長，他在一九三〇年畢業於旅順的工業技術學校。與他同班的有一百個學生：其中九十個是日本人，九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朝鮮人。他是一個十分聰明出色的學生，不然，他早被他們藉故開除了。畢業後，他憑着優等畢業成績，進了平壤一所美國人辦

的澱粉與葡萄糖製造廠，任工房的技師。後來這廠歸入日本人手中，他卻被升遷了——這事看起來很奇怪，他升為總工程師——這是一件太平常的事。原來日本人關於澱粉製造工業，並無專門人才。

不過，無論一個朝鮮人任多高的職司，他的地位仍是可憐的。雖然他已做了總工程師，但他的薪水祇及他助手的三分之一——他的助手是個日本人。從金元鎮口中知道：他從來喫不起一餐好好的午飯，他祇能買一隻鋅製的扁盒子，從家中帶些冷飯來喫，就算一頓午飯。日本人始終要在朝鮮人中造成一種印象，就是工廠並非飯店，他們到廠裏來是做工而不是來喫飯的。還有，朝鮮工程師和工人的成績都由外表來判斷，若這人面有菜色，那便以為這人是肯做工的；若這人臉色健康，那便以為這人懶惰，不做工。

清元吉住在七布里村中，距廠有二公里路。

我們的車剛停在他家門口，一羣小孩便來把我們圍住了。接着成人們也走出來了，清元吉和他的妻子走出屋來迎接我們。兩人都穿了節日穿的衣服。那位老男人穿了兩件一套的黑色衣服，看得出他以前穿着得很當心。老女人，按着風俗穿白色的衣服。那老人用西洋禮節來迎接我們，跟我們衆人一一握手。那位老女人大概太興奮了，一時忘了她丈夫教她的該怎麼做，她一下伸右手出來，一下伸左手出來，不知該怎麼樣才好。

清元吉的小屋子有兩間房子，剛够容納我們。主人客氣地道歉一切簡陋。菜餚有乾魚、雞蛋、蘋果等等。「明年你們來，」那老人說：「我可略為好些招待你們。」

這是一句很有意義的話，我們在朝鮮已聽見了不止一次了。每人對將來都有光明的希望——多少年來，他們初次知道有希望。而他們相信光明的來臨已近了。

清元吉是漢城人。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他當了十年兵。日本人搶得了朝鮮，就宣稱朝鮮軍隊是俘虜。

清元吉在日本人的集中營住了幾個月。釋放出來後，他就到平壤的一個發電廠中去做火夫。

「不過，」清元吉加一句說：「無論我們朝鮮人到那裏，無論我們能幹到什麼地步，我們終究是日本人的俘虜，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為止。」

一個朝鮮工人，即使有最高技術，他所掙的錢也決不會多過一元一天。而朝鮮工人是很難學到高深的技術的。朝鮮人根本就不准進草樣間或設計室的。即使最微小的、有關於製造生產過程的智識也絕不讓朝鮮人知道。日本人明白公開地說：

「倘若你們什麼都學會了，你們便不會再尊敬我們，害怕我們了，那又何必呢？」

清元吉回想起來說：

「清早七時我就得離家，晚上十時纔得回來。這些時間中，沒有一點空閒可以給你喫飯。我們是沒

有午膳休息的，假若在工作時喫些東西，那麻煩就多了。你祇要向四周看看，你就有一頓打或罰金。一年一年過去，我們在暗無天日的情況下工作，把生命拖着活下去。祇有現在，我已到老年了，才看見太陽。現在我早上九時上工，下午六時回家。」

「我們生活得很快樂。」他說：「我的老女人也高興，我晚上便可在家，或是讀讀報紙，或跟她閒談談。生活有了樂趣了。我們現在過的纔算是在生活——雖然，我們現在已經老了。但比起年輕時想自己活着與死了一樣，卻要好得多哩。」

「在蘇日發生戰事以前，我只想自己已完了。後來聽說蘇聯向日本開仗了，我才覺得這一下可以重新做人了。那也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想，全朝鮮人都這樣想。那天，我看見兩個工人在一旁偷偷地說話，我知道準是有什事發生了，並且是一定是對日本人不利的消息，不然，朝鮮人不敢冒了大險在上工時偷着說話的。」

「日本跟美國開仗那幾年，」清元吉接下去說：「生活真是不容易。我們一直被搜查着。他們到處搜查——在家中、在工廠裏、在到工廠去的路上、在回家的路上。一開仗那天，就特地下一道命令，不准朝鮮人喫米。所有在朝鮮的米糧都運到日本去。朝鮮人喫『糠餅』，『糠餅』原是牛的飼料。日本人解釋說：現在它給人喫了，便叫『豆餅』。」

他們不但從朝鮮人那裏搶了米去，還把朝鮮人習慣所用的銅飯碗也搶了去——紫銅做的大飯碗。單

單在七布里村一處，他們就搜了好幾大車的紫銅碗去。藏匿這種碗的人要受監禁，可是仍有許多人冒險把它們藏起來，埋在地下。我們的主人也曾藏了一隻，現在拿出來給我們看，像是博物館中的古董似的。

看着這個老人清元吉的樣子，聽着他的說話，那種令人尊敬的態度是叫人愉快的；尤其看見他與廠中經理談話的態度，和廠中經理對老工人的那種尊敬更是令人愉快，我們蘇維埃人民對這種態度久已習慣，但在朝鮮人却一切都是出奇的新穎。

這對老夫婦有一個十三歲的乾女兒。十二年前他們親生的女兒出嫁那年，他們便認領了這個乾女兒。現在她在敞開的門邊聽着我們談話，我們不難看出她的樣子很得意。事實上，村裏也不是每個人有廠中經理來拜訪的。那女孩子打扮得很整齊，自以為做這個被尊敬的老人的女兒是件光榮的事。

我們告辭時，差不多全村的人都趕出來看我們。都向我們揮手，小孩們還趕着車，追跑了一陣。

高城的化學工業組合

韓雪野和田越帶領我們到高城去。那裏有組成巨大化學工業組合的五個大廠中的一個。

我們希望跟生產部的主任臺工程師談話，他却不在辦公室。我們坐着吉普車從一所工房又到另一所工房的找他。工房之間的距離用公里計算。我們可以想像那廠有多麼大。

在一所工房中，我們看見山積似的一堆東西——像米粉般白。後來知道是一種化學的肥料。在另一個工房中，耀目的電燈光底下，看見成條的玫瑰色的香皂。我們問廠中人這種肥皂的出產量，他說假若原料不生問題，可供給全東亞。

有一所工房的一座建築物，座落在海濱的一座小山上。我們登上這高處，全廠和全鎮都歷歷在目。但見許多巨大的房屋，漆着深灰的顏色，彎彎的排成一個半圓形，而對着日本海的一個小海灣。在廠的後面，黑壓壓的一片，就是那鎮上一大羣灰色的小矮房。鎮區差不多佔盡了廠外和小山間的那片平原，小山距海祇不過幾百公尺。

暮色將濃時，人家告訴我們臺工程師已回到辦公室了。再驅車到工廠的總管理處去，在二層樓遇到他。天色很快就黑了，爲了某種理由，電燈沒有扭開，我們坐在一間黑屋子裏。

* * *

「要是誰看不出北朝鮮人民的生活已起了重大的改變，請他到這裏來，來看看高城工廠。」

臺工程師說：

「要是誰不相信我們的力量與才能，以爲我們不能過獨立的生活——也請他來看看事實。得了蘇聯工程師的幫助，在一年之內，我們有了多少成就。短短一年之內，我們已完完全全試鍊過我們的能力了。」

「假若他真來了，而說沒有看到什麼，那麼他不是瞎子，就是閉了眼睛，不看真正的事實。」這些話是我們的談話的前奏。到現在我們才多少知道一些朝鮮人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物。這個聰明、活潑、敏感的民族，在長久的奴隸生活中痛苦地掙扎了過來，現在將由事實來證明他們的真才能。而從我們的眼光看來，毫無問題，他們會成功的。

三十年前，日本人開始在朝鮮建造巨大的工業。在短短的時期內，造成了不少工廠。其中最大的一個，便是這個高城化學工業組合。近年來，在戰時就有八萬工人作工。祇就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來說，就有一千人。技術人員祇有三個是朝鮮人。而待遇情形，卻與一切日本人在朝鮮辦的工廠一樣。

日本的執政人員，剛復自用到了極點。他們看不到那時已在逐漸接近的災難。等到全世界都震撼的事已經來到，日本人還不相信這已成的事實。他們以為在東方，沒有了日本人的領導，一切都會成僵局的。

日本軍隊投降已十天，高城化學工業組合仍在照常開工，日本人仍準時到廠。當然他們已非比昔日，可是他們努力使自己一切照常，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一樣。他們向朝鮮人說：

「一切照常。你們沒有我們是不行的，這廠素來是我們的，將來當然也還是我們的。」

從實在情形說起來也的確如此。要朝鮮人把這樣一個偉大、複雜的組織——高城化學工業組合全部接收過來，確是件難事。他們根本從未準備來經營這組合的。日本人也知道這點，可是他們不知道他們

一搏勝負的戰爭已不可挽回的失敗了。蘇聯工程師來到廠中，他們幫了朝鮮人不少的忙。漸漸地各方面的情形像個樣子了。朝鮮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從前在這廠中工作過的，都召了來，請他們來幫忙。

今天，人民在前所未有地工作着。在收歸國有的會議開過以後，第二天晚上，大家檢討高城化學工業組合的勞動生產率，發現已增加了一倍。隔了一段短時期，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跟那晚的生產量一比，又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 * * * *

臺工程師帶我們到他們的俱樂部去。我們參觀了一所科學技術圖書館。那些書，都是從已遣送回國的日本人家中搜集來的。

即使在那時，軍事行動尚未停止，當尚未有可靠穩定的政權時，朝鮮人已注意到保全這些圖書。我們所親眼目睹的，這一件事以及其他千萬件類似的事件，顯出朝鮮民族雖遭遇了那樣慘酷、難忍的被奴役的統治，在他們的內心中却仍蘊藏着無比的力量。後來憑着這能耐與力量，使他們重新站立起來成爲一個獨立自足的國家。

這俱樂部中還辦有夜校，以提高技術人員的水準。我們與一個年輕的朝鮮人天斗談話。在日本時代，他是一個普通工人，今天他是馬達部門的主管人員，而且在夜校中主持這些課程。新近他爲了完成一件技術上的重要發明，北朝鮮的人民委員會特地頒給他一張獎狀。他告訴我們：廠中的老工人和年

輕工人，怎樣熱忱地來聽他的課，為改進各自的專門技術。他們的智識在一天天的擴展。

在俱樂部的會場中，一羣工人正在聽一個關於朝鮮建築的演講。主講的人是一個年輕的朝鮮人尹昌燮。在休息時間，我們跟他談了一會話。

十年前他從一所技術學校的建築科畢業。在東三省，他做了兩年建築師。在吉林，有一所醫院便是按他的圖樣建造起來的。後來他竟被免了職。以後他隨便什麼職業都幹，祇要能養活自己。現在他在化學工業組合的設計處工作，他一直神往於設計和建築。他相信在民主的朝鮮，建築事業有着遠大的前途。

「一所建築的命運，」尹昌燮說：「像人的命運一樣：有出生、生存、年老與死亡。一個建築師的藝術，不僅在一所建築物的美觀中，而且在他能儘量長久地保持它的美點和青春。在日本人統治時期，朝鮮建築師想到的不是建築而是飯碗。對於建築，他們是無從、也是不准接近的。日本建築師故意破壞朝鮮的城鎮、居屋。你已見過那座爬在工廠背後的醜陋的城鎮，一個人住在那裏真要窒息死的。我們的工作是在復活我國古代建築固有的美麗，並且配合現代建築的舒適……」

第二天，我們又去參觀那工廠，在鍋爐部門我們認識了一個年輕朝鮮人崔殿韓。我們來敘述一下他的經歷。

初進工廠時，崔殿韓做了兩年粗工，後來他被允許去學較高的技術。在兩百個朝鮮工人中，祇錄取六個人。去應試的人要先經過考試委員會的選擇，崔殿韓通過了考試，爲這件事，他高興了好幾天。他想：「我既有好的才能，又受有教育，也有恆心，我將來總可出人頭地了。」那時他纔十七歲，充滿了幻想。但生活的冷酷和磨難不久便磨盡了他的天真。

上課在夜間，崔殿韓白天做工，每月賺十元錢。一半拿去做了學費，剩下的十七仙維持生活。一天做工後的疲勞，再加上空着的肚子，再要讀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十九個日本人跟這六個朝鮮人一同受課，他們不必經過考試，工作時間也比較短，還不必付學費。

兩年過去了，考試又來了，這次是畢業考試。崔殿韓得了一張文憑，證明他有較好的技術。他在工廠中的工資也增加了，本來每天四十六仙，現在增加爲每天七十一仙。但那些跟他在一起讀書的日本人的工資，則要比他多三倍半。

增加工資並沒有改善崔殿韓的物質生活，他預料可增加工資，所以已結了婚。現在他對自己的妻子與將來的小孩似乎心上有所負疚似的。他對朋友訴述自己的命運不濟——這是他以前從未做過的事，他常常與朋友來往，不久他加入了一個地下組織。

「我喜歡參加秘密集會，」崔殿韓說：「因爲在那裏我們可以明明白白地說出反對日本人的話。不

過那時我懂的事不多，我時常沈默着，只聽年紀大的人說話。他們吩咐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可是我的努力有什麼成績呢？什麼也沒有。我在廠中工作了十一年，一本書也沒有讀過，報紙也不看，書和報紙都是日文的——我不相信它們，我什麼都不相信，我祇想到一件事——怎樣養活我的一家。」

崔殿韓這個剛過廿八歲的年輕人的故事，實在代表了整整一代的朝鮮人。他們在日本人統治朝鮮的那時代中出生、長大和成人。那一代人被剝奪了任何希望，只被一個慾望控制着——就是別被飢餓擡去。

朝鮮被解放那一年過去了。崔殿韓換了一個人。他現在是廠中一個主要的技術人員，鍋爐間的執行主管。新近他已被准許參加勞工黨。

在肥皂工廠中，一個年青女子，監督着一羣工人，她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天晚上，我們問起了臺工程師，工程師便說：

「你們注意到了那個女工，那是很自然的。她不但是個好監工，而且還是這裏的女工——婦女民主聯合會會員們——的領袖。可是一年以前，她還不認識字。」

我們便被介紹與那女工相見。

我們在臺工程師的辦公室等她。臺工程師跟我們講起朝鮮婦女地位，連最近的情形也在內。

在朝鮮，婦女的工作遠超過她們的體力，她們這種勞苦，不但不能博得人們的感謝，所得到的反是低微的地位。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嫁一個十三歲的丈夫，這種例子並不少。做這種小孩子的丈夫的妻子，就得養活兩個人——她自己和丈夫。她年紀大了，很快地衰老。丈夫另娶一個年輕的女子。這樣兩個女人間，起了敵對的情緒，使兩人都不得好日子過。

新的法律，把女人這種地位改過了。這是新的、健康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基礎。

在咸興附近一個小鎮上，新近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個年輕女人到人民委員會主席那裏去訴苦。幾年前，他被她的丈夫娶去，作了第二個妻子。她是被強迫嫁給他的，現在她要離婚。

那主席答應幫助她。

第二天，又有一個早衰的女人去看主席——那個男人的第一個妻子，她不知道昨天的事，她請主席幫她趕走那個「不法的年輕情敵」。

第三天，一個年輕的朝鮮人到人民委員會去了——那兩個女人的丈夫，他說了一大篇話，稱讚新法律關於婦女的決定。接着他又講了些家庭情況。他完全沒有想到她們已把家庭的事告訴了這主席。他並聲明「要跟上時代」，祇留下一個妻子——很明顯的，年輕的那個。

這故事後來怎樣發展，我們不知道，因為講到這裏，那個女監工金娣陽來了。

一年前，高城化學工業組合內並無女工，金娣陽是第一個進廠的。以後，情勢急劇變化，單是在肥

皂廠一處，就有六十八個女工。一年前，她們都不認識字的，從男人們談話中，她們可知道一些外面的事。不能看報在她们覺得真是一大不便。她們覺得男人瞧不起她們，於是決心要學會看書寫字。

金娣陽便把這事向婦女民主聯合會陳訴。婦女會便派了一個教師韓月舜來肥皂廠中消除文盲。

朝鮮女人代表人民中落後份子的一部分，婦女民主聯合會不能容忍這種落後的情形，因此發起了一個消除文盲運動。許多受過教育的女人都踴躍參加，分出時間，貢獻力量。

那個年輕教師韓月舜，在學校中授課之後，傍晚就到肥皂工廠來。每天她得步行好幾公里，不過她的學生太勤懇、太奮勉了。這感動了她；她竭力在她们面前遮掩她的疲乏。許多學生在一年之內就能讀能寫了。

金娣陽得到了最大的成功。她現在已可代替她的教師，教文盲們識字了。

「可惜我知道的還太少……」金娣陽說。「而誰又不在這樣苦感不足呢？」臺工程師插了進來，接着她的話說下去，那時我們正想向他告別了。「倘若這個女子受過很好的教育，她在廠中將佔另一種位置。朝鮮目前的情形是每人都得儘量多做事、多做工。人們在竭力擴大他所能付出的力量，這種結果是很明顯的；我們有幾個工房的生產量已達到戰前的水準。那製造琉璜的工廠，一九四五年秋天，每月出產九百噸，現在月出一萬三千噸。日本人在的時候，最高生產量是一萬五千噸——可是我們現在的工作人員，祇及那時的四分之一。」

在山上的電力廠

霞地清電力廠是在三十年代初建造的。這裏的電力不僅供給高城的巨大化學工業組合，並且供給朝鮮南部。這是朝鮮最巨大的，也是最艱難的建築工程。數千工人自冬至夏的忙碌着，在堅硬的燧石山下，鑽通一條一百公尺長的地道，把山間一個湖裏的水，引到發電站來。

這發電站建在一座山的山麓。山頂上築了一個大蓄水池，湖中的水，便引入這蓄水池。從三百公尺的高處，直降下來，經過三根大水管，通入發電站的鍋輪中去。

戰前，這發電廠有五百三十五個工程師、技術員和工人。做相同工作的日本人，比朝鮮人多一倍工資。那時工作站的主管向朝鮮人這樣說：

「這水是你們的，這機器呢——我們的。手是你們的，頭腦却是我們的。更重要的一點是：水在這裏已幾百萬年了，而牛也同樣會挖土負重。你們該滿足，現在我們已把你們這野蠻國土改造成這種樣子。你們要想學得跟我們一樣，那休想——快別做這種夢。」

日本人與朝鮮人同時生活着，却截然分成兩個世界。中間界着不可跨越的鴻溝。那裏真有一條鴻溝，從鍋輪中流過的一流水，流出來，界在朝鮮人與日本人居住區的中間。上面架着一座橋，朝鮮人是不准走過橋到日本人的居住區去的。他們祇能在橋的那邊，遠望對岸那一座座的灰色小屋子。它們似乎

擠在一起，好像害怕自己是在朝鮮異地一樣。

在小小的日本人區域裏，有兩所小學。大的朝鮮人住區內却一所也沒有。三百個朝鮮學齡兒童，入學的不到一半。所進的學校在鄰村。一個村子距這裏十公里，另一個二十五公里。

在霞地清的居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知道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當晚，朝鮮人開了一個會議。選出一個委員會，來接收這個電力廠。金鎮孽被選為委員會主席，他在朝鮮人中受教育最高的，對電力廠也知道得最詳細。

到八月十七日，日本工程師中有一人偷逃了，並且帶走了廠中的重要圖樣。發現了這件事後，二十個年輕朝鮮人，解除了日本警察的武裝，擔任保衛工廠的工作。

這雙重權威的局勢維持了十二天，那時日本人、朝鮮人都各以為自己是主人。到八月二十八日，開了一次聯席會議。這是在董事室舉行的。日本人的經管人員與朝鮮人的委員會，隔着一隻大桌子坐着。大桌子使人聯想起，那座橋的兩岸，這次是日本人的最後一次坐在這桌子旁邊。

朝鮮人把電力廠接收在手中以後，並無蘇聯工程師來幫助，因為蘇軍進展太快，已經開到前面去了。總工程師的位子空缺着直到一九四六年的五月，纔來了一個年紀非常輕的宋泰植。他是從漢城來的。一九四四年，他從一所電氣技術專科學校畢業，在一個電力信託公司裏做了兩年的書記。他的檯燈的電力就是從霞地清電力站來的。他曾凝視着發光的燈泡，想着做一個電氣工程師，該比做書記要有意

義得多。後來他聽說北方需要專門技術的人才，他就到北方來了。到了這裏就被派爲霞地清電力廠的總工程師。他被他們如此深重的信任所感動——他從未因人們的信任而放肆過。他從未思想過政治的問題，現在他得思想一下了。他看一看現在南方執政的人物，這些人以前並沒有什麼人可與他們相比，祇有與日本人比一比看吧，他們與日本人相差太少了。到了北方，他遇到了一批迥然不同的人民，他開始瞭解南方保守的反動份子所代表的是些什麼人。的確的，像他這樣誠實純正的人，在南方是注定要失敗、失業和毀滅的。

……我們在電力廠附近走了一週，氣笛長鳴——早班歇工了。工人散了出來，却不回家。他們走到正在建造中的一所新校舍的工場上，自動地獻上二小時的勞力。這所房子造在廠中一座最講究的建築物——以前是廠中董事長的房屋，現在成了一所幼稚園——的旁邊，從那裏的窗口向外望去，可見一層寬廣的石階，升上山頂，那裏矗立着一座日本的神道龕。他們正計劃在那裏改建成一所公園。

黃海濱的工廠

一條公路向兩邊密生着荊球花的高地間伸長出去，有好幾十公里。那是酷熱而使人睜不開眼的正午。間或有一個女人或男人，在兩旁稻田間的水溝中俯着身體作工，他們頭上包着破爛的布，赤着背，發出赭黃的顏色，他們在撈捉小得可憐的小魚。

這一段公路像一段街市，人多得很，聲音喧雜。牛拉着大車，舊的自由車在高低不平的路上發出吱吱喳喳的聲音。有時看見一輛自由車後帶着一個雙層的大筐，裏面都裝着小雞，正送到平壤的市上去。走路人中，女人佔了大多數。他們穿了大腳管的褲子，緊緊的上衣，胸口的鈕扣也不扣上，頭上頂了大包的東西，籃子或是匣子。身軀挺得很直，步履很穩，兩臂搖擺着。在樹蔭下有老婦人們擺的水果攤和糖果攤。

全程七十公里，都這樣。

愈近海，山愈高，植物愈少。矮樹叢間，順着陡坡長上去，只見一片片白色、紅色或黑色的、禿光的地面。山愈來愈高，鋼架在山上支柱着高電壓的電線。有的立在山頂上，後面襯着青天，像什麼怪物的骨骼。

一個高大的工廠煙囪在地平線上出現了，那廠卻尚未出現——廠在山那邊，可是煙囪却高過山頂，粗看起來，像一個兵士肩上聳起的刺刀。後來我們知道這是世界第二個高煙囪，它高一三五公尺，底面直徑二十三公尺，是非鐵金屬工廠的煙囪。

這工廠的基地一直延展到黃海海濱。

工廠旁邊的一個小山頂上，立着一個深暗色的紀念碑。那是紀念日本第一個朝鮮總督久原的。他的像背向着朝鮮，而向着日本。他的姿態似乎在等待。目光集中在水天相接的遠處，從那裏會航來日本的

船舶，經過這裏駛向鎮南浦去裝運朝鮮的金、銅、錳、鉛等種種東西。現在這些船隻不再開來了，從前的總督祇能在這裏空望一陣。

日本人稱鎮南浦的非鐵類冶金工廠爲「不幸的港口」。在各種情況下——祇有窮極的人才會到這裏來。我們遇見了兩個老工人，他倆都是父母俱亡的孤兒，在日本人手下工作了三十年，住在沒有窗、沒有陽光、沒有水管的草棚中。

我們所遇到的另外一個工人，是四十七歲的中年人，他無親無眷，想娶個妻，却拿不出二百元的財禮。他在非鐵類冶金工廠做工人，每月拿八元的工錢；這工錢，他每年祇能省十元，所以須工作二十年才能娶得到妻子。

這工廠實際上是個監獄，工人被壓迫得連抗議都不敢。他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罷工，發生在一九三四年。經理接到一封請求書，包括十四點。內容是要求有洗澡和醫藥設備，要求在他們住的草棚中裝置電燈，要求工資與日本工人相等。總而言之，朝鮮工人祇不過希望有像人的待遇。

經理對朝鮮人的要求，連一項都不答應。他當着代表們的面，把請求書撕得粉碎。他還命令把代表們拘捕起來。總共捉了十四個代表，請求中有一點就捉一個。這罷工的主要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都被判決監禁。兩年後，他們都因結核症死在單人的囚室中。

朝鮮工人的組織很鬆懈，他們跟那些有限的智識分子間有着很深的區別。一個朝鮮智識分子的一

生，往往經歷好多次的盛衰。他在自己的祖國或國外永久流浪着。這非鐵類冶金工廠的經理，現在是金始煥，他是一個身材高大、年已四十的老人。有着一個大而滿蓋着捲髮的頭。他原是一個殷實的農家子，從咸興高等學校中畢業後，便在一所鄉村學校中做教師。從一九二五年起，這區域常發生農民革命的事件，常由一個老農民李朵鎮率領着起事，金始煥便是主要的助手。一九二八年李朵鎮被捕了，金始煥却設法逃掉了。他無法再躲在本國，足足兩年一直在行路，從這一區走到那一區，從這一省走到那一省。後來設法得一套假文件，便逃到日本。說來奇怪，在日本反而容易躲過日本人。在東京他進了一所物理機械專門學院的夜校，白天他在一所印刷廠中工作，傍晚在專門學院中求學，夜間預備考試。

金始煥在日本的國都過了十年，他住在對他敵視的國家，對他敵視的人民之間，他假裝着自己是另一個人。住在日本，他看軍隊派遣出去，去搶東三省和中國的其他各地。軍隊和全國被那些不費力的勝利迷昏了，報紙上宣稱「在武士道精神向前邁進時，真是無堅不摧的」。大家公開討論對蘇戰爭勢難避免。事情在演變，將深深影響全體人民與政府的命運。住在日本的朝鮮人民，現在面前有三條路可走：就是參加日本軍隊，或拒絕參加日本軍隊而被捕，或回到朝鮮去。金始煥選了最後一條路，他回到了朝鮮。先在南部住了一時，後在殷栗城一個冶金工廠的鍋爐部門中做技術員，這時他已得了東京那學院的文憑了。

從殷栗城金始煥又步行到鎮南浦。在殷栗居住得太長久是危險的，他已被人在偵察。那個鎮南浦的

非鐵類冶金工廠正缺乏人才，他便得了工作，那時是一九四三年。

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四日金始煥被捕了，罪名是對於日本的戰事不表同情，這罪名對於任何一個朝鮮人都加得上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金始煥在監獄中被拘留了二十四小時後，釋放了。一星期後，他被派爲非鐵類冶金工廠的主管。以前不相關聯的朝鮮智識分子與工人，現在不得不聚在一起解決同一個問題。起初，誤解是免不了的，朝鮮人民對於任何日本的事情或偏袒日本的事情，毫不能容忍，是毋需什麼說明的。許多智識分子在日本住過長久的時期，這便容易引起一部份工人的猜疑。

「這種誤解，」金始煥說明：「很快就消除了，所有廠中的人祇有一個目標：「把工作做得好。」一九四五年秋天，蘇聯的專家們到了。他們便對我們說「我們來幫助你們，可是一切都靠你們自己。」這些話是金玉良言，它提起了我們的自尊心。聽了這話，再想一想，我們朝鮮人——工人與工程師——知道若要工作有成就，我們得預先有計劃。全部工作人員，這一下就成了了一家人。我們今天比昨天進步。我們的工廠一方面在擴大，一方面又在改進。不但把日本人時代所有的部份都保持住了，並且擴充了兩個廠。一個便是製造農業肥料。工廠幫助農村，農村小心保護工廠。在我們人民的生活上，已發生了極重大的變化了。」

第八章 天道教

一八六〇年，在元山附近的景州小城裏，著名的朝鮮科學家崔濟宇在一次演講會上講述一種新宗教的本質。這個教就是天道教，意思就是「真理之路。」

這個新教很快地發展到全朝鮮各地，最初三年，在朝鮮人民中便得到千百萬的信徒。它的發展威脅到別的宗教，尤其是朝鮮政府本身。

一八六四年初，天道教的創始人崔濟宇被捕，數月後朝鮮王把他處了絞刑。

這個教的本質是什麼呢？

天道教的教義，崔濟宇曾把它寫成一本書。書中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人的生命」，第二部分為「國家的生命。」

他把人的內心與外表分成正反兩類，「從來是這樣的，但不能再這樣了。」他說：「人只能有正面的特性，人必須聰明而不愚蠢，美麗而不醜惡，善良而不險惡，富裕而不貧困，生產而不懶惰，人就是神，此外並無別的神。」

「當人們只有好品質的時候，人與人之間就沒有什麼不同；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利與義務也是完全平

等的；沒有階級，沒有私產，天堂似的國家，人民過着神一樣的生活。」

「天堂必須到地上來。」崔濟宇說。

天道教意欲做照另一個不存在的世界，建立一個真的現實的世界。這是東方分佈最廣的佛教的直接反動。佛教在朝鮮比在它的發源地——如印度與中國——更獲得古典的表現，它認為現實是極大的罪惡。佛教之所以與現實調和，祇是由於他們把現實當作幻想。

天道教表現羣衆對於現世的欲望，天堂不過是實現這種欲望的一個方法。

天道教有它自己的旗幟——紅旗上繪着一個齒輪；共有五個齒，代表天上五個大星。輪子的上面有一個字表示「人」，輪子的下面另外有一個字，意思是「無量」。天道教把它的目的表現在旗幟上，就是要使全人類生活在五個巨星之下。

天道教有它自己的教堂，——也可以說是集會的地方，信徒們在星期日十一點到一點之間集會，由一個傳道者演說。他們叫做「康札」。

天道教的繼承者是崔時衡，這是一個農民。他們稱他為「朝鮮的普格喬」——普格喬是一次俄國農民暴動的領袖。他把那位老師的抽象的、宗教哲學的理論，用明白易解的老百姓的話說出來。崔時衡從其中說變出一種政治理論，這理論包括三點：一、土地應該從據之為財源者的手中拿出來，交給以耕種

土地爲生的人們；二、政府所有的財富，應該公平分配給全體人民；三、一個階級的政府，一個人支配許多人的政府，應該代以沒有階級的政府，人民應該是完全平等的，男女也是平等的。

經過三十年的準備，一八九四年崔時衡在朝鮮發動了農民暴動。暴動範圍之廣，力量之強，使脆弱的朝鮮軍隊沒有足够的力量把它鎮壓下去，朝鮮國王遂向中國和日本同時請求軍事援助。

暴動鎮壓下去了，領袖被捕了，崔時衡被囚禁了四年，等待審判；可是國王怕執行死刑時會引起新的擾亂。

一八九八年法庭審問崔時衡，把他判了絞刑。就在漢城，朝鮮京都的最大的場上執行這個死刑。那天好幾千被征服的、沒有力量的人民圍繞着廣場，升高的絞臺設在當中。當崔時衡走上絞臺，活結圈套上他的頭頸時，有些在漢城的外交代表替他拍了照。那時朝鮮自己還沒有照相機。一九〇五年，這個出色的朝鮮革命者唯一的照片由俄國大使館送給崔時衡的學生與繼承者。這張頭頸上套着繩子的照片印在一本講天道教宗教歷史的書裏，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們重印了它。

崔時衡被殺之後，新暴動的勝利暫時無望；暴動需要準備，那是將來的事。

天道教在人民中啓發了他們的知識，在一九〇六——〇七年兩年之內，它的地方組織開辦了三八〇所學校。

天道教還跟民間的偏見作鬭爭。當時朝鮮的男人也蓄長髮，單身漢編成辮子，婦女則辮好後繞在頭上。天道教主張男人剪髮，在一九〇六年十月八日夜，有三百萬朝鮮人剪了頭髮。

不過天道教雖流行民間，但並無政治組織。直到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鮮歷史上最悲慘的一日，它組織了宗教的先鋒——青年友黨。這個黨一直存在到今日。這是北朝鮮黨派中最早成立的一個黨，普通都叫它爲天道教黨。這個黨是一個地下組織，許多黨員發現後都被放逐，即使在朝鮮國境以外，日本人也迫害他們。

天道教黨今日的領袖，我們曾見過幾次，這人中等身材，已上了年紀，但極有活力；留了一把朝鮮人常有的大鬍子。不幸我們沒有機會同他談話，但從他的學生和敵人那裏知道當他參加革命活動時已被捕過七十七次，一共化了四十年時間留在山裏以逃避朝鮮與日本統治者的追捕。

現在天道教依然是自由朝鮮的活動團體之一。我們訪問過該黨的中央黨部。天道教的工人領袖者——「開闢新聞」報的編輯金道衡和宣傳部長金潤清——告訴我們說天道教是宗教，也是政黨，又告訴我們，天道教對於土地改革的實行有很大的影響，因爲教友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農民。在夏末，農民都寫信來說到他們有把握的收成，土地改革已經得到成果了。

天道教的領袖們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使我們好久不能忘卻。他們把一切都告訴我們，無疑的，他們都是可信服的忠誠的人們。「我們要朝鮮站在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最前線，」他們這樣說。

「你們怎樣解釋民主？」我們問。

回答是：

「人就是神——這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我們想說明所有的宗教理論，包括最進步的，分析到最後都是引導到一個死的結束。

他們回答說：「偉大的列寧是世界上最公正的人，他知道我們這個教，他曾讀過一本書，就是我們送給你的同樣的一本。他讀過之後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有理性的、正直的宗教』。」

我們避過這個討論。

可是，這卻是事實，所有天道教的信徒都相信列寧曾經說過這話。

第九章 公共教育

一部手稿的故事

在咸興的公共教育部裏，我們聽到了這樣一個故事。

文錫俊是一個傑出的朝鮮教師，也是個革命者。他在一個鄉村小學開始了教學的事業，在那裏做了十年教員。他最喜歡歷史，不過鄉村學校並不是作科學研究的適當地方——沒有足夠的書籍，沒有互相砥礪的人，而他自己又缺乏足夠的知識。文錫俊從一個並不完善的中學畢業，爲了完成他的學業，他到了日本，由朋友們的幫助進了東京帝大。

文錫俊從大學裏所得到的東西很少。朝鮮沒有很多的書，這裏也一樣。教授並不特別講授關於朝鮮的課程，只是在講授日本歷史時偶然提到而已。

文錫俊在東京時正是二十年代的後期。一個左翼的印刷局出版了一些馬克思與列寧主義的主要著作，使他決定要成爲一個科學家和革命者。他回到朝鮮的時候，他對於祖國和祖國的歷史，已有了深思熟慮的結論。

文錫俊得着了東京帝大的畢業文憑後，到漢城一個私立中學任教。官定的教科書對於他倒是很好的

掩護。教科書放在桌上，文錫俊卻告訴學生們相反的內容，他駁斥日本人稱朝鮮爲「日本的小兄弟」的謊言；他說朝鮮是東方古國之一，這個國家有他自己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未來。他的教訓爲朝鮮獨立運動培植了忠誠的愛國者與大公無私的戰士。

現任公共教育部長文錫九是文錫俊的小學中的學生，在學校時他就許願要做配得上這樣一位先生的好學生。畢業之後幾年，文錫九也成了教師，他憑着自己純真的信念教導學生。但終於有一天日本警察走進了課堂，咨照他講課不能對於課本以外有所引伸，他離開了學校。以後他做了十三年石匠。

「我不能再教下去。」文錫九說：「我的良心也不允許我歪曲真理和欺騙孩子們。」

一九四二年，他遇見了衷心敬仰的老師文錫俊，後者正在寫朝鮮歷史，十年來他從事研究、準備，已經搜集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

師生見面後兩個月，文錫俊被捕入獄了。從來就很少人能忍得了日本監獄的虐待，二年後，文錫俊死了。

在解放了的朝鮮，許許多多他的學生已佔了公共事業和政府中的重要地位。他們記得這位老師，還知道他寫了一本朝鮮的歷史，可是沒有人知道這本手稿的命運。現在付印的時候到了，爲了這事特地派了一位康源直到漢城去。

康源直到了漢城，使訪尋文錫俊的兒子文奎彥，他也是南韓民主青年聯盟的領袖之一。文奎彥祇知

道他父親的手稿埋在院子裏，卻指不出究竟在那一處。因為他的父親剛好把手稿埋掉，不到半小時就被捕了。被捕前，祇來得及輕輕告訴他的兒子稿子埋在院子裏，說完來捕他的人已走到跟前。

康源直和文奎彥化了幾天工夫在院子裏掘土，一面翻起來，一面填好。他們簡直把全院子的土都翻遍了。到底把手稿找了出來，可是有幾頁已因久埋在地下受潮發霉了，好容易用了許多方法，纔把字頁重抄清楚。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文錫俊的朝鮮史出版了，在朝鮮的咸興城。

蘇聯展覽會

我們離開了公共教育部，前往參觀朝鮮對蘇文化協會所主持的蘇聯展覽會。

我們遇見展覽會的主持人——老友金呂遠，他帶領我們參觀了全部展覽。參觀者很多。內容豐富而多樣性，一點也不草率；我們據實告訴金呂遠。

「我很高興聽見這話。」他回答：「過獎！過獎！我只怕弄出錯誤來，因為我們太少知道蘇聯了。」我們再繞走大廳一圈，發見每一個場所各各吸引着一羣不同的觀眾。男人們在研究五年計畫中蘇聯工業的成長，青年人在注視學校與研究機關，婦女們在看托兒所與幼稚園，老年人則圍繞着被毀的史大林格勒的照片。

我們問金呂遠各方面對於展覽會的反響。

他說：「我曾經仔細考察觀衆，在這裏，各人都尋找對自己有興趣的和有關係的展覽品。成人們是最強健的，他們喜歡清楚的情況和行動，所以他們圍着五年計畫的畫片，這些畫片是再清楚也沒有的了，他們要行動。」

「婦女們，無論那一國的婦女，都是最關心孩子們的健康和快樂的，而托兒所和幼稚園則雙方面都能顧到。」

「青年要完成從來沒有人能成功的事業，在這段艱苦的路程上，他們確切地看見了一個真誠的同伴和幫助者。普希金說得好：『科學培養了青年』。」

「老年人是道德主義者，他們一直過着艱苦的生活。在脫離苦境之前，他們要警告年青的一代，要反對一切的錯誤，這些錯誤會使他們大大地吃苦。他們以為最重要的是教青年人能辨善惡。在史大林格勒底毀滅和復興的照片中，他們可以看出兩個世界鬪爭的具體表現——善的世界和惡的世界：善的建設，惡的摧毀。這就是老年人站在史大林格勒大戰寫真前幾個鐘頭不離開的原故。」

體育場

我們坐朋友的車子從展覽會到一個女子學校去。這一天這裏正在熱烈表演遊藝。學校前的場地上，凡是可以想得到的色彩都已點綴出來了。一切都準備好了，但體育表演還未開始。

在朝鮮，有好些事使我們驚奇和發人深省。我們曾參加過藝術協會爲歡迎朝鮮著名舞蹈家崔承熹而舉辦的規模很大的歡迎會；我們早知道朝鮮人喜歡娛樂，可是，使我們非常驚異的是隨便那一個人被邀請唱歌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站起來唱，雖然在成百的人羣以及鑒賞家與專門的批評家面前，也並不覺得害羞。我們也被點着唱歌，被推出來——我們總有些不好意思。我們經歷了好幾次這樣的難爲情的場面。後來，我們才明瞭，在朝鮮，職業藝術和人民自己的藝術之間，並沒有一條清楚的界線。朝鮮很少職業藝術家，而每一個朝鮮人對他自己和朋友而言，卻都是相當程度的歌唱家與藝人。

現在，看見女學生的體育表演，我們得到這樣的觀念：就是在朝鮮，體育表演與藝術無法明顯地分別。這是一種戲劇性的演出，觀衆與演員合成一體。

場上有兩羣女孩子；一羣結紅頭帶，另一羣結白色的。女孩們唱歌，伴着高聲的喝采與歡呼。

朝鮮的體育場上演這樣的表演時是不可能報告的。例如，有一次我們到鎮南浦去，從遠處傳來人羣的吼聲，我們突然遇見一個蘇聯士兵，就詢問他這吼聲的來歷，他回答說：

「呵，這是朝鮮人用音樂比球。」

「他們玩了多久？」

「從今天早晨十點鐘就開始了。」

我們看錶，已經下午五點鐘了。

朝鮮的運動有極大的不同，有許多遊戲頗富於教育價值。有一種表演名「募集基金幫助政府建設」。在仙門的鄉村我們看見第四級的學生做這個遊戲：有兩個小孩子背上背着籃子沿運動場跑，這一級的學生分成兩組，搶着把散佈在場地上的球拾起來投進籃內；球分紅白兩色，誰紅球拾得多誰就贏。

一九二九年的學生抗暴運動

體育競賽之後，校長判基朴伴送我們到他的辦公室。我們要求他告訴我們關於朝鮮過去十年的公共教育，這位上了年紀的教師允許了，不過他警告我們：

「朝鮮很少開明思想，從前到朝鮮來的日本人和美國人都譏笑我們的思想近乎幼稚。」

二十世紀初葉，美國的天主教會在朝鮮幾個城市裏——咸興就是其中之一——辦的私立學校，大多數是女學校。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有四十年之久都未受到日本的干涉。同時又免收學費，所以少年們都高興進去。

可是，在那朝鮮的美國私立學校裏，自由只是幻想；一旦進了學校，學生必須要信仰天主教，雖然他們照例是信別的宗教的。他們被迫向他們所不信仰的天主祈禱，聽他們摸不着頭腦的講演，學習並不需要的課程。

在朝鮮，美國學校裏的學生並不能得到保護，日本的官兵經常在路上攔阻他們，搜查他們；這種搜

查簡直是侮辱！有一次，咸興的三個女學生被脫光了衣服。這事發生在青天白日之下，離開學校不及半里路。

日本學生憑着他們父母的優越地位，常用仗勢凌人的態度對待朝鮮學生，並惹怒他們，引他們爭吵相打。有一次的相打竟發展成了朝鮮學生普遍的反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有朝鮮學生兄妹二人從學校回家，在光州中區的大路走着；男孩子十六歲，女孩子十五歲。三個日本學生從對面走來，其中一個侮辱朝鮮女孩子，哥哥阻止不成，打了侵犯者。於是毆打開始了，朝鮮孩子被打得很厲害，當夜，同學們爲他們報仇。

第二天早晨，毆打又發生了，一直打到中午，兩邊參加的人數多到幾百人。仇恨達到了頂點，有一部份日本學生用刺刀，朝鮮學生使棍子和石子；警察來了才分開了這場戰鬪。幾十個朝鮮學生被捕了，日本學生一個也沒有拘捕。

第二天，光州城所有的學校都開會，決定要求釋放被捕的同學。

不久，消息傳遍了整個朝鮮，各處的學生開會、遊行。學生運動延長了一年之久。在工人的支持之下，加強了它的政治性；學生要「日本從朝鮮滾出去！」

實際上，學生並未成功。當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力改變現狀的時候，單單小孩子能做什麼呢！不過，學生的反抗也不是徒然的；它使朝鮮學生們團結得更緊密。它教育了他們，並產生了一批新的領袖。這

些領袖後來參加地下活動，反抗侵略者，繼續了十五年之久。

朝鮮的新學校

朝鮮學校的情況一年不如一年，甚至在朝鮮人之間不許用本國語言。在初等學校裏，三分之二的時間用來學日本文、體育和唱日本歌。在中學裏一半的時間用在學習日本的禮儀（現在所謂民俗學）、日本史（稱爲社會科學）所及日文與德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等學校縮短爲四年制。從前，中學原爲中等教育的基本，不過這種中等學校的程度過低，學生無法考進技術專科學校，更不必說大學了。

日本不僅竭力從物質上而且要從精神上來奴役朝鮮。

這就是爲什麼一九四五——四六實行的教育改革，可以認作是朝鮮民主化的最光輝的一頁。

現在，已經宣布全朝鮮的學校尊重宗教自由，咸興中學的五百一十個女學生中，只有四十個信奉天主教。學生可以參加社會活動，在咸興中學至少有三百個學生是民主青年聯合會的會員。研究朝鮮的團體在學校裏已成立，關於國際問題的演講也經常舉行；並且還有辯論會，辯論關於「勞動法」、「婦女法」以及「人民委員會的選舉」等等題目。

所有的學校都用朝鮮語文代替了日文講授——而且新添了兩門課程：「朝鮮史」和「朝鮮的民主化」。

威興中學校長基朴所告訴我們的關於朝鮮學校的情形，是北朝鮮公共教育部根據事實與數字所得出的結論。

日本的教科書和課程表都取消了，新的教科書共有一百八十種，是由五百個朝鮮的學者、科學家和有經驗的教師編成的。

訓練及重行審查教師的工作已經做到相當程度了，在一年中，單單教師就訓練了一千一百四十個。不過，按最近的計算，還缺少三千一百二十個教師；他們預備在兩年之內，補足這個數目。北朝鮮的學生人數比從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初等學校登記的學生已差不多有二百萬人，中學開了一百所，另外還有十九個技術專門學校與四個高級教育研究所；在從前，全朝鮮沒有一個教育研究所。

化除文盲的組織，網一樣地佈滿了整個北朝鮮。僅僅一九四六年一年之內就有二十萬人民學會讀寫。

第十章 兩種大學

一

在最近開辦的平壤的大學中，我們認識了黃斗演教授。他是從漢城來的，他對我們講了一個多鐘頭關於漢城大學的情形，當他說話時憤怒地用手擊着桌子。下面便是他所說的事。

長春的爆炸

黃斗演在日本京都大學讀書時，有幾個中國學生同他在一起。畢業後，這些中國學生到長春大學去教書，過了一年，他也去了。

長春——滿洲的首都——的那個大學並不是真正的什麼大學，而是關東軍為貫徹殖民地政策而設立的。中國與朝鮮都包括在所謂「東亞共榮圈」之內。

日本統治者企圖同化中國與朝鮮，使他們喪失自己的民族意識。

二七〇個教授和教師宣佈抗議准許進入研究所的新規則；學生們支持教師，學期開始，他們拒絕註冊。罷課開始了，中心是大學。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新學生註冊的第一日。清晨有五百個學生聚集在大學裏，阻塞了所有的門和通道。沒有一個新學生能走進學校，有些後來的新生甚至撕了證書參加罷課。第二天註冊開始，情形與第一天一樣。擔任巡邏員的學生，數目更增加了。可是，中午以後，情形變了。一輛美國軍車開進大學。經過吵嚷的人羣開到大學的大門口，車上坐着幾個朝鮮漢子和美國士兵。到傍晚，這輛車就這樣開來了兩三次。

第三天，九月十六日，一隊警察清除了學生所值的崗位。

有些青年挨打了，被捕了，指導罷課的反抗委員會通告學生註冊並開始上課。兩百個有證書的新學生中只有五十個註冊，其餘的一五〇個拒絕在美國士兵、美國卡車保護之下進大學。

舊友重逢

漢城大學沒有教授了，有的被白樂俊解聘，有的自動走了。

教授的位子都空着，這使白樂俊很窘。終於，他想出了辦法：在漢城，有一部份青年從前曾經進過大學，大戰時，由於天皇命令他們抵抗西方奴役東方，就放棄了大學，列名於日本軍隊的志願軍裏；日本潰敗，青年們都回到漢城。他們遇見白樂俊正如臭氣相投的老友重逢。白樂俊便邀請這些沒有大學文憑的勇士到大學來教書。

全朝鮮都知道，這些半開化的、以前日軍的志願隊現在佔據了教授位子；大學開始散佈無知的種子。

二

我們在平壤的大學裏消磨了整整一天，我們曾經跟教師與學生談話；這裏是他們的故事。

金日成大學

漢城大學是由日本人創立的，事實上它從來也不是民族文化的策源地。校長是日本人，重要的教授全是日本人，大部分的導師和學生也是日本人。在許多的助教中僅有五個是朝鮮人。

可是，在平壤，一個真正的民族大學創立起來了，這在朝鮮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們參加了開學典禮，大禮堂坐滿了學生、教授和公共教育機關的代表，大學裏有一百六十二個女學生，她們都穿着淺藍色的長衫，另成一羣地坐在大廳的一角。

大禮堂裏貼着標語，各種顏色的紙製的小旗在學生的頭上飄揚；長而狹的紙條像布條似的釘在一起，掛在牆邊像日曆一樣，這就是「秩序單」。每個演說者的名字寫在一條紙條上，當演說者走近講臺時，他的名字就撕掉了，後面就是下一個演說者的名字。

演說者注意到朝鮮民族文化的復活與發展。

坐在主席團臺上的有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的領袖、政黨領袖、科學家及蘇軍司令的代表。開會之前，會場上激起一陣歡呼，歡迎金日成與名譽校長金抖奉。

從日本侵略開始，到從朝鮮被驅逐出去為止，金抖奉在報紙上、演講中曾為保衛朝鮮民族文化的純正，防止日本文化的影響而奮鬥。金抖奉在哲學方面的成就尤其大；他是朝鮮語文學的權威，出色的科學家。他常爲了人民而工作，一直站在鬭爭的前線。至於金日成，他的名字在朝鮮人民獨立鬭爭史上，是寫在最英勇的一頁上的。

現在這兩個人被人民選爲自由朝鮮的領袖，不僅過去，就是將來的朝鮮也與這兩個人的名字分不開。在平壤，他們着手開辦新的大學。大學就用金日成的名字，金抖奉任校長。

不平常的事件

平壤大學在北朝鮮青年中非常著名，九月十五日學生們就註冊完畢。我們最後一次訪問平壤大學是在十一月後半月。教務長韓麟給我們看剛到的一束信，並告訴我們說：學校每天要登記三百至五百個青年的入學申請書。他們責備郵局耽誤了登載着平壤大學開學及註冊日期的報紙。

大學裏堆集了幾萬份申請書，有的每星期寫信來問，有的甚至跑幾十哩路親自到學校來。在朝鮮，

鐵路旅行並沒有什麼樂趣可言。日本人破壞了的鐵道還未修復，路基也被日本人破壞了，到處都是洞。路基要修補的並不少於全朝鮮鐵道的三分之一長。車輛全給日本人開到南部去了，現在北朝鮮人民的客車，或者是從廢鐵中揀出來的，或者是由貨車改裝的。青年的男女並不顧到這些，爲着要進大學，他們陸續來到平壤；雖然他們早知道已經失掉了機會，希望很少。這樣的人是很難拒絕的，可是事實上又不能不拒絕。

偶然，韓麟告訴我們有一個人竟達到了他的目的。但這是件極不平常的事，只有在東方才可能有。一個年青人寫了三十封信給大學沒有得到回音，學校沒有這樣多時間回覆每一封信。學校每天在報紙上登廣告說明已經停止招收新生了。

三十封信沒有回音，這個青年自己到平壤來了。他到了學校，把信留在董事會。第二天知道他的申請書被壓下了，又接連送去七次，七次都被拒絕。他用血寫了第八封申請書，仍然不接受。

這個年青人第二次寫血書，字寫得非常大，申請書上寫着：

「如果我不能進大學，我要自殺了，從牡丹峯跳入大同江。」終於他被接受了。

英雄們

一九四六年，平壤大學的大學部和預科部以及製藥專科部一共有二〇〇三個學生，其中包括一六二

個女學生。入學考試的標準，女學生要略低一些。

學生中，勞工黨有四六〇人，天道教黨有十六人，民主黨有十九人，民主青年聯合會有七三七人，其餘的七七一一人無黨無派。

在學生中，北朝鮮各社會階層的人都有，有八十七個學生來自資產階級家庭，七十一個是地主的子女，其餘的出身工人、農民、僱員及商人的家庭。

除了資產階級地主的孩子外，其餘的學生都是貧窮的。

只有預科學生有津貼，其他的學生要自己拼湊他們的生活費用。一百個以上的學生在大學裏做看門人和侍應者，另外二百個在平壤各種企業部門做夜工抄寫。有時候一個企業部門並不須要抄寫，但有學生去申請，他們爲了幫助學生就錄用了。有些學生短時期離開學校，工作得到些錢再回來。

韓麟教務長告訴我們：

「今天的朝鮮學生都是英雄。他們營養不夠，睡眠不足，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又沒有好的衣服穿，而他們並不訴苦，反而很快活。這種情形必須先瞭解平壤大學兩千個學生心靈上的感受才能懂得：以前，在他們面前的是不快的、艱難的生活。現在，他們在大學裏讀書了，光明的前途擺在前面。每一個人成爲學生，都想他自己是幸運的人。至於物質困難，是不會使朝鮮人害怕的。」

後來，按照韓麟所說，各種組織都增加了對學生的幫助。如果工人有一個代表在大學讀書，他們就

每個月募集金錢送給他們的同伴。農民、僱員、手工業者也一樣。有一個學生已經四十歲了，他從前在一個中學畢業，只因為有一次參加了學校的罷課，日本人就不忘記他，使他一直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後來他成了一個鞋匠，白天在街上替人補鞋，晚上讀書、研究。現在經過入學考試得很好；他進大學了，他的朋友們在各方面幫助他，甚至給他送飯到學校裏來。

過去與未來

平壤大學的先生和學生都說：

「漢城大學是朝鮮的過去，平壤大學是朝鮮的將來。」

漢城大學與國家生命沒有很大的關聯，平壤大學應運產生來滿足國家和人民對合格幹部的需要。它的工作範圍已很龐大。它設有七個專科，其中包括農科、工科和鐵道科。

漢城大學缺乏科學的成就，自己用的教科書都不曾編過一本；平壤大學已經開始寫「朝鮮史」、

「朝鮮文學史」和「朝鮮立法史」；這些書不僅大學需要，就是全體的人民也需要。

平壤大學的教授中，目前已有三十個朝鮮最著名的學者，他們是從漢城來的。的移到了平壤大學來。



漢城大學的教科書整個



蘇聯文藝選叢

- 蘇聯名作家專集 六輯
- 蘇聯名作家合集 二輯
- 蘇聯名著概說 二輯
- 蘇聯少年文藝選 三輯
- 蘇聯報告文學選 三輯
- 蘇聯詩集 一輯
- 蘇聯傳統文學的研究 一輯
- 蘇聯作家創作經驗 一輯
- 蘇聯音樂 一輯
- 蘇聯美術 一輯
- 蘇聯戲劇 一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蘇聯報告文學選

第二輯

定價一·六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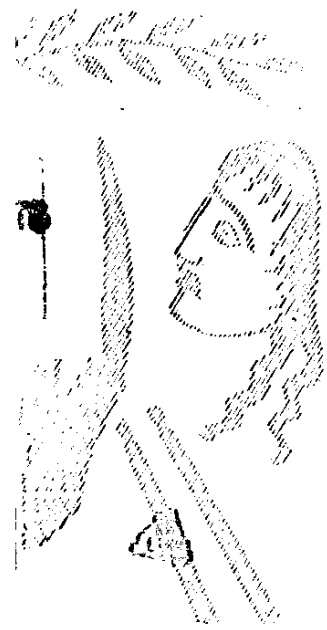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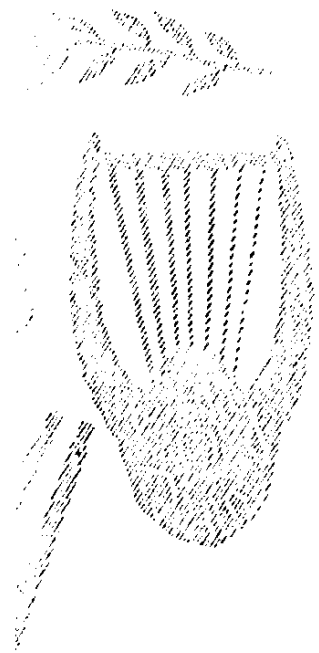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 16.00

